



免责声明：

本文档提供的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或私下交流学习之用。

任何涉及商业盈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

本文档仅提供一个观摩学习的环境，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

本文档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

本文档严厉谴责和鄙夷一切利用本文档资源进行牟利的盗版行为！

本文档为作者研究制作 PDF 时实验产生，严禁非法外传，任何未经作者允许而擅自打开或传播者视为偷窃行为，作者随时保留起诉权力。

All resources offered by this website a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exchanged between peers for personal study.

Use of any resources offer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s prohibited. Otherwise you need to responsi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produced!

We are only offer an environment of communion and study and we won't bear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sources.

Please delete all resources you downloaded from this site within 24 hours.

Please purchase legal copys if you feel satisfied.

Any profitable behavior of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downloaded from this site is condemned and disdained sternly !

MENG
YA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

2005.

3

NO.422



萌芽

03>



9 770539 323031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078 / 1 国内代号: 4-4 国外代号: M443 定价 4.80 元

“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一等奖名单
获奖作品选登

马中才

我的秀秀姐

花儿

好兄弟

蔡骏

玛格丽特的秘密

孙丽华

北方·南方

唐明亮

索眼校园 (三)



热烈
祝贺

《理科考王》作者肖平安老师所辅导的学生杨诗武

获得2004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中学生学习理科的捷径

《理科考王》

为什么使用《理科考王》的中学生，在中、高考考场上总是提前交卷，并且分数还很高，因为《理科考王》的作者全是国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专家，特级教师，他们所教的学生全都是理科尖子生。譬如：

数学教师肖平安：黄冈重点中学特级教师，黄冈重点中学数学竞赛主教练，所教学生30余人获国家一等奖，5人入选中国数学冬令营。200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的学生杨诗武获得金牌。

物理教师徐辉：黄冈重点中学特级教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其学生高俊荣获第三届亚洲物理奥林匹克金牌和第三十三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银牌。

《理科考王》的特点：本套丛书着重介绍解题技巧和思路，让学员一个月的学习，单科成绩提高二十分以上，解题速度提高2-8倍，解题准确率大大提高，许多选择题，不用动笔便知答案，在考场上节约了许多时间，并且从（1998-2004年）的许多高考难题全都可以用本书的解题方法破解。

《理科考王》自推出以来，得到了许多师生的信任：

西安理工大学的杨眉：“今年高考试卷数学选择题有一半与《理科考王》上提出的高考考点相同。理综有四大难题（40多分）与《理科考王》上的习题非常相似，我轻松解出了这些题，非常庆幸。”

四川广元苍溪实验中学教师文运书：“好的教辅书太重要了，每年高考都会有许多新的题型和考点，让考生措手不及，但我连续观察三年，发现《理科考王》这套书，每年更新的知识点、考点竟然均在当年的高考试卷上出现，真是奇迹，现在《理科考王》是我班学生的必读书。”

《理科考王》高中版全套五册（含2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1册），售价130元，含邮费。

《理科考王》初中版全套三册（数学、物理、化学各1册），售价92元，含邮费。

以上教材由陕西三田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经销，全国各地无售，需者请通过邮局按以下地址汇款，请勿信中央寄现金，请勿设密码。汇款后十五至二十天收到，未收到请来函来电查询。

邮购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106号院1-1-3 邮编：710002 收款人：王仕清老师

咨询热线：029-87289345 87289342 87272217 87272232

查询热线：029-87256678 87288916 87288939 监督投诉电话：029-85079881

更多产品资讯请访问：www.gaokaosheng.com

“中华杯”

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一等奖名单

A组:

田元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马方 北京市第二中学
邸轶 上海市延安中学
张雨墨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吴笛 上海市南洋中学
赵艺婧 上海市萌芽实验中学
严圣颖 天津市第四中学
郑韬 天津市第四中学
宋冠男 重庆市育才中学
冯伟 内蒙古赤峰市经棚一中
张馨月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李雅光 河北省巨鹿中学
孟宪超 河北省玉田县第一中学
滕洋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闫文凯 河北省馆陶县第一中学
李星 辽宁省朝阳市第一高中
林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兴华高中
侯文煊 黑龙江省奔赛中学
王子安 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
魏春亮 安徽省涡阳二中
刘一 安徽省萧县中学
戚晨 山东省实验中学
丁元 山东省实验中学
马熹哲 山东省济南中学
冯寅杰 浙江省舟山二中
叶振宇 浙江省知恩中学
李遥策 浙江省温州五十一中学

钱好 浙江省湖州中学

辛晨 江西省万载中学

杨昕 湖南省茶陵县第一中学

李垠桦 湖南省衡阳县一中

牛璟 河南省郑州外国语学校

吴珊 河南省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旻 广东省北江中学

黄锐杰 广东省华附南海实验高中

薛婕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一中

徐筱雅 广西柳州市柳州高中

郭阳 四川省绵阳中学

江易菲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中学

罗文宏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

B组:

卢然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赵天宁 吉林省长春市第90中学东校

石泽惠 安徽省合肥市46中

刘雪 山东省青岛第44中学

肖也垚 四川省成都外国语学校

C组:

李知行 福建省农林大学

邓华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李晓飞 中南大学

马中才 广西大学

张芳 西南交通大学

高晟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目录 contents

1 “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名单

■“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4 “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赛题

5 旅程 /滕 洋

7 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孟宪超

9 M-ZONE 人的疯狂之恋 /吴 笛

11 阴谋 /辛 晨

■大赛专栏

58 初赛评委眼中的“新概念”

/陈丹燕、吴 俊、南 妮、潘向黎

■小说家族

14 我的秀秀姐 /马中才

20 黑夜疾行之少年心气 /玻璃洋葱

■虚构之刃

26 湿岛 /林 森

■校园清泉

32 好兄弟 /花 儿

36 蝶变 /马合欣

■娱乐族

37 怒放 /支 翔

■自说自画

39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倪有鱼

■奇想录

63 河对岸 /王 晟

■青春心事

40 北方·南方 /孙丽华

45 关于我和蓝小山:一场路遇的荒诞 /郝曼宁

■社团之页

44 红豆 /朱 云

56 1,2,3……人生从大一开始

■长篇连载

48 玛格丽特的秘密(一) /蔡 骏

■刊中刊

64 AMAZING NO.57

主编:赵长天 副主编:桂未明

封面设计:东亚

美术编辑:单良

本刊法律顾问:陶鑫良

上海市作家协会法律顾问:王国忠 王丁根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出版单位:萌芽杂志社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75 号

电话:021-54032567

邮政编码:200040

网址:<http://www.mengya.org>

<http://www.mengya.com>

<http://www.mengya.net>

电子信箱:mengya@mengya.com

国内代号:4-4

国外代号:M443

国内统一刊号:CN31-107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 0539-323X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1064000069

国内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印刷:上海建工印刷厂

地址:华江路 918 弄 28 号

电话:69111547

邮政编码:201803

定价:4.80 元



“中华杯”

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复赛选题

2005年1月30日下午1:30

注意事项：

1. 请任选以下一题作文，字数不得超过3000字。
2. 不得使用铅笔。
3. 选题前，请将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
4. 作文请写在稿纸内。稿纸上请勿署名。
5. 作文完毕，选题请随作文一并上交。

题一：

我是一个盲人，独自坐在一张双人座位的靠背椅上。列车开出一小时，上来一位姑娘，为这位姑娘送行的夫妇是她的父母，他们似乎对姑娘这趟旅行放心不下。那位太太向她作了详细的交代，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不要把头伸出窗外，避免同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不知道姑娘长得如何，但从她走路时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知道她穿了双拖鞋……

根据以上叙述，续写此文，自拟题目。要求①叙述角度必须是盲人。②必须将故事限定在旅途中。

题二：

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旅程

□滕 洋

我猜：这还是一个孩子，大概她也只有十七或者十八岁。她一定是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她的父母还很不放心。她一定是乐观且任性，偏选了一双拖鞋开始这也许漫长、也许短暂的行程。但，不管怎样，这只是印证了萍水相逢。

列车颠荡着向下开去，车上很安静，有间断的广播和音乐。这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浓稠得像胶冻一样，让人疲乏无力。单一的隆隆声在脑海中如丝线般绵延不绝地扯过，也不知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常常是怀着这样一种近乎疲惫的情绪，任人推挤着，在单行线一样的人生轨迹上“勇往直前”，没有希望，更无所谓失望。我也幻想成为一个设计师或是厨师，更简单的，做个建筑工人，可那仅仅是幻想，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街上女孩子的漂亮衣服，炉台里跳动的火焰或是高楼上缠绕如蛛网的脚手架，我也仅仅是听说……

“啪”。我想我一定是碰掉了什么东西，用手去摸，一直放在腿上的钥匙不见了。我俯下身子去摸，钥匙却被什么人推到了我手边。

“谢谢。”我拍拍沾上尘土的双手，对着空气道谢。

“不用客气。”那声音如明亮跳跃的音符——是那个穿拖鞋的姑娘。

也许，我不应该再同她交谈了，我是一个“陌生人”，该维持在安全的距离外，就像女孩的父母叮嘱她的那样：不要同陌生人交谈。我也常常被人这样好心的嘱咐，我

明白：我看不见东西，要更加小心。但，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喂，你看不见东西吗？”女孩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想她这样唐突的问题应该让我很生气，因为所有的规则都告诉我，作为一个盲人，我应该避讳这样的问题。但现在，真的有人这样问了，我倒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想起那个大叫“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是，看不见，一生下来就看不见了。”

“好可惜啊。”女孩的语气显得十分惋惜，我甚至可以想像她懊恼地看着窗外，微微偏着头的样子。

“也没什么，一开始就看不见也就习惯了。要是中途瞎了，一定难过得要自杀。”说出“瞎”这个字，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我从不说自己是瞎子，只是说“我看不见”，但今天，面对这个很不把我的“盲”当做一回事的女孩，我似乎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愈发地，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喂，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外面的风景很美的。”

“好，谢谢你。”我微微地笑，愈加肯定这是一个对世界毫无戒备的孩子：善良且单纯，她早已将父母的叮嘱抛到一边，以她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友善。

“……对，那些种在两边的树，我一直觉得她们像中世纪的欧洲妇女，提着裙子向前奔跑，呃，中世纪的裙子，应该是……”

“……像高更的一幅画，高更



是我朋友最喜欢的画家了,我有一本高更的画册,上面的画都美得像天堂,柔软的沙滩,碧绿的海,丰腴的裸女……”

慢慢地,这女孩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如水汽一样蒸发,我进入了她带来的世界,很难形容,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我觉得那应该是彩色的,许多斑驳的色块在眼前晃动,但梦醒了,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曾看见什么颜色,只是感觉到了快乐。

“……那边有一个村子,唉,那有个孩子冲我招手呢!”女孩的声音变得很兴奋。

“他不过是冲着整列火车招手罢了。”我忍不住提醒她。

“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看见了火车,我在火车里看见了他,于是他也是在冲我招手。”她的声音没有丝毫的不悦。

我很想像她那样对一切都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希望,但怎么说呢。总有些羞于表达,有时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罩子中,就像时钟一样,每天只要一成不变地走一走就好了。或者我希望我已经死了,躺在墓地里,等着清明有人送一束花给我。

“你在想什么呢?”女孩突然不讲。

“没什么,有一点累了。”我摸着手里的钥匙,上面的每一个齿我都清楚,它简直可以啮合到我心里面去。

“噢,对了,你是做什么的呢?”

“按摩师。”我苦笑,一个看不见的人还能干什么。

“那很好啊,我妈妈腰不太好,后来听人推荐找了个按摩师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我曾经也想学……”

我明白这是她的礼貌或是客气:健全的人,谁会想到要当按摩师呢。

“你呢,还在念书吧?”我问。

“对,念美术学校,其实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正式的学校大都不收我,但我又喜欢这个,就让爸爸找了一间私人的学校念。”她的语气有一点低落,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的低落。

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哪怕这个似乎什么都难不倒她的女孩。只是她这样小小的烦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消散,我却不同:像这列车一样,她是行驶在平原上的那列,偶尔穿越隧道,就如生活在调剂一样新鲜刺激;而我,将永远在黑暗的隧道中穿行,永无天日。

我嫉妒你,你明白吗?

“对了,给你画张画吧。”女孩像要拨开黯淡的情绪一样大声地问。

“可以。”我并无多大兴趣。听着她起身,请邻座帮她把放在上面的行李取下来,然后是开合拉链的声音,把什么东西支在了我对面的小桌子上。

“这可真挤。”女孩的声音的确像一个挤得喘不上气的人。

我只是笑,无论你画得好不好,我都看不见,有这个必要吗?

“我尽量画得好一点吧,但如果你的朋友说不像你,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啊。”她很认真地说。

我听见笔在纸上“唰唰”划过的声音,我想像女孩一边用手来比配景框,一边在纸上画——有人告诉我,画画是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虽然不断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我不想接纳外面的东西,而是,我无法想像除了黑夜以外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哪怕自己的颜色。

“你能摘了墨镜吗?”女孩试探着问。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无论她看见我的眼睛时,那表情是厌恶也好,惊讶也罢,我都看不见。我取下眼镜,心里暗自期待一个评价。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眼睛很漂亮,只是有点浑浊。我介意我把它们画得明亮一点吗?”女孩诚恳地问。

“随便吧。”我有一点焦躁不安,像动物一样被人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列车广播下一站我就到站了。

时间在我身边流过,女孩不再说话,突然的安静让我有些不安和尴尬:也许别的乘客也都在看她画画,他们都在看我这个瞎子。真是讨厌透了。

列车进站了,我马上站起来:“我要下车了。”车厢里很嘈杂,有人在起身拿行李。我听见女孩把画纸撕下来的声音,她站起来。车身巨烈地晃动一下,我失去重心,下意识地去抓女孩的手,希望不要摔倒,但我还是摔在了地上。因为,我只抓住两条空荡荡的袖管。

“你不要紧吧,对不起,我没办法扶你。”女孩蹲下身。

“你,我……”我啜嚅着,不知说什么。

“没什么,小时候被电的,然后就没有手了。”她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幸好,我还可以用脚画画。”

我明白她为什么穿拖鞋了……

我拄着我的手杖在人流里穿行:

妈妈,我懂事起,你就告诉我,我跟别人是不同的,我是残缺的,我不懂。

妈妈,你告诉我头上三尺有希望,但我不跳起来就永远抓不到,我不懂。

妈妈,你怎么不告诉我,除了残缺,我也没什么不同。而希望,我终于看见了。

这街上车来车往。

(本文作者获“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孟宪超

义上我就是个农民。

我来自一个北方的小县城，十八年，在那里长大。每天我总会面对大片麦地，然而在很长一般时间里，我竟然是五谷不分，如今想来无比羞愧。

我的父母都来自农村，每年我总是会和父母回老家呆上几天。我关于老家的记忆是一条泥泞的小路和生火做饭时飘起的袅袅炊烟。我此时所描述的不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源美景，而是贫困和无奈。

在那里，除了打牌麻将，最大的爱好是围坐在庄头谈论着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乡间俚语中透露着对外界的无知。

没有人接触过网络，也没有人会关心时事。收成和生计，才是最实际的话题。

无论世界如何发展，物质多么繁华，这些都是如此遥远，科技文明带来的成果他们注定无法享受。

三

一
我努力在混乱的脑海中搜寻着有关于“农民”的记忆，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耿直而发白的头发，一个农民的形象逐渐呈现于眼前。在荒芜的土地上，在强烈的日光下，劳碌，耕作，企盼收获，日出日落，年复一年，永无休止……

犹如老式黑白电影般灰暗的影象如此循环着，渐渐地，观众开始有些厌倦。

这一切还在继续着，对丰收的渴望促使农民在田间劳作，然而迎来的是丰收还是灾荒，这些无法得知。

是否风调雨顺，今年的收成会怎样，面对上天，一个农民是如此软弱无助，所能做的只能是企盼。

二

无论在什么社会，农民永远是弱势群体，处于物质繁华的边缘，与饥饿和贫困为伍。

说这样的话也许太过主观，我不是看不起农民，反而，从某种意



与贫困相伴的是精神的愚昧。与物质上的贫困相比,精神上的愚昧似乎更加可怕。狭窄的视野和精神的愚昧,注定了穷人永远是穷人。

我的同学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一名记者到贫困山区采访一位老太太,问她,如果给她一千万花,她会怎么花。老太太说她要有一千万,就早上吃糖馍馍,中午吃肉馍馍。老太太的回答令记者诧异,试着又问那晚上吃什么呢?一手一个糖馍馍,一手一个肉馍馍。

这个故事并不好笑,狭隘的视野注定了她的贫困。她并不知道一千万意味着什么,她用这些都能干些什么,她对物质享受的理解也只能局限在糖馍馍。

即使真的给她一千万她也不知该如何享受,这是可悲的。

四

我有很多同学来自农村,他们纯朴憨厚,待人坦诚,远远要比某些人可爱得多。

而且他们学习都很刻苦,因为他们比谁都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得了感冒,为了给家里省钱她没有去治病,直到最后病倒在考场上,经医院诊断才发现她得的是肺炎,而治疗费需要一万多。高额的费用是她无法承受的,于是学校组织为她捐款。

许多人觉得她很可怜,可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可怜他人呢?怜惜

是无用的感情,我们不能为她做些什么,于是只能同情,而这种同情往往又是居高临下的。在我那名同学因治不起病而病倒时,还有一些人,正脚踏耐克,听着 walkman 趴在课桌上睡觉。

有人贫困有人富裕,也许心里会不平衡,然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要想成功,往往要比其他人多付出千倍乃至万部的努力,即使他付出了,也可能失败。高额的大学学费会令一个农村家庭重负难担,即使来到城市,在贫困与繁华的巨大反差中,也极易迷失方向。

五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一个农民,因为我时刻意识到自身的贫困。

我此时在想,我在这个寒冷的一月从一个北方小城来到上海,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想考验自己的实力,还是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我走出火车站的一刹那,迎面而来的繁华使我感到昏眩。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上海,一个由物质繁华构建而成的都市,与我遥不可及。

在上海我感到自己就是一个贫困的农民。走在商场里,一些商品标出的价格令我感到威惧。我知道,上海并不属于我、不属于农民,而是属于甜蜜的情侣,属于布尔乔亚,属于那些有能力大把挥霍的中

产阶级。

在我初到上海的那天下午,我在地铁站迷路了。在喧闹的人群中,我突然想家了,那个偏僻的小城。

六

在我眼中的农民。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我暗自发笑,我觉得出题人一定是在陪我们开玩笑。

就农民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我们这些人又有几个真的了解农民,去过农村呢?我们面对一个一无所知的事物,只凭着自己狭隘的认识妄自揣测。

想到农民想到贫困,然而我们始终只能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其中。

这个题目对于那些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是不公平,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什么是公平的。

富裕和贫困,当布尔乔亚在城市中享受高雅的痛苦时,农民正在田间辛苦地劳作。

而我,在富裕和贫困,城市和农村的夹缝想着如何令自己的灵魂不再枯萎,如何使自己摆脱空虚。

此时,我的手已经冻得握不住笔了,我不想再写了,也不再想任何事情,贫困,富裕,农村,城市,都已与我无关。

我累了,上海让我疲惫,我想回家,回家。

(本文作者获“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M-ZONE

人的疯狂之恋

□吴笛

一直以来,我心底深藏着一个几近疯狂的念头:希望爸爸妈妈离婚。虽然他们恩恩爱爱到“如胶似漆”,但是我想要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其实我也不是要有更多的家长来管我,我只是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后能够重新组织家庭,这样就可以带给我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实在没有离婚的可能性。即便如此,我还是固执着我的想法。

同桌我同桌的父母都是离婚的。她平时与妈妈生活在一起,周末到爸爸那里去住。妈妈又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也带了一个小孩,比她大一岁,四口人住在市中心。爸爸也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们生下了一个妹妹,三口人住在市郊。我的同桌常常跟我说她和她姐姐的事情。有好几次我们找她玩她都因为跟姐姐讲好了一起出去玩而不能去。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她总是先发短消息给姐姐,而姐姐也会告诉她自己的考试成绩。两个人相互抱怨考得不好的科目并商量着回去

之后怎么跟父母交代。上课遇到我们两个都搞不懂的地方她就会说:“等我回去问问我姐,明天告诉你。”同桌带来过她与姐姐的照片,大家看了都很羡慕。有一个姐姐陪伴,真的是件幸福的事情。而同桌的妹妹刚刚两岁左右。有一次我们把老师恨得咬牙切齿之后,我说起毕业了以后要去山区支教,也给自己的学生布置一大堆的作业然后批了个“阅”字。她很以为然,因为她去爸爸那里时,就帮着带妹妹,教她说话走路读书,尝够了当“老师”的滋味。每次我打电话到她爸爸家去,总会听到有小

孩儿稚嫩的哭声。聊天时同桌也会说起,她妹妹会咬人,还会口齿不清楚地叫“姐姐”……说起同桌可爱的妹妹来,好玩的事情总是一箩筐,她的神情总是眉飞色舞,让我好生羡慕。

我的父母什么时候能离婚再结婚,带给我一个GGJJ或者DDMM?

窗帘

人应当在族群中渐渐成长。我们同龄的族群呢?

想起那个漫长的“暑假”,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家对面人家浅黄色的窗帘。

清晨,父母离开家时“砰”地一声关门声是我暑假起床的闹钟。独自起床独自刷牙洗脸独自吃父母早已为我准备好的早饭独自看父母留下的写着一天任务的条子。什么都不缺,一个人守着一幢三层楼的别墅。有时候我会迅速到窗口目送他们的汽车开走,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双宿双飞似地坐在里面。汽车的排气管放出一团淡灰色的烟,无声无息地离开我的视线。

不知什么时候,我养成了边喝牛奶边站在窗前看外面的习惯。渐渐发现一个规律:对面人家的窗帘拉上,代表他们家没有人;窗帘拉开,代表他们全家都在;只有客厅的窗帘拉开,代表只有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在家。不知为什么,从我发现这个规律的那天起,我就每天盼望那浅黄色的窗帘是拉开着的,起码是客厅。

我一直都特别羡慕那女孩,她不经常在家,给我感觉她过得很充实。即便是一个人在家,也从不像我那样无所事事。而我,即便出去也是补课,来来去去一个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那个女孩认识了。

我问她,你平时一个人在家都干什么?

无聊呗。不过我特别羡慕你,你好像不经常在家,给我感觉你过得很充实。即便是一个人在家,也从不像我那样无所事事。而我,即便出去也是上钢琴课,来来去去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喃喃道,原来我们都一样。

然后我们就聊起来:

总觉得整个小区只有我在家。

每次看到你家有人我就特别高兴。

我喜欢把音乐调到最大声。

我喜欢让狗狗一直呆在我身边。

我怕黑。

我怕孤独。

……

那次以后,我依旧站在窗前看她家的窗帘,告诉自己此时此刻有一个女孩和我一样孤独,祈祷上帝拉开我心中的窗帘,拉开每个孤独

孩子心中的窗帘。

那天我在心里策划一个荒唐的阴谋,我要让爸妈离婚,然后像我的同桌那样拥有兄弟姐妹,从此不再寂寞。

电话

为什么我会无缘无故接到一千个一万个毫无内容的电话。

总是接到一些很愚蠢的电话,打来的是同一个人同一种声音,那个咸蛋,每次讲的话都基本相同,好像格式化了一样:

喂?

是我。早上(下午、晚上)好。

??

再见

????????

嘟——嘟——嘟——

有一次是爸爸接到的电话。

你爸爸也在家啊?

是啊。

哦,再见。

爸爸说你们这个同学真奇怪,每一次打电话来都那么短。我说是啊,他又没什么事的。爸爸就更奇怪了——没事打什么电话。

我就告诉他,咸蛋的爸爸妈妈为了让他好好读书,把电视线拔了带走,VCD借人,电脑设密码。他家里现在能用的电器只剩下冰箱、微波炉、电灯和电话。于是他每天把电话簿里面的83个电话翻来覆去地打,只为了打发时间。爸爸笑了,他说你们这个同学真有意思。我没有笑。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养成等他电话的习惯了,一样的,想和人家说说话,证明有人与我同在。

有一次寒假期间的返校,咸蛋受到了各科老师的一致表扬,说他

是唯一一个作业已经全部做完的人。后来和他一起回家,一路上两个人都没什么话。也许是习惯了平时3秒钟的电话吧。我心想咸蛋望子成龙的爸爸果然成功了。一抬头,突然发现咸蛋已非昔日那个在大雨里肆无忌惮地奔跑,大吼“我是咸蛋超人!见义勇为,法力无边”的咸蛋了,实在有点儿变味。我便问他,你还是咸蛋超人吗?见义勇为,法力无边?他无语。

脑子里显出他刚才上课的样子来:弯着背把头埋在书堆里,旁人只见得到一头“草”。虽受了久违的表扬,还是有点颓废。是不是习惯了孤独的人,已感受不到四周的人来人往。而我,又何尝不是。

我又想起了同桌,现在她应该已经和她姐姐在麦当劳里了。都说离婚的家庭里孩子的性格会很孤僻。现在看来,似乎我和咸蛋比她更孤僻一些。我就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父母也离婚那该多好。本以来咸蛋会作惊异状说,不要跟人家讲我认识你。没想到他的话匣子却突然打开了,他说,我们家隔壁一户里住两个小孩,他们两个都在我们学校读书的,你知道么。他们就是父母离婚的,甲跟妈妈乙跟爸爸,然后甲的妈妈和乙的爸爸结婚了。他们天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打篮球一起逃掉礼拜六的课去网吧。我总听得到隔壁有哈哈大笑的声音你知道么,那是什么滋味。在学校里也许我比他们风光,可是每次同时进电梯,他们两个人我一个人。

他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大家心里的感受都一样。想要爸爸妈妈离婚,不过是因为很想派生出几个兄弟

阴谋

□辛 晨

姐妹,以稀释我们的孤独。每次一个人在家,每次独自在黑夜的包围中思量,每次听同桌讲她和姐姐、妹妹的故事,我们就无法阻挡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们知道,父母离婚的孩子终究是不幸的,他们在大人的世界里周旋得很辛苦,我们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幸福在他们看来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我们更害怕长大以后逢年过节没有现在七大姑八大姨聚一起的热闹,字典里面再也没有“舅舅”、“姨父”之类的词语。

现在民间也有很多传说,有的说只要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有的说从2016年开始就要取消独生子女的政策。这些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也许是反映了像我这样孤独的小孩的心声,也许我们就是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断层。政策如果要改,就太好了,可惜我已经享受不到哥哥姐姐的热闹和温暖,只能天地一沙鸥了。

其实后来想想,不是每个父母离婚的人都会有像同桌这样美满的家庭,也并不是父母离婚了就可以有兄弟姐妹。我爸爸妈妈那么“如胶似漆”,我就姑且享受我的幸福生活吧。

后记

上个星期二早上,同桌灰头土脸地进教室,然后整个上午一句话也没有。问她怎么了,老半天不肯说。我和另几个同学逼供了她一个中午,软硬兼施,几乎用刑了,她才吞吞吐吐道,我妈和那男人又离婚了。

(本文作者获“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上星期的晚报刊载了本市著名小说家A·菲莉西亚封笔的消息,在问及封笔原因时,A礼貌地表示拒绝透露更多消息。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A有着一个数量庞大(并且在不断加增)的读者群;她的小说被翻译成四国文字出现在大洋彼岸的书店;她前途一片光明,有消息透露她将成为今年总督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甚至在一个月前,A还在某本杂志上以孤傲的态度谈论她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A的封笔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礼拜六下午我正在北方书店寻找一本关于巴比伦文明与占卜术的书,书店老板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胖子,说话总是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很快我发现来得并不是时候。在那冷清的书店里我遇到了小说家A,这个瘦高的女人脸色苍白,双颊凹陷,眼睛肿得象未成熟的李子。她认出了我,并叫出了我的名字——半年前我曾和A一同参加另一位朋友的婚礼,当时她就坐在我的旁边。在酒席上我们激烈地讨论了文本经验是否重要,她认为小说的经验都是触类旁通的,只有虚构与想象力才是一个小说家最

大的财富。——在我看来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交谈,A那不容争辩的音调就像是带着蔑视与愠怒的在发号施令,而这恰好是我所厌恶的。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年,没想到A还能记起我。出于礼貌的客套,寒暄后气氛一度变得尴尬,窗外天色尚早,沉郁的云层预示着一场暴雨的来临,我提议请A喝咖啡,A欣然答应了。

在咖啡店里我们各自默不作声地喝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提到了A封笔的原因,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A的脸沉了下来,我以为她会生气,或者一语不发地离开。但A只是沉思了片刻,以一种沉缓的语调对我说:

“这件事我从未告诉过别人,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知道,但若是你,我便不妨说出来,或许能成为你一篇小说的素材。然而这件事是如此地荒谬,以至我不得不请求你耐心地听完,无论是多么不可思议,我都如实道来,毫不隐瞒。”

下面就是A的故事,当然,出于一种艺术上的动机,某些细节不免被我改动与夸大。

“作为一个小说家,梦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虚构素材的

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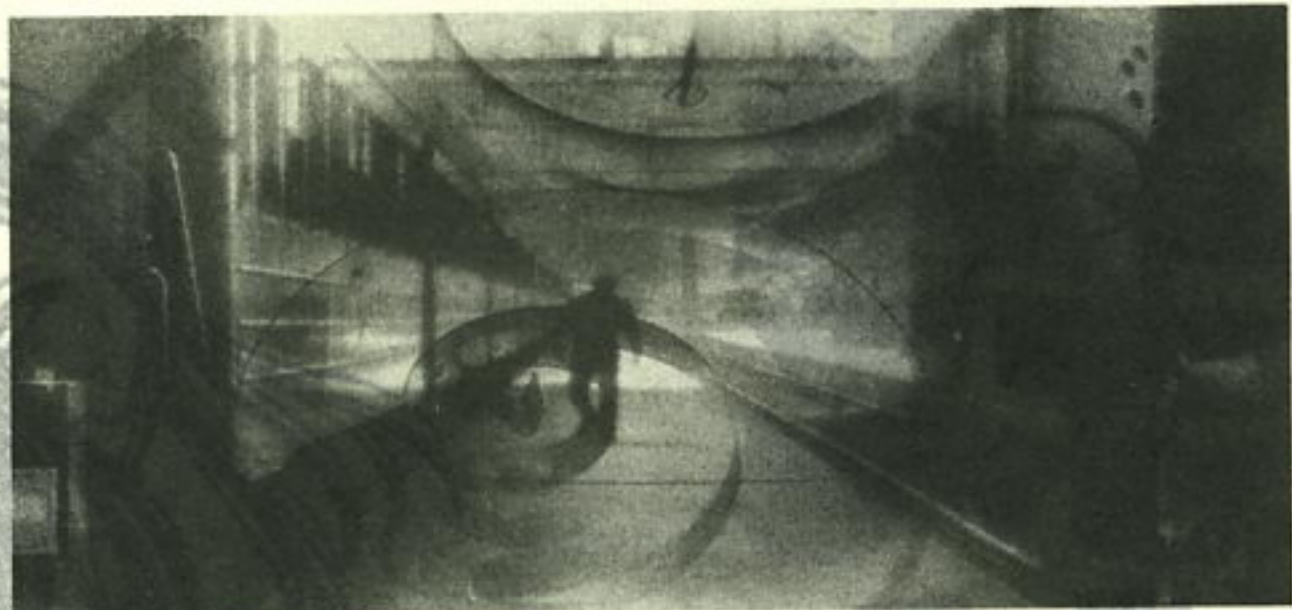


一部分；正如所有小说家一样，我也曾被失眠的焦虑深深困扰。在那些梦境缺席的夜晚，我像被囚禁的狮子一样在房中来回踱步，发疯似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在另外一些时刻，我总是点着烟在长桥的尽头盘着双腿……可更多的时候，这些粘湿胶着的夜晚会被一个个花花绿绿的梦境填充，说实话，这种状态并不比陶瓷马桶上的裂纹来得坚固，它们是易碎的，就像平原远处群山上空的闷雷与闪电……自然渐渐成为一种障碍，在这些障碍尚未变成刺脚的荆棘之前，我把那些依稀记得的情节写在纸上，变成了大堆有用无用的细节与提纲。

“在经过几个白色的，索然无味的梦境之后，我终于体会到一种从未了解的事情：忧虑。那段时间我梦见一个红色的人影缓缓地、从水中升起，在第十夜和第十二夜里，它柔软而脆弱，就像烂泥一样拙劣歪曲。这是一个没有脸孔的泥塑，一切都在成型之中，因此也看不出它的性别与模样。到了第三夜的结尾，那人的脸上出现了五官的大致轮廓。我清楚地想到：我正在梦见一个人，这个目的异乎寻常，甚至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玄学思想，然而这连续的梦境随着红色泥人的丰腴与完善而渐渐明朗：一个如神祉般完美的男性，有着黏土般粗糙的身体。那人花了整个第七夜来学会说话，他

自称是我将来一篇小说中的某个（并非特定的一个）人物，这个消息让我欣喜若狂——难道有什么比亲自创造或毁灭一个人——即使只是梦中的幻影更能让人如此激动？在第八夜与第九夜，我决定为他建筑一所房屋，我们绕过梦境初始的水泽泥沼，在一块圆形的平地上了岸。经过八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这个世界的一切：山河、草木、虫豸、花园、鸟兽都已基本成型，至少不再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江湖。由于缺乏经验，那人总是被岸边锋利的茅草给划伤——他胆小，阴郁，自私，甚至说得上有点刻薄。一路上，那人不停地埋怨我，说我没有教给他更多用以求生的技巧，我解释说日子还长，而且经验得靠自己慢慢积累……我们低声的争论贯彻了整个长夜，直到月亮西沉的时候才稍微停止。

“第十夜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初见成果，房屋在一种欣喜融洽的气氛中宣告完成，你能想象木头与石桩一个接一个地往高处跳，在接缝处相互粘牢的情景？然而，接下来那人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向我表示出一定的担忧：房屋建造的速度超乎想象，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而危险的猜想：除我之外，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这个世界的发展，相比起来我的力量渺小而微不足道，这个世界正以它



自己的方式生长。但我还是笑着安慰那个泥偶,我说这不重要,至少不比一个单词的拼写来得实在。他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本,倘若这个世界完全超出我的掌握,它势必变成脱缰的野马,造成巨大的灾难。到那时,受害的不仅是可怜的泥偶,或许连我也无法幸免……那人打断我的沉思,战战兢兢地说出他的想法:难道,您不觉这里一切的结构都像是一篇构造玄奥的小说?类似于实验文本与本体小说,它绝不受作者的约束,并以自身的速率进行增长……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人的表情诡异,脸庞因恐惧而扭曲……

“之后的几天风平浪静,然而我再也无法梦见那泥偶,代替它的是一些普通平庸的梦境,比如远处的河流与童年时的玩伴。仅仅有那么一次,我自以为回到了那个泥塑的世界:我淌着水在湿热的软泥中奔跑呼号,好一阵子才发觉此梦境与彼梦境截然不同,简直是——毫无任何可以比较的事物,你看:那棵巨大的棕榈树原本是一丛矮小的灌木,曾经是岛屿与平地的地方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流,即使从这岸游到对岸也绝非易事。显然我有能力在此重新构架一个世界,我甚至开始考虑新的泥人应该成为一位有教养的漂亮女孩,她甜美香醇,举止得体,就像洋娃娃般可爱……醒来后我觉得口干舌燥,我为卑劣

梦境所暗示的意象感到面红耳赤。我不无悲衷地感觉到:由于我的自私与怯弱,那人永远地与我失去联络,那世界也将不再为我敞开。

“然而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糟糕,它们或许微不足道,甚至给人一种辩证的错觉,可它们实实在在地发生着,那个世界的权势已经超出我的想象,它们企图寻找一个出口借以融入现实生活。它们是:茶壶、楼下散步的老人、男友、浴缸、甚至是坐便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向我窥探,(由于茶壶和男友的某种特性)甚至到达我本身亦不甚明白的内部器官……然而这些尚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直到有一次它们向报纸投递了一则消息。消息的题目呈长无比:《24岁的小说家、2002年总督奖候选人——最受欢迎的美女作家A·苏维尔·菲莉西亚,今晨在公寓中被人谋杀》……我恼羞成怒,把报纸撕成碎片——太过分了,我想现在我有必要阻止那个泥塑世界再度扩张。当然,这必须借助泥人的力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沐浴更衣长时间地站在教会的十字架前对着那个忧郁的犹太人祷告。睡前我念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名字,保险起见,我把一支手枪藏在了贴身的衣袋,手枪里有四发子弹。

我顺利而自信地到达了那个

泥塑的世界,不出我所料,世界的发展非常迅速,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了那个泥人——现在他的皮肤光洁亮白,完美得像一件艺术品。他见了我,不无惊讶地说:“您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我想对付这个野心勃勃的世界。他也感叹地抱怨自己生活得提心吊胆,不知道世界是否将给他安排一个怎样的结局,“如果它们喜欢莎士比亚的话——”他眼圈泛红地说。我说不打紧,我已找到解决的方法……只是我需要你的力量。那人优雅地鞠了一躬,表示听从从我的一切安排。在这个空档我迅速地掏出了手枪,对准他开了三枪。泥人哼也没有哼一下就倒在了地上,他是猝死的。”

说到这A停了下来,她开始用汤匙搅拌那些发冷的咖啡。

“那世界后来怎样了?”我问道。

“在泥人倒地后那个世界开始迅速溶解,直到变成一个泥潭。”A伤心地拨弄了一下头发,“其实那泥人早已提醒我那个世界与小说的关系,但现在我把他毁了,我再也无法写小说了。你看,任何词汇在我脑中刚成型即被打散,是的,我已无法再写小说,没人能了解我心中的无限悔恨与哀伤。”

(本文作者获“中华杯”第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我的秀秀姐

□马中才





大学的日子总有些无聊。假如失恋了,这种无聊的感觉便会占据我们的整个脑。我虽然没有热恋,但也没有失恋,我还在和一个叫做岑秀秀的女子来往。

我叫她秀秀姐。

关于秀秀姐,总的来说她是一个女子。我不叫她女孩也不叫她女人。她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我想。就比如我们常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不是“女孩无才便是德”或“女人无才便是德”什么的。我叫她秀秀姐。她的身姿是完美女人的样子,在矮个子女孩普遍的南方城市中,她常常独秀一枝,看起来像个模特,而她的内心则像小孩一样,需要温暖、安慰和照顾。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罢了。比方说担心自己红颜易老,青春易逝,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没人喜欢或者以前喜欢的人不再喜欢她。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秀秀姐的真实年龄。她比我还小这说不定,当然也没什么不妥。因为看起来她像个蔷薇色的小姑娘,单纯无邪,胸无城府,不会对别人有什么顾忌。甚至喜欢撒娇,温润莹洁,总有一种说不尽的婉约。她叫我弟弟,只是出于善良。我想。

还有她喜欢捏我的脸,因为我是一张娃娃脸来着。这样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秀秀姐,捏我的脸也变成她的专利。

我是准备考研的时候搬出学生宿舍才和她住在一栋公寓的。刚认识秀秀姐的时候就觉得她比较显眼,在几个女孩子当中出类拔萃,茫茫人海中盈盈逸出。

高个子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说。

我叫娃娃。她说。然后对着我笑笑,眨眨眼。就这样子和我开起玩笑来。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眼就觉得那么亲切和熟悉,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

秀秀。有人说了她的名字。我就这样记住了,不仅名字,而且样子。

秀秀姐在我们这一群学生中是比较小资的。就是说不仅长相和身材,其他各方面都超越我们很多。超越的程度以至于让刚刚认识她的人可能会觉得她是被包养的。就是说一般的大学生梦寐以求的东西在她看来是小菜一碟小事一桩。比方说安静舒适带有空调的个人房间,高性能的笔记本电脑,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日本产的数码相机,CD随身听,手机等等,她应有尽有。所以她总是让很多同学感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耶。以至于她的自信也会使其他的女生产生一些小小的羡慕,或者嫉妒也没什么不妥。比方说她穿了新的裙子的时候就跑到我们一帮人中转着芭蕾舞的圈子,仿佛在自跳其舞,说,好看吗?大伙说好看好看,她又得意地走了几个模特步,然后一转眼发现一脸茫然的我,才笑笑,哈哈,把你当作女孩子了,不介意吧?

其实她不喜欢张扬,只是受不了寂寞。很多时候即使外面的世界一日千里她也只是静坐闺中,淡定地洗衣服擦地板或者读大本大本的杂志、散

文和小说。她甚至可以穿着睡衣在我面前做面膜打粉底,对镜贴花黄,然后对着我一个劲地眨巴眨巴眼睛放电,嘴里念念有词:我是一只小小的发电站,大方而美丽,我要电晕世上所有的蚂蚁,把它们迷惑住(此言改编于我小说中的语言:我是一只小小的草草虫,平凡而普通,我连一只蚂蚁都电不晕,反倒被它迷惑住了)。我说,得了得了,我不是蚂蚁。不过你的眼睫毛长得都可以打蝴蝶结了哦。她又眨眨眼睛,仿佛真的有那么点若有若无的电力在眉目传情:哈哈,真的吗真的吗?结果我被她的高音吓了一跳。

如果她对我有点意思,应该会装成淑女一点的。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反而是我在她面前多少有些绅士

风度。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既然她不淑女,我也犯不着绅士。

刚认识后不久。有一次我坐在电脑前面看电影,她啪啪啪敲开我的门问我有汤碗吗?我眼都没抬说没有。她的眼尖,看到电脑桌顶上有一只大瓷碗,就指着它说:这个不是吗?我说,那可不是什么汤碗来着,只是个普通瓷碗罢了。她呆了呆,说,如果用它来泡茶,就是茶碗;用来喝水,就叫水碗;如果用来盛汤的话,它不就是汤碗了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可我,用它来漱口的。

她一瞪眼,一脚踏进我的房门直接把它拿走了,丢下一句:我管你。

过了一会儿,她盛着一大碗汤过来了,说,喝吧,喝吧,这汤碗,我用洗洁精洗过了的……

秀秀姐煲的汤真的很好喝。我说可以去某个饭店打个招牌了。

秀秀姐是一个神经比较大条的女子,经常掉钱。每次掉钱了就喘出一口如万里长城那么长的气,然后自我解嘲地对着我笑,掉吧掉吧,反正本小姐有的是钱,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然后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细声细语,其实谁的钱都用不完的,是吧?一旦你的钱取完了用尽了,就说明你的生命也没了。

可这次她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所以叫我早上记得去叫她起床,然后一起去上早课,因为有了手机的闹铃,她就不会醒。可是我那天早上并没有早课啊。

她又丢下一句,我管你。

第二天早上我在门外把她叫醒,等我回我的房间洗漱好背着书包再去叫她一起上学的时候,她又睡回笼觉了。良久才打开门,蓬头乱发地说,啊?我怎么又睡迷糊过去了?我觉得我已经起了床,刷牙洗脸,穿好衣服了的呀。记得今天有早课。嗯,是有早课……天

哪,那老师每次都是第一节课点名的。然后看看自己看还是睡衣,邋邋的睡脸,蓬乱的头发。赶紧手忙脚乱地回房间去收拾自己,还一个劲地对我说着,你等等你等等,马上好了。

然后我用脚踏车载着她往学校赶。她坐在我的车后,一边啃着肉松面包一边埋怨牛奶居然是冻的。可是埋怨还没完就又开始犯愁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弟弟啊,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大清早的这样狂啃面包的情景是不是很不雅啊?如果就这样错失我的真命天子岂不是很悲哀啊?

我说,秀秀姐,时间来不及你悲哀了,快吃吧,准备到教室了。

结果我刚送她到教室,老师就慢条斯理地说:“同

学们以后上课之前先到岑秀秀同学那里签个到,不到的话……”那时她还正在埋头啃着她当作早餐的面包

呢,都没有听清楚老师说了什么。只听到叫了她的名字。

一激灵地从椅上站起,直挺挺地立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道谁吓到谁,结果老师闪了一下,好几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说:“这位就是岑秀秀同学了,大家看

好,以后到她那里去签到……”她有些呆的左右微笑,全班的人看着她。好像不怎么习惯,藏在身后的手里

的面包已经被搓扁得像咸鱼片。

我说,秀秀姐,敢情你老师还挺器重你的呀,怪不得你那么赶时间来上他的课。

看你的英语,别吵着我吃早餐。她低下头又忙着把那咸鱼片往嘴里塞。

可是你知道吗?从此,在这节早课之后,我的秀秀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看你这么好奇,直接跟你讲结果好了。

也是秀秀姐后来告诉我的,我就用她的原文说吧,她眉飞色舞地跟我说:“那节课以后呀,我座位

的周围就水泄不通。同学们看见我就像一群苍蝇看见

但是用那个东西形容自己……不说了,想抽自己。反正是正一帮人围着我,我就觉得呼吸很困难。下了课我还

要去给他擦黑板之类的,你说我是不是倒霉到家了?直到那羊开始讲课。我才觉得我有了新鲜的氧气。”这

一代价多惨重呀你说。

但是那节课老师的“政治经济学”说得秀秀姐和我的眼皮有些累。

终于下课了,秀秀姐又要我陪她赶到十栋上第二

大节的课。我说,秀秀姐,你杀了我吧。她说好,呆会我回家煲汤你不要来我家。我立马变一笑脸,说,得得。然后屁颠屁颠地跟她赶到了十栋。可是,她突然停下了她匆匆的脚步,猛往书包里找东西。我凑过头去,她对我殷勤地笑笑,弟弟啊,我忘了带课表,我发现我不知道我的教室在哪里了。我一抬头,天啊,这个教学楼

有9层。有100多个教室……

结果我陪着她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从一楼我们开始往上找。还好,教室在我们找到四楼的时候被找到……

于是我们又坐下。她掏出镜子看了看她的熊猫眼:哎都肿了好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说着,又揉了揉眼睛,对我眨了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又接着说,今天是星期四吧,那明天就是星期五。哎,我好期待星期六星期天哦。星期六你陪我去良凤江看菩提树吧。我除了狂点头估计也不能做其他什么了。

终于又下课了,我饭都不吃载着她直赶回家去煲汤。

可是,路过公布栏的时候通知说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要上下周星期一星期二的课。因为要补国庆七天的长假。

那天晚上我陪她看电影,她突然接到妈妈的手机,说十一要去另一个城市考察,没时间陪她。

她说,哦,刚好,我也要去北海玩,和同学约好了。妈妈就说好的好的,要多少钱我给你打过去,开心一点。

然后就冷冷地挂了电话。我说,秀秀姐,十一你要去北海怎么没跟我说啊?

哪有啊。我随便应付妈妈的。我知道她没有时间陪我。我真的好想问问她到底想不想我回家。但彼此多年的沉默,已经不习惯把彼此的想念放得太明显。以前我在家她都没有多少时间陪我,总是说要陪哪个哪个领导吃饭。叫我多吃点好好休息。我们一直都没什么话说。爸爸离开后,在两个人的餐桌上,低头吃饭。但大多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已经没有言语的必要。一直这样过来了,两个女人的世界。语言都丧失力量。可是,她是我母亲。

我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

原来,原来。

秀秀姐接着又说开了,有首歌不是这样唱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没有钱。有了钱,我又没有时间。”你看我多幸福啊,又有时间又有钱。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没有人陪,有再多的钱有再多的时间又有什么用呢?我应该和妈妈说我我要去澳大利亚,她才知道我是骗她的?可是,她没准就会立马送我到澳大利亚读书。我害怕。还是不说了。弟弟,我真的感觉到窒息的寂寞。连妈妈都不理解,我还能苛求谁?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后来我就陪她在床上下完了一盘象棋。当时她被我杀得七零八落,最后的定局是她只剩老师、两卒一马一仕一炮,而我只损失了一车一炮两兵。可秀秀姐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耍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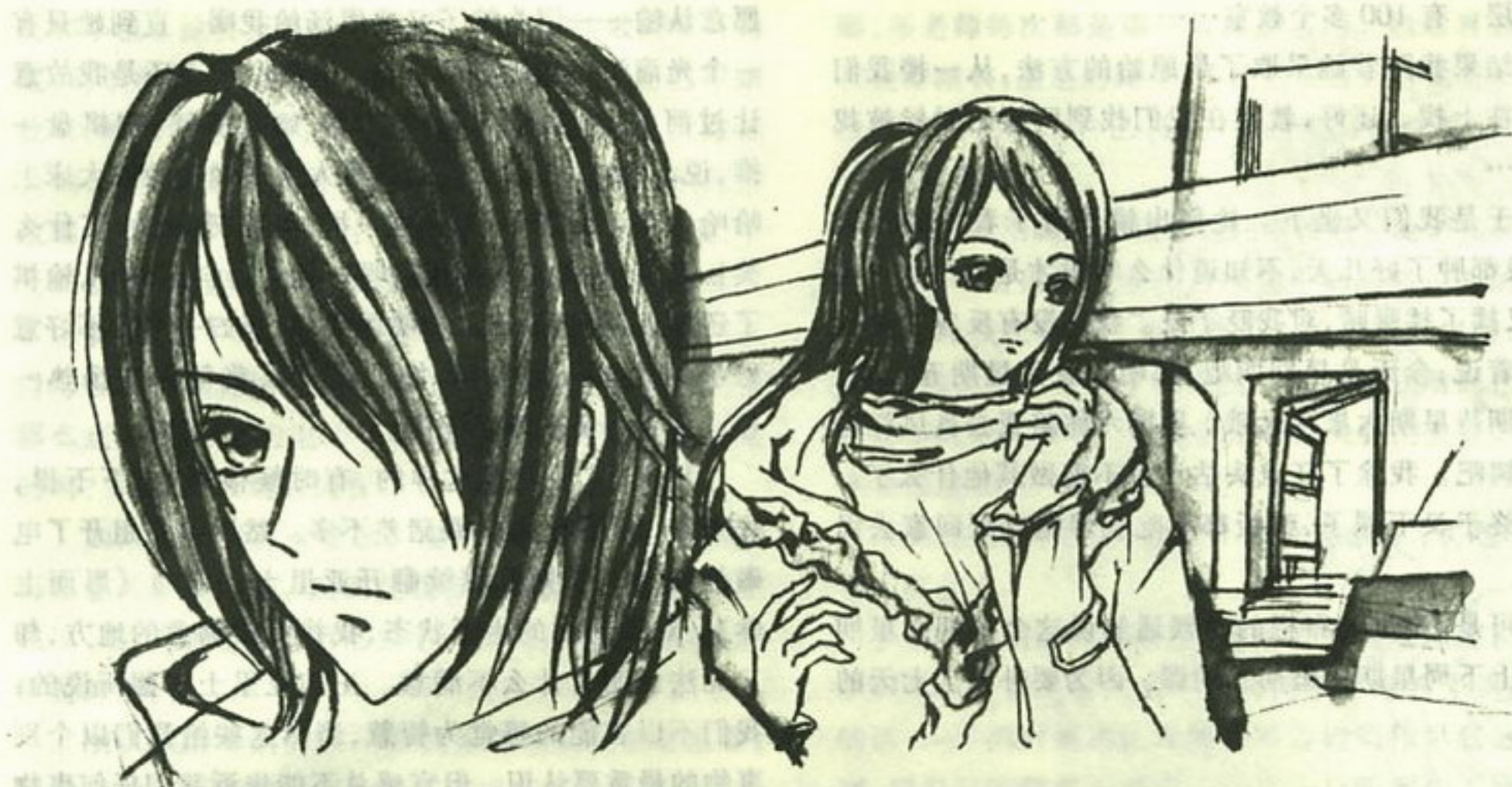
愿意认输——因为输了又要煲汤给我喝。直到她只有一个光溜溜的老帅和两个卒(那两个卒子还是我故意让过河的,并且已到我的顶线),她才服气,把棋盘一推,说,一点都不好玩。我就呈人字形躺在她的大床上哈哈大笑。她掐了我大腿一把,气呼呼地说,笑什么笑!我说,是你叫下象棋的呀。她觉得自己理亏,输棋了还掐人,简直是苏格拉底的老婆,悍妇一个。不好意思了,下了床,对我说,好了,也罢,我帮你把汤热一热。今天的汤还没喝完呢。

我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很简单,下下棋,喝喝汤,睡觉,上课。跟猪差不多。然后秀秀姐开了电磁炉煲汤,我则又继续翻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我找不出满意的地方,却又无法证明有什么不满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的最重要认识。但官感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之故——例如火为何而热,他们认识的火是热的。我把这一段话理解为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混沌。但亚里士多德写的这东西在外人看来却不知所云。比如说秀秀姐,对其而言,简直就是天书。这本书唯一的好处就是治好了她的失眠症。也就是说后来,也就是十一那段时间,我们除了去良凤江看了菩提树也没去其他的什么地方,于是就在家看看书看看电影什么的。那时她半夜老在兴奋,睡不着,就去我那里拿书看。而我只有一些考研的专业书和一些英语读物和政治理论。她胡乱地搞了一番就拿了那本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因为只有这本书的题目没有“英语”、“政治”、“植物”这些字眼。结果很快她就打呵欠了,接着就睡着了。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弄醒赶回她的房间。

秀秀姐有几个同学也患失眠症,秀秀姐如法炮制,也治好了她同学的失眠症。我就说,是不是我们这座城市大医院里的神经科每一个床号都放上一本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好了?

第二天秀秀姐就拉着我去看什么什么展览会。那时她学英语正来劲呢,看见什么都喜欢用英文说一下,万一不会说了,用中国式的英语也要说出来。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人,她就对着我说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英语:真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

她跟我走一起的时候总是喜欢搂着我的肩膀,像哥们一样神侃。可是我反过来要搂着她的肩膀的时候却不行了。她煞有介事地说,女孩子搂男孩子的肩膀那叫亲密,男孩子搂女孩子的肩膀叫性骚扰。说完软绵绵地像一座泰山挂在我身上,往死里压。然后又嗲声嗲气地对我说,难道你真的把我当作透明的了?我说哪敢啊,你明摆着是一座泰山啊。她就笑得奄奄一



息了,然后挤出一句话,那你喜欢我吗?我说喜欢呀。她听完后把白眼翻得比经过立白洗衣粉洗过的还白,哎呀,我说弟弟就是弟弟啊,什么时候都喜欢我,不离不弃的。不过当年我高中的时候可是台风很强劲的哦,追求的人可以从长城的嘉峪关排到山海关呢。然后又把眼弯成一轮新月,拖长着尾音撒娇,身子越发像一座泰山一样挂在我身上了。

正好此时,我们碰到了秀秀姐的同学和她的男朋友。他们也是来看展览会的。看见我和秀秀姐那么亲密就问我们什么关系。秀秀姐说是弟弟。她就把眼瞪得像皮球似的,一头雾水,搞什么呀,这,比我和我男朋友还亲热……后来她男朋友就搂着她走开了。

后来秀秀姐对我说,你不要交女朋友好吗?否则的话,她看见我们这么好会吃醋的。我看见她也会吃醋的哦。然后就张着她那有点大而常常不满地吵着说如果小一点就更好看的嘴唇……

我说这样不妥吧,那我的终生大事可不是要毁在你手中了?

我管你!然后她又笑得花枝乱颤。

后来她说,如果你再帅一点的话我就不敢在你面前那么肆无忌惮,那么亲近,那么撒娇了。因为我怕我会喜欢上你,那么有才华的一个男生。不过我真的很喜欢你文字里透出的感觉,读起来都觉得自己像是荡漾在湖面上,如早春三月里河边洗衣服的少女,纯真不带一点杂质。文字可以披上美丽或哀伤的外衣,但是无论如何,是真是假我都看得很严重。她说,这种文字能用一双宽大的手,抚慰我心里缺损的部分,我爱这种感觉,它像一条暖暖流动的青春河,一下子不容分说地蔓延在我的全身,轻而易举地将我覆盖,忧伤而优美的旋律使我整个人柔软得无法动弹。所以我

喜欢你的文字,喜欢和你在一起。你有时间就写写我吧,即使你给我取另外的名字或给我一个全新的故事我也会高兴的。

可我总写不出什么。自然就好了。我想。我觉得秀秀姐在我面前是很自然的,不做作,不必要掩饰什么,也没有什么顾忌,想做什么就做,有时候甚至把我当作透明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她的调皮和美。反而我是有点小心翼翼,也许是因为太珍惜她以及和她的关系的缘故。她是个爽朗的女子,一点也不会令我感到阴沉。每次想到她都是那么欢乐,以至于想写点什么的想法就这样一直搁着。直到我搬回学校住了,我才突然发现,她居然是我最想念的女子。

那天看完展览会我们一路上去买东西。我对她的佩服就真的宛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了。在水果摊上,一毛两毛地砍价是她的长项。甚至前三分钟还在问橘子多少钱一斤,三分钟后却已经知晓人家卖水果的历史有多久了,家里有几口人,干什么工作,有什么郁闷的事情,琐碎之类等乱七八糟的玩意。那一口标准的广东话侃得那些摆水果摊的不是找钱找多了,就是每斤水果的分量有我买的两斤那么多。搞得我都一头雾水。买衣服的时候更是一身砍价十八式练得比金庸笔下的降龙十八掌还地道,来一个杀一个,进一夫妻档杀得夫妻俩今晚吃不下饭。不过一旦遇见自己特别喜欢的就不管多贵也要买下来。

可是那晚回去之后秀秀姐有些反常。她一本正经地说,人们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就觉得朋友眼里也出西施呢。人在一起久了就会有一种相互适应和依恋的感觉。我就把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说,这话是真理,秀秀姐,我就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呢。她笑了笑

说,不需要安慰和爱的人就需要足够的力量安慰和爱自己,可是我没有。你知道吗,我男朋友是清华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他常去国外很少有时间陪我。他也经常跟我妈一样,对我说同样的话:要多少钱我打给你,开心点。弟弟,你觉得我开心吗?你觉得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呢?没有人能给我实实在在的感觉,他们都让我觉得自己不真实。今天我们碰见的我那个同学的男朋友以前是追求我的,两年了,我一直拒绝他。于是他们就在一起了。

哦。我说。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秀秀姐接着说,弟弟,我是不是没出息?我觉得我不爱他了。我觉得他也不爱我了似的。我们会分手的,但是现在我放不开手。在他面前我真的连生气都不会,吵过之后又会被他哄回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的爱情像蝴蝶,注定飞不过天涯。但我总是想着它曾经的美丽。不过,弟弟你相信我,我不会伤到自己。没有过疼痛,爱得不深就不会伤害到我。

我微笑着说我体谅。

我早就失去安慰别人的能力。我在他们爱情的局外,我只是一个弟弟,我没有任何指责的权利。爱情是两个人的城堡。拒绝被打扰。

我知道秀秀姐在哭。我就不说话。我并不是在写爱情,只是在写我的姐姐,我的秀秀姐。

她说,我只是想哭,和爱情没有关系。和你也没有关系,只是想哭而已。

我说我懂。

她说,其实他不一定要怎么样,但一定要爱我,陪我,完完全全地属于我。我喜欢被爱着被宠着,细水长流天长地久……

也许你只是需要罢了。因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这,总是需要有人不断喜爱和安慰的。关于这一点,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在爱你的人心里,你不会随着时间老去。即使春夏秋冬的轮回都无法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只要你抬眼间一次细小的微笑,或者一个轻微的撒娇,仍是那么舒爽的美丽。

我的秀秀姐,她只是一个女子,一个普通的女子,仅此而已。

我沉默着。秀秀姐接着说,我一直不敢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暴露在别人的世界,可是你从来不让我设防,所以我现在发现自己也不是一个人。还有人安慰,有人理解。有你这个弟弟真好。

她突然擦干眼泪笑了笑,我跟你讲这些伤感的话题证明我已经长大,不再像你一样嘻嘻哈哈的是个孩子了。

可是秀秀姐,你知道吗,我在你面前也连生气都不会呢,虽然你是姐姐,可是你向我撒娇的时候远远

多于我向你撒娇的时候。所以我不谈你们的爱情,我自认为不懂爱情,也没有资格谈论爱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是弟弟。弟弟是用来倾听的。

然后她又轻声细语地跟我说,我觉得自己也不错呀,为什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我就说我喜欢我喜欢。

她又笑着捏捏我的脸蛋,说,弟弟就是弟弟,什么时候都喜欢我,对我不离不弃。

然后那晚我们看恐怖很恐怖的电影。可是她的胆子很小。我们俩看到抱在一起大叫,都不敢睁开眼睛,一个吓一个,仿佛彼此抱着的是一个鬼,滚在床上。后来两人都不敢睡觉,我只好一直在她的房间上网,陪在她身边她才能安心地睡几个小时。

凌晨四点,我听到了熟睡的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然后我关了电脑关了灯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十一的假期准备过完了。那天早上的太阳晒在我赖着的床上,足够暖和。秀秀姐又一次啪啪啪敲开了我的门……

然后她哭着说开了:你知道吗,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我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妈妈说她好想你……原来,原来!这一刻我被狠狠地击中,弥散在全身的是一种痛。是因为不理解吗?妈,她自己从来不和我说她有多么的想我。我真的有些心酸了,因为我们之间的思念还要别人来传递。还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她牵着我,说,不许自己低头。你第一次出去陪市领导喝酒回来的时候,你默默地抱着爸爸的相片哭泣。我知道你这个别人看来的女强人,心有多么软弱。可是你不会给别人看见。包括我。你习惯了一个人的坚强。骄傲如你却留不住自己的丈夫。我指责你活得多累。现在,我后悔了。妈,我已经不闹了。我选择理解。就算只为了我可怜的妈妈。我应该理解你活得累是为了谁。你不承认软弱。我就相信你足够坚强。我已经变成你全部的骄傲和满足。你不能给别人笑。你的外表包装得无懈可击,你的事业从不停步。还能说什么。我们是母女。涌动着一样的血液。我们失去过多少彼此安慰的机会?十一已经过了,但是我还决定回去。算是给妈妈一个惊喜。我们不说话也没有关系。让我们的呼吸能连在一起。时间让我们有些隔阂,能不能让我们慢慢解开?一瞬间的感动就让我考虑清楚很多的事情。母女,毕竟是母女。来世今生才修来的缘分。突然间很想拥抱妈妈。她离开温暖多久,我就给她多久的拥抱。就算她不说,我也应该知道她有多爱我。我们一起回去看看妈妈,好吧,弟弟?我要告诉妈妈,你是我的弟弟……

责任编辑 傅星

黑夜疾行之少年心气

□玻璃洋葱

·达银醒目·

鉴于生活无聊透顶,在下决定于5月12号晚举行一次徒步行走活动,时间定于晚六点,校图书馆下的 KISS BABY 集合,可先喝酒打牌,然后根据各位心情奔赴指定地点,路线如下:

百乐门——北京西路——陕西北路——威海路——茂名北路——延安中路——瑞金一路——长乐路——大沽路——黄陂北路——南京西路——九江路——河南中路——福州路——外滩

酱子累得你自行搭车回来,倒毙路边概不负责。有意者请联系。在此冒死放出联系方式:13*****

事情都是由一张莫名其妙的广告引起的。那天下课早了,讲师匆匆地在台上整理自己的黑色帆布背包,一页讲义被胡乱地折起来塞进去。讲师咕咕地喝干了塑料杯子里的水,拿手帕擦擦汗,便一阵风冲出教室。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校门口两棵加拿大海枣菠萝一样的树冠,在夏天的阳光里熠熠生辉。

阿灿慢吞吞地理着书包,旁边的猪头四还在熟睡,线性代数的书合在他头上。阿灿的目光从桌上的一滩口水转到猪头四手腕上的表。指针的形状说明四点还不到,阿灿叫醒了猪头四,应该还来得及打场三对三?两人于是骑到篮球场。当然时间是早的,其他人都还没下课呢,猪头四建议可以去看看篮球场外的招贴栏。

招贴栏被做成一个可笑的胖圆柱体,硕大无朋地挺在路边。上面时

常有学生贴上去的海报、广告和买卖信息。有次竟然还有邮购小白兔的,注明款到货发,前十位附送铁笼一只胡萝卜一根。阿灿就是在小白兔边上看到这张“达银醒目”的广告的。他与猪头四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懂达银醒目的意思,后来猜想有可能是某种网络密语,而当时猪头四则神情肃穆,以一种权威性的不容质疑的口吻说道:“有病!”幸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光望着别处,不然阿灿一定会不好意思,因为他刚才还顺手撕了一个电话。

阿灿打球的时候多少有点心不在焉。五点不到他就走了,好在





猪头四他们都知道阿灿有这种奇怪的“星期四综合症”。就是每逢星期四阿灿的球技就会一落千丈,似乎被人偷走了双手双脚一样。饭也吃得特别少,仿佛有心事似的。而且洗澡特别勤快,整个人都表现得像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过说到底,这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冲了凉果然好一点。”阿灿边用干毛巾擦干一颗脚趾一边想。他不大喜欢让珊珊闻到自己身上有汗酸的味道,尽管珊珊也许对此毫不注意。珊珊是阿灿吉他课的同学,“星期四综合症”的病原体。坐在离阿灿一排之隔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妨碍阿灿灵活的目光时不时

地飘向她的后脑勺。然而每当珊珊有所感应地把头转过来时,阿灿立刻就把头埋到了谱子里,好像前一秒钟他还是在推敲某个和弦似的。

阿灿现在换上了一件干净些的白T恤,又随手抓了抓头发,好使它们看上去服帖一点。六点差十分钟的时候,阿灿走进了教室,经过珊珊的时候看到她倾斜地靠着桌子,两手反撑着桌面。阿灿有点紧张地微笑说hi,珊珊也笑着点了点头。阿灿走到座位上,正自我感觉良好地回想那声hi时忽然看到玻璃窗里映出珊珊还倚着桌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心里突地一跳,吉他也忘了拿下来了。

二

星期五傍晚,街头一如既往涌动着一股松懈的气流。高级的商务楼里走出身着精心搭配的套装的女孩,中年人一脸兴奋地凑在彩票亭的小窗子前,有小孩停在横道线上,书包拖在屁股后面,用一根竹签专心地插一块臭豆腐,快递员手持鲜花,顷刻消失在街尾……

其实,没有女孩也没有快递员,现在也不是星期五的傍晚,阿灿只是想象着傍晚的景象。现在他乘地铁回家。地铁列车里的座位被1000万人坐过以后闪闪发亮,有不同的脸在每一个站点挤进自动门立在阿灿身边,打开报纸或摁动手机键盘。渐渐的,阿灿觉得这些脸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地铁不断飞驰,看到的却总是墙壁。在这类似催眠的场景里,他将头向后一仰,抵在玻璃上睡着了。

到家的时候,奶奶还没开饭。阿灿在沙发上瘫坐了一会,想起身开开窗把油烟味儿散去些,手搭在窗把上的时候就看见了大立。他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肥大T恤,头发染成白色,两手正用力地扳着一个女孩的肩。他们不知道站在楼下多久了,不过其情形不是太乐观。女孩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气冲冲地不知在问什么。最后大立先失去了耐心,一把推开她,骂了句粗话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阿灿在拐角的一株泡桐树下追上了大立,两个人一时都不开口,就以大立先前的速度走着。穿过两条马路再转个弯就是工人文化宫,大立在旁边的便利店里买了包红双喜,抽出一根,夹在中指和食指的漩涡里。他叹

了口气说：“又是一个要钱的。”阿灿无话可接，只好也拿一根烟，吸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

大立是阿灿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差一点还要成为大学同学。不过他并没有上大学的志向，说是要走自己的路。这番话对着他爸爸侃侃而谈时还掺杂着沉着的冷笑，他爸爸一气之下便不再管他，任由他考了一所不怎么样的艺校。

大立长得有点像《卡拉是条狗》里葛优的儿子。大笑起来隆隆作响，不笑的时候像斑狐猴。阿灿常被他拉到他自己黑黑的狗窝里“提高音乐素养”，听一些来路不明面目可疑的 Techno, Grunge, Acid, Funk-Punk 等等。因为据大立说，他的愿望不是当大牌屁股后的三流龙套，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贝司手。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既没有隆隆的笑声，也不像斑狐猴。阿灿总是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一天不会太远的，我知道。

工人文化宫里某栋建筑的三楼隐藏着一个打桌球的地方，收费廉价。阿灿和大立都不习惯9球的小桌，而这里竟意外的有4张标准的斯诺克球台，当然，它们并未完善到令人满意的地步。大立现在就围着其中的某张桌子审视着粉球的位置，这很有可能是个1/4的高难度偏球。

“其实，”他将拇指翘起透过V角对着球说道，“我并不是太喜欢那个女孩。”

“哦？”

“她先找到我，说在排练教室听到我谱的歌，觉得我很有才气，想做个朋友。”

“不错啊，第一个FANS，值得纪念。”

“狗屁！她根本连那首曲子的名字都不记得。我开始送她的歌都被她拿回家垫桌脚了。”

“那……你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

“无聊咯，当是打发时间。”

说着右手一伸，粉球撞出两颗星，漂亮地进洞。缩杆的力量非常巧妙，使得白球、黄球恰在一直线上。阿灿默默计算了下分数，他的技术不及大立，走位还不太老练，分数的差距已经很大了。就在这时，大立一个挺身，“不打了。小姐，结账。”

阿灿抱着四罐啤酒两包烟，随大立走下昏暗的楼梯。

他们在人工湖的栏杆上坐着，这一直是他们最喜欢的谈话场所。他们小时候就爬过湖边上的石榴树，分吃一个酸得让人丧失味觉的石榴，还在土里埋过宝藏——四五个没中奖的汽水瓶盖和一只死去的画眉鸟。湖水仍然很绿，像李白说的桃花潭。

阿灿想了想问道，“现在你们决定分手了吗？”

大立苦笑地摇摇头：“迟早的事情。等到哪天我没钱了，她一样要走。反正没有喜欢过她，分手也不是什么难事。”说着又从阿灿手里拿过一根烟。打火机被掀下的一刹那，阿灿看到暴露在火光里大立迷茫的神情。

“那——就没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大立玩弄了一会打火机。阿灿在一明一灭的烟头中隐约看到他表情柔和了一些。

“还是高二的时候吧，你认识我们数学老师吗？对，就是戴假发被风吹走的那个，我高二暑假在他这里补过课。你知道吗，原来他女儿也是我们学校的，文科三班，就跟你一个楼面。那时我每天早晨八点不到就要去上课，坐在一张桌子上和其他四个白痴一起做练习卷。我到现在还留着那叠纸，翻一翻，都是灰，还会有橡皮屑掉出来呢，呵呵。”

“那时候，她都是八点半起床。刷过牙就来客厅里倒一杯水。我很喜欢她没睡醒的样子。所以每当这时我就说自己口渴，就到饮水机边等着她倒完水。她的右臂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疤，有点像蝴蝶的形状。看到我过来，她总是从饮水机下面拿一个塑料杯子给我，然后微笑着走开。”

“有一次，我又借口走到她那里，她竟然开口问我是不是课堂笔记没有抄好，怎么上课说过的例题都不记得。原来她一直在注意我啊！这么想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对她说明你的能借我看一下吗？我上课总要犯困。她笑了笑立刻就回去拿了笔记给我。她的字迹很清秀，笔记也很有条理。我偷偷地留了一张作为纪念，没还给她。”

“后来开学后，我就经常往你的楼面跑，与其说是找你玩，不如说是想看一看她。她穿校服的样子很好看，不过头发留长了，看起来很像我心里的样子。再后来，我因为艺校提前招生就不再来上课了。可我还是每隔几天去次学校，为的就是可以碰到她。之前她也问过我考哪所学校的问题，听到答案后似乎很失望。其实我也不想离开她的啊。但是呢，没办法。这以后你也知道，学校太烂，怎么混也似乎混得下去。唯一可惜的是，我没有了她的联络方式，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说到这里，大立将烟头碾成扁平，沉默下来，周围静得只听见鱼跳起来的扑通声。大立蹲到铁锈斑斑的长凳上，双手抱住膝盖轻轻摇晃。

阿灿不知道是表示惊奇好还是安慰重要，就还是维持原状坐着，顺便把压在大腿下的手拔出来，它由于被忽视而显得有点麻木。隔了半晌才说：“缘分这种

事,也难说得很……以后无聊不妨来我学校玩。对了,这个礼拜就有个徒步行走的活动,有兴趣?”大立耸了耸肩:“无所谓啊,反正没事就去吧。”阿灿点点头,跳下了栏杆说那好吧,到时候 CALL 你。说罢,打开一罐啤酒,仰头喝了几口,看到头顶的云片飞速地移向远处。

三

本来,会关注广告同时又很无聊的人数量巨大,但是这次徒步行走的路程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以至于大多数人只是对着广告窃笑了一番后就离开了。“当然,你走不动了也可以打车回学校,我们不会强制。”原子达利如是说。可是半夜三更的,浪费几十块车钱,冒着被辅导员发现的危险赔上精力无数,这怎么听也不像一件划得来的好事。因此,在集合的学校茶坊,阿灿只看见几个犹豫的家伙,大立倒是来了,颇有兴致地和漂亮的服务女生聊着天。原子达利六点的时候准时到达,身后跟着一个女孩,微带跳跃地被他牵着过来。

“是她?”阿灿一呆,心想。

“是她!”这是大立的声音。怎么这么沙哑?与此同时,他看到女孩右臂上的蝶状疤痕在月光下静静地伏着。

原子达利其实不叫原子达利,别人都称呼他阿良。阿良是在入学的一年以后费尽心机追到珊珊的,不过这一切阿灿并不知道。倘若他知道珊珊是阿良的女朋友,那他今晚情愿去听秃顶辅导员的情商报告也不会来这里。倘若他还知道珊珊就是大立的梦中情人,那么他宁可和辅导员做游戏也不将消息告诉大立了。然而一切的一切只是倘若,倘若的事情都是失策后的自我安慰。所以阿灿和大立现在只能尽量沉默寡言,无尽凄婉地踏着阿良和珊珊甜蜜的影子缓慢前进。

阿良和珊珊对每一个参加活动的人都很热情,和他们东拉西扯地开着玩笑。走在马当路的时候,珊珊是和阿灿大立并肩前行的。她对阿灿说,真没想到是你。我也没想到。嗯,那个是你朋友?怎么不大说话?还害羞啊?阿灿看看走在前面的大立,心里有点忿忿地想:女人天生都是做戏的高手。珊珊明明认得大立,明明知道大立喜欢她,却还能装做若无其事和阿良谈笑风生,而把大立狠心地扔在一边。因此当他们坐在新天地休息时,阿灿不得不把连喝两支百威的大立拉开,向珊珊和阿良告别,尽管预计的路程连一半都没走完,珊珊也并未挽留,只是微笑地与他们道了别。

穿过从前的古董旧货市场就是车站。阿灿和大立都不想回去,于是就近坐在了路边的台阶上。大立又拿出红双喜,发现打火机坏了。他一边把烟夹在鼻子下闻着,一边哼着一首阿灿从来没听过的曲子。歌词隐约听到一句:Coz I stand up, out in the crowd, you are one in a million and I love you so……

终于阿灿忍不住问道:“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生?”

大立为难地笑笑,答非所问地道:“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呀。”

“那她也不该装做不认识你啊!那么绝情!”

“不是的……,”大立缓缓地摇了摇头,“她其实并不认识我。那时我虽然常常借故走在她身边,可她根本不注意我,就算有点印象也早忘了吧,毕竟,她不是我。”

“那笔记本还有后来问你的那些话呢?”

“笔记本是她爸爸给我抄的,而且,她也没问过我要考什么学校的事。实际上,她一句话也没和我说过……”

接下去的话阿灿没听到,他也没有回答。这算是大立的秘密吗?或许日子久了,假想逐渐变成现实,连自己都不怀疑了。而假想究竟会不会变成现实?这与概率学无关,答案只有时间知道。

“可是,这些年过去了,她怎么一点都没改变呢?那个叫阿良的又怎么可能是她的男朋友呢?”

“那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大立犹豫着,最后摇了摇头,一脚把旁边的易拉罐踢开。阿灿看了他一眼,察觉到他在撒谎,于是把头埋到膝盖中间。黑暗中,珊珊的脸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出来。

“要是没有阿良,一切又该怎么样呢?”阿灿情不自禁地问自己。

四

自从那次徒步行走之后,阿灿的“星期四综合症”一点也没有呈现好转的迹象。每当在路上看到珊珊,他总是很不自然,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更糟的是阿良的出现,每次阿灿总是将想好的话硬生生地吞回去。时间一久,阿灿反而觉得碰到珊珊简直是种痛苦——不是黄连的苦,而是焦糖的苦。

这个星期四好像有点异样。首先,阿灿在课前十分钟没能和珊珊打上招呼。其次,整节课都过去了,阿灿还是连珊珊的影子都没见到。这本来不算什么希奇的事,不过人对在意的事总是特别的神经质。因此阿灿整节课都显得心神不宁,不是摁错和弦就是扫弦节奏错误。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却又不知往哪里去。阿灿

这时才难过地发现,对于珊珊的生活,他完全就是个局外人。

教学楼下车库边的超市还没关门,阿灿走到那个长得像理查·基尔的魅力老男那儿买了一串菠萝,找钱时发现他竟然只有四个手指。阿灿一言不发,刚准备狠命地咬下一口时,忽然看到台阶上坐着一个缩成一团的人影,在黄色灯泡的阴影里轻轻发抖,不过这也可能是灯光的晃动。阿灿叹了口气,人影是珊珊,他不会看错。

突然,一阵刺耳的马达声传过来,珊珊和阿灿同时吃了一惊。看向声音的来源,赫然是阿良!高高翘起的 HONDA 后座上是另一个女生,很远的地方也看得见她的冰蓝色眼影。她搭着阿良的腰横坐着,荷叶边的裙摆在风里滚动,仿佛一小朵浪花。很奇怪,珊珊仅仅看了一眼就把头低了下去。好像不在意,肩膀却抖动得更厉害了。

阿灿慢慢地挨了过去,在她身边坐下。隔了很久,珊珊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眶和鼻尖都是通红的。她冷冷地说:“你看到了?”

阿灿嗯了一声,又补了一句:“下课了,我正好下来。”

珊珊没听见似地接着说:“随便他吧,我不想再管了。”

“你不要这样。以后……还有机会。”

“以后?他根本不在意我!没人在意!”

阿灿的脑海里浮现出大立在人工湖边温柔的表情,“有的!只是你不知道。”

“哦?”

“真的!”

“是你吗?”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你咯。”

阿灿笑了。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卖菠萝的右手只有四个手指。”

“真的啊?”

“你可以试试。”

但是珊珊没有去试。她和阿灿在深夜十一点沿着学校的外环路走了一圈,一圈,再一圈。他们各怀心事,却都想起了5月12日黑夜疾走在马路上的片段。那一瞬间很有可能在这一瞬间被固定在两人的脑海里,消除不去。而此刻的巨大星空,无疑比任何3D电影里的星空都要感人至深。

五

回想那天大立三更半夜的一通电话,阿灿还心有

余悸。大立本来就是冲动的人,更何况他并不是真的想忘记珊珊。因此当他要求阿灿再一次帮忙约珊珊时,阿灿还是答应了。再拨电话给珊珊,舌头却不听话起来。珊珊仿佛很高兴阿灿能打电话,对于大立是否出现也被省略到次要的位置。阿灿倒在床上,玩弄一个蚊帐的钩子,心脏无力地跳动着。

约定的那天,阿灿既不敢看大立,更不敢看珊珊。就连大立也比阿灿放松得多。直到走进黑暗的电影院,阿灿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他们在门口的小卖部买了西瓜汽水。电影不好也不坏,《新扎师兄》,照例英雄战胜邪恶,误解和信任。因为时间不对,他们被安排在小放映厅里。红色帐幔低低垂下,座位吱呀作响。“大立带烟了吗?开始前还来得及吸一根。”阿灿混乱地想到。电影放到陈冠希的妈被绑到摩天轮上尖叫的时候,阿灿也不顾珊珊愕然的眼神就说要走。越过了数不清的膝盖,他终于逃了出去。

他在炎热的午后等在车牌下期待那部公交车缓缓驶来。阳光灼热而无情,照得他无处可逃。阿灿干脆走了起来,电影院离学校很近,他不一会就走到了外环路上。为了使现在的路和那天晚上的路有所相同,阿灿选择了走在左边。然而他的右边少了一个人,白天与黑夜的差距也不是12小时这么简单。

“天黑了,大立会送珊珊回家吗?他要怎么说呢?”阿灿走到花圃边缘的时候忽然想到。固然,他希望大立可以对珊珊说,但要是珊珊真同意了的话,他一样要处于无可回避的失落境地中。最好……最好……最好怎么样呢?“最好我当时就被猪头四拉走,一眼也看不到那张广告,每个星期看见珊珊,每个星期和大立打桌球。”

每个决定都要改变一些事,又或者决定就是为了改变而存在的。只是当时阿灿并不明白,因此,他只是找了尽量多的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并尽快结束目前这种无谓的行走。当务之急是要睡上一觉。醒来,一切就都好了。

六

很久以后的某天,阿灿想起大立那晚打来的电话,他仍然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电话线的那头沙沙作响,大立声音含混不清。“她说一个人可以这样地记住另一个人让她很感动,只不过那只是感动,不是心动。我不是那个使她心动的人。”

阿灿闭着眼睛握着话筒。里面只有一些噤噤错错的声音。他怕一开口就被大立听出他情绪不正常。然而大立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不说了。然后,电话挂断了。

也就是那天,珊珊买了一个菠萝等在阿灿的楼

下。阿灿不敢问她电影散场后究竟与大立说了些什么。尽管他在晚风中嗅出塑料袋中那颗稳如泰山的菠萝里有百分之九十九令他心动的成分,可那致命的百分之一还是促使他拒绝了。

“嗯?我以为你喜欢吃菠萝的咧。这个用盐水浸过了,吃了不会中毒的,你放心好了。”

“不是。那个大……”

“什么这个那个。我买得太大了吗?你没说错啊,那个卖菠萝的真的少一根手指,呵呵。”

“不是菠萝大,我说的是大立。”

“哦,你那个朋友。人挺好的,不过不合适我。”说着,看了阿灿一眼,不好意思地捋了下头发。

借着夜色的掩护,阿灿觉得自己有点像穿了防弹背心站在敌人面前,虽然安全却紧张得透不过气。当然,珊珊又怎么能算是敌人呢?可是,大立……一想到大立,阿灿又觉得有点心惊肉跳,责备自己不该站在这里。于是借口要熄灯了,让珊珊快点回去。临别时不得不接下珊珊执意递过来的菠萝。上楼时看到珊珊的信息:谢谢你。晚安。虽然谢什么不知道,阿灿还是回了消息说,没什么。

以阿灿的性格并不是爱钻牛角尖的人,然而每当他想起大立在电话里那种失魂落魄的语气他只能强迫自己不去回珊珊发来的消息。结果不难设想,珊珊的消息少了,阿灿的心情也随之麻木了。就算是吉他课,也有它结束的一天。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因素,阿灿都没什么机会见到珊珊。有时候,在下课的人潮中,尽管他一眼就认出那个上臂有蝶形疤痕的女孩,他也只是默默地闪身离开或目不斜视地直走过去。现在,他和珊珊之间仿佛有种新的默契,又或者只是一种不愿提起的尴尬。时间一长,这尴尬一点点成为习惯。

光阴本是容易打发的东西。周末的时候,阿灿还是会和大立去打打桌球,通宵玩游戏,当然更少不了大立的视听空间折磨。现在,大立的衣服更破了,因为他花尽了平时辛苦省下的钱买了把“欧维逊”的电贝司,“下一步的计划则是效果器。”阿灿想想,说:“大立,我那把琴你拿着用吧,是古典的,尼龙弦比较舒服。”

“阿灿,你说我为什么省吃俭用学电贝司?那个比我蠢一万倍的国伟都已经开奔驰混夜总会了,我为什么还穿成这样和你在这里讨论去哪买谱可以七折优惠?”

“你和他不同。”

“阿灿,你说我会成功吗?”

“那还用说。我一直看好你!绝对不是问题!”

“阿灿——”

“嗯?”

“最近见过珊珊吗?她还好吗?”

“唔,不错吧……”

七

大三的时候,阿灿有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小他一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时候坐在他身后。据她后来回忆说,阿灿的侧脸很酷,有点像刘德华。虽然阿灿不喜欢刘德华而中意梁朝伟,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女孩很仗义,在阿灿考试时差点对卷抓狂时递来了一瓶修正液,上面抄满了选择题答案。尽管阿灿相信自己不用作弊也可以及格,但他还是对女孩有着些许感激。

圣诞节前几天,他在上军事理论的座椅上发现粘着一张卡片,收信人是他的名字。拆开来看,上面写着:圣诞快乐!想看看你正面的样子可以吗?署名是:马哲课坐在你身后的人。

虽然女孩的脸也不能记清,阿灿还是给那个手机号发去了信息。那一瞬间,竟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平安夜的晚上,阿灿与她第一次约会。他们没有步行,而是坐BUS回学校。在快到站的时候,阿灿看到珊珊。她坐在那家生意好到爆棚的川味火锅店和朋友吃火锅。尽管玻璃窗上又是热气又是圣诞老人的喷漆,阿灿还是毫不费力地认出她。她在大笑的瞬间也看到阿灿。有那么一秒钟,他们透过各自的玻璃窗互相看着对方,直到BUS飞驰而过。女孩坐近了些,指着远处说:“真好看!”阿灿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超市门口的树上缠绕着五颜六色的小彩灯,亮一亮,暗一暗,此起彼伏。阿灿握了握女孩的手。

日后他也许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怀念考试被美女挺身相救的时光,常想起的倒是车库里珊珊哭得红肿的眼睛,还有那盏像缺氧的气球一样的灯。

年底时,阿灿在一家新开的电器城门口看到大立。寒风中他只穿了单薄的黑衣黑裤,右臂圈着白色闪带,头发烫卷了,脸也涂成白色,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模仿MICHAEL JACKSON大跳太空舞。舞姿火爆热辣,围在下面的外地人目瞪口呆。一个主持人模样的女孩问道:“大家说,他跳得好不好啊?”无人回答。女孩不死心,又把话筒对准人群:“如果觉得好,大家给点掌声好吗?”人群竟然散开了些。阿灿抬头看大立,他的脸上既无开心也无不开心。生计总是要维持的。这样想的时候,阿灿也觉得有点忧郁了。

实习编辑 徐敏霞

写给在秋天尽头死去的一个朋友和冬天之前温暖
流失的回忆。

He falls, as well as the memories.



湿岛

□林森

Jack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女人的面孔渐渐模糊起来,没有任何灯火可以点亮这间 2003 年的房间。藏在各个角落里的五颜六色的苹果开始腐烂,桃红,墨绿,淡蓝,咖啡,橘黄,米白,碳黑,所有秀色可餐的颜色都渐渐变得黯淡起来,并出现皱纹。她的牙齿微微咬紧,面包屑从嘴角落下来,漂到舞动的灰尘里。她深爱的书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她想到了一个单词, Fall. They Fall. 她说。她的声音像秋天里一把干枯的稻草在南去的风的摇曳里发出的喃喃呻吟。

她很怕这样的时刻。自己干燥的声音生硬地响在 2003 年的房间里。所有的灯都已经打开,流泻的橙色灯光抚摸着她的苹果、书本、身体和面包,足够饱满却不够温暖。推开窗迎面而来的就是赤裸裸的秋天,她看见白得晃眼的天和天下翩然风舞的林林总总。她棕色的头发被吹起来,2003 年的秋风是如此的殷勤。她知道只要甩甩头她的长发就可以在风尖跳舞可是她没有。一分钟上风儿放弃了这个冷淡的女人。房间里擦好的书噼里啪啦地落下。被抛弃的头发奄奄一息地盘旋在她的头顶,她感觉自己是一只目光饥渴的禽兽。

她听到了声音。一分钟她觉得自己应该去开门。神经慢慢苏醒过来。她努力回忆着门的位置,然后踩着一大堆书拉开了它。男人。

她惶松的眼看到了一个鲜活高大的男人,目光炯炯,像两团猛烈燃烧的火。她的牙齿微微咬紧,她意识到她的嘴角残留着面包屑,她用舌头去舔了舔。

她听到男人叫她的名字。

请问 您是 Fall 吗

嗯
这是给您的包裹 请您在这里
签字

男人宏亮低沉的声音滋润着她周围凝固的空气,她转身去拿笔。她努力思考笔的样子,在一本一的书和一只一只的苹果中间找笔,她的心剧烈地跳动。

Fall

她听见男人的声音,转身,看见男人看着她,右手拿着一支棕色的笔。她默默低下了头,接过笔,在男人修长食指指向的空白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接过一个正方体的纸盒。

谢谢您 Fall

她看见男人消失在秋天里,或者说,两团火在风中渐渐熄灭。她关上门,坐在跌落的书上,抓起一个鹅黄色的苹果,咬了一口,开始审视那个咖啡色的盒子。

我没有其他什么可以给你,除了这个。

Jack

她的手抚摸粗糙的纸盒, Jack, 哼, 他的味道。她知道他在投递这个包裹的时候也这样抚摸过这个盒子, 并在付完邮资后亲吻它。在盒子上她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发出地的信息, 只有男人潦草的字迹书写的她的此时此刻。

给 Fall

夏街 207 号 迷宅

公元 2003 年的湿岛

56595

Jack。

她的舌头感受着苹果酸甜妩媚的汁水。

她想到了女人。女人精致的脸,弯曲的双眼,裸露的唇。Jack。她喃喃着。她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是一个孩子。婴儿。塌塌的鼻子,髻髻的棕色的头发,胖乎乎的小手,淡淡的奶味儿,雪白的柔软的肌肤。男婴。小 Jack。她把她的手插进自己茂密的头发里,看着那个孩子。盒子里还有一份使用说明。她阅读,然后撕碎。

你当我是回收站啊

她咆哮。

她的声音像一把干枯的秋稻在南去的风的摇曳里发出的喃喃呻吟。

Jack。Jack。Jack。

二

好吧。

我看着那个小东西。手指在徘徊

徊了十分钟后终于抵达了那块柔软的肌肤。

Jack, 我恨你。

我已经很久没有抚摸人体了,除了在深夜抚摸自己干燥的肌肤。手触到婴儿皮肤的刹那我想起了 Jack 柔软的小腹,深沉狂野的呼吸,凌乱的头发和眼睛里的烈火。那个刹那汹涌的意象和鲜活的刺激让我下定决心使用这个孩子,我要让他血红的小嘴吮吸我的乳汁,我要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抱着他,感受他平静的呼吸,在阳光光临这座岛的时候把他舔醒,然后亲吻他,抚摸他。我的浴缸里面放着可以吃到 2004 年秋天的面包和苹果,我需要把它腾空,放热水给这个婴儿洗礼。我需要一块毛茸茸的干净的毯裹住他的肌肤,我还需要一张可以摇动的婴儿床,一块蓝色的小枕头,一个奶嘴,一顶帽子,还有一只他可以抱的娃娃。我意识到我需要定购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想到了电话。我有吗? 如果有在哪里呢? 还有号码,打到哪里? 问题一下子汹涌了起来。我爬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最后在一只腐烂的红苹果旁找到了我的手机。我先打了 119, 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耐烦地说小姐这种问题请你打 114。于是打 114, 告诉那个接线员我要买 ABCDE-FG。我听到来自电话那头的女人的巨大的“啊”,好一阵之后才听到电脑的声音,杰克森 Jackson 婴儿用品专卖,88-66-66-88-86-86-688。我找不到笔,在电脑迟钝的声音第二遍重复时居然强记下了这么长一串数字,在拨通专卖

写给在秋天尽头死去的一个朋友和冬天之前逝去的

流星的回忆。

He falls, as well as the memories

电话的一刻感觉自己的小腹里一股温热。

您好 这里是 Jackson 婴儿用品专卖

啊啊啊 你好你好 我需要订购一些婴儿用品

好的 请问您的姓名

我叫 Fall F-A-L-L

Fall 女士好 这是您第一次光临 Jackson 婴儿用品专卖 希望我们的服务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请问您是给您自己的孩子订购吗

啊啊 是的吧 我的孩子自己的

请问是男婴还是女婴 多大

男婴 它 它马上就要出生了吧

好的 Fall 女士 请问您需要什么

一块毯 软的 毛茸茸的那种 一张摇床 一块小枕头 一个奶嘴 一顶帽子 衣服 开裆裤 勺子 袜子 奶粉 维 E 维 A 蛋白质粉 婴儿沐浴露 爽身粉 布娃娃 水果汁 还有你们有那种可以握在手里摇的铃铛吗

有的 Fall 女士 请问布娃娃您是要北冰洋恐龙还是搞笑兵马俑

北冰洋恐龙

好的 Fall 女士 请问您的地址 夏街 207 号迷宅

好的 请问您在哪座岛

湿岛

哪一年的湿岛

2003 公元 2003

好的 Fall 女士 您的地址是 A.D.2003 年湿岛夏街 207 号迷宅

对吗 你要的东西是一块毯一张床 一块小枕头一个奶嘴一顶帽子衣服开裆裤勺子奶粉维 E 维 A 蛋白质粉婴儿沐浴露爽身粉水果汁一

只北冰洋恐龙和一支摇铃对吗

是的

好的 Fall 女士 您总共需要付 32111 元 请问您是在线付款还是 现金付款

现金

好的 Fall 女士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您要的东西送到 2003 年的湿岛 感谢您选择 Jackson 婴儿用品专卖 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我为您做的吗

没有了 谢谢 哦 对了 喂 喂 嘿 喂

我忘了告诉她我还需要一些 尿布,显然显然。

等货的过程中我开始收拾我的迷宅,自己蜗居的场所混乱得一塌糊涂。(这个过程中我无数次地转眼去看那个盒子里的小家伙。我的心脏很久没有这么卖力地跳动起来。)我发现了苹果的腐烂,把它们一只一只地丢出窗外。五颜六色的苹果,我现在都不需要了。我把浴缸反复擦拭干净,烧滚烫的水,我需要先清洗自己,然后再去面对那个孩子。我的孩子。Jack 给我的孩子。入水的那一刹那,干燥饥渴的肌肤被汹涌的热水包围刺痛,我的身体开始大口喝水。头发在水中疯长,雾气蒸腾中我看到了他的脸。

Jack. 我恨你。

Jack. 我们那么多那么多的夏天。

三

那个夏天他逃到了 2003 年的湿岛,带着满身的少年的鲜血。女人的影子在他的眼前翩然起舞,他根本无法摆脱。女人精致的脸,

弯曲的双眼,裸露的紫红淡绿的唇,咖啡色的头发。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灵魂淹没在女人妩媚的笑容里,在她对他微笑的时候。除了那张脸,他什么都看不见,直到他抱着少年流血的身体爬上湿岛的海滩。那一瞬他意识到自己看到了白色的玫瑰,湿岛海滩上大片延伸的白色的玫瑰,那些含苞欲放的花朵掩盖了那张脸,它们在湿润的空气中轻轻摇摆,诉说着风的南下,苹果的成熟,少年的哭泣和男人的沉默。他把少年的身体放在柔软的沙里,少年的眼睛是睁着的,绿色美丽的眼,瞳孔放到最大,湿润深邃。在玫瑰的私语里他开始流泪,Green,他叫少年的名字,抚摸他的脸。

弟弟 我们回家了 我们回湿岛了

Green 你醒来吧

你还活着对吧

你看着我好吗

你可以原谅我吗

你可以涅槃吗

少年的胸口血流如注。他把少年的身体抬起,放进湿岛平静的海水里。入水的那刻他听到了苹果落地的声音。海水变得深红透蓝,他跪在岸上看着少年沉到无尽的深蓝里,他看见那双绿色的眼慢慢闭起来,他呜咽着唱起那些送灵的挽歌。他想到了一个单词,Fall. So he falls. 消失消失消失消失。

消逝在湿岛深蓝的海里。

转眼他看见身后成千上万的白玫瑰都绽放了。他知道自己罪不可恕。

在哭泣的湿岛浑身冰冷的他看见了 Fall。她棕色的长发在风中翩然飞舞。她的笑容让他感到平静温暖,像海水的流淌。在她蔚蓝的眼睛里他看到了 1993 年的湿岛,他和她走过一棵棵秋天的苹果树。他给她摘下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苹果。她的手捧着那些苹果,看着他清澈明亮的眼腴微笑。十七岁的秋天他亲吻了她的额头。那个傍晚她的脸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苹果,年轻的他第一次产生了品尝的冲动。当这一切像南去的风一样吹向他成熟幼稚的脸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回到了柔软的原点,回到了湿岛就是他整个世界时的单纯美丽。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再也看不到弟弟淡绿的眼睛,再也不能亲吻 Fall,他成了一个杀手,因为他再也摆脱不了那个女人,那个来自上岛的目光妩媚的女人。

四

遇见女人是在 2004 年的上岛。那个夏天他的背包空空如也。他看着上岛五光十色的城市灯光久久不愿离去。他是苦行的王子。他有高大的身体,沸腾的热血,英俊的面孔,深邃的眼睛,性感的嘴角。他的胸口澎湃着抱负、理想和年少的狂野。他的出现让上岛上的女人发疯。每天他都可以看见被他外表捕获的女人飞蛾扑火,继而沮丧疯狂。他发现,在上岛,他是一个杀手。他不能理解这里女人饱满的欲望,他也不能接受因此靠近他的女人们。他知道在美丽的湿岛有一个叫 Fall 的女子等待着他的归来。他和她一起长大,他为她闯荡上岛,他要为她筑造永远的幸福。在

上岛寂寞漫长的黑夜里他和他的弟弟交谈,Green,少年淡绿湿润的眼睛总让他看到湿岛成片的苹果树和透蓝的海。他因此冷静而理性地朝着梦想前行。

当秋天来到的时候,他在上岛依然只有小小的角落。他听见南下的风的声音,他想到 Fall 和故乡,他想到自己离开湿岛时描绘的蓝图,他开始变得烦躁和空洞。除了少年的声音,现实已经不能让他变得平静温暖。这个时候那个咖啡色的女人出现了。她浑身燃烧着火。那个夜晚他的身后是上岛燃烧的灯火和上百个寂寞寒冷的黑夜。她穿着白色的衣服,裸露着锁骨,用紫色的眼睛看着他,告诉他,我好冷哦。然后她走近他,抱住他。那个时刻他感觉全身被她点燃了。他的眼睛开始燃烧起来。当女人看见他深邃的双眼熊熊燃烧的时候,她紫色的脸发出一个微笑。这个微笑在瞬间重设了他全部的密码。女人的声音就像一缕缕妖娆盘旋的 MILDSEX 的烟,所到之处一切狰狞缭绕,他的感官,他的回忆,他的周遭,他的轨迹就在女人的微笑里慢慢模糊,变形,钝化,妖魔化,除了女人的笑,女人精致的脸,弯曲的双眼,裸露的唇。女人让他和她在冰冷的江边整夜地跳舞,在他筋疲力尽的时候吮吸他的鲜血。所有的清醒都湮灭在女人紫色的微笑里。他的身体饮鸩止渴欲罢不能。只有在面对少年的时候,他的火才可以被控制,水火交融的瞬间他惊讶地发现他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岛屿并淹没在一口糜烂粘腻的井里。

回湿岛 Jack 回湿岛 你被魔鬼控制了 你的眼睛里有火 想想

Fall 想想你的梦想 她不过是在吸你的血 Jack 回湿岛 离开她 不要与狼共舞

少年的声音敲击着他周围的空气。少年湿润的眼成为女人巨大的威胁。女人在一个夜晚试着用同样的手段点燃少年的火。当她裸露着锁骨站在少年面前的时候,女人感到自己被一片深邃冰冷的海水包围。她狼狈地逃开,并在午夜钟声响起时刻决定喝少年的血。

那个夜晚,女人的手轻轻划过他的小腹,红色的眼睛挑拨着他眼睛里的火,如烟的声音响起。

Jack 我被你的弟弟侮辱了 那个小男人是什么东西

他燃烧着把匕首刺进少年的胸膛。

当冰冷的刺刀戳穿跳动的心脏的时候,他的手感觉到了一种柔软。在少年飞溅的热血中他看见了一双绝望无助的眼,在扩张的瞳孔里面他看到了一片深蓝的海和他的湿岛。他的火瞬间熄灭。湿岛。有大片站立着干枯稻草的田野和垂吊着五颜六色苹果的乔木的岛屿。他的故乡。他的心灵里唯一一块没有被女人控制的地方。那里有善良美丽的人们。岛边的沙滩上盛开着无尽的白玫瑰。他的眼睛里流出了岛边的海水,和他弟弟的鲜血。他裹着少年流血的身体逃到了 2003 年的湿岛。

五

Fall。我在湿黑的角落里看着你的微笑。你是那么动人。我是那么渴望爱你。可是,我不可以。我知

道那个女人还控制着我。我的双眼随时都可能燃烧,随时都可能杀戮和伤害。只要看见她的眼我就会拜倒在她紫色的裙角下为她捧上任何她不喜欢的血。Fall。我是那么爱你。我希望和你在湿岛上共度一生。可是我已经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杀手了,你看见我的弟弟沉入湿岛平静的海里,他的血染红了湿岛所有的海岸。是他如注的鲜血和你湿润的眼睛浇灭了我眼睛里的火。可是那个女人有着让我无法解脱的微笑。她任何时候都会来到这里,2003年的湿岛。我不想伤害你。我也不配你。我只剩下我的躯体和只有在湿岛上还湿润着的内心。我一直遥远地看着你的微笑,一直默默地出现在你的身边。在湿岛淡蓝墨绿的夏天。在你的声音里我找到了安慰。你的声音让我想起秋天的田野。是那种风快速地吹过,干枯的稻草被抚摸时发出的呻吟。

Fall。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你对我的爱。它美得我不能承受。我是一个被捆绑的奴隶,我只能遥远地看着你的蓝色的眼神一点点地深入我的内心。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内心的湿岛,看见不停掉落的苹果,看到弟弟淡绿的眼睛。Fall。怎么会是这样?我为什么要离开湿岛,为什么会投入那个女人的怀抱?为什么我会饮下她唇边的烈酒和她共舞到天亮?Fall。只有看到你的时候我才可以得到内心的一点点的安宁。只有看到你的时候我才可以忘记那张脸,那个极限杀伤的微笑。Fall。你足够湿润可以熄灭我内心所有的火种吗?Fall,我可以用你的身体去挡住舔烧我心中的烈火吗?

Fall。我爱你。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心中流淌着一片蔚蓝色的海。让我永远在黑暗中守望着你的蔚蓝吧。

Fall。你可以理解我吗。Fall。你可以拯救我吗。Fall。你可以征服我吗。Fall。你可以解放我吗。

Fall? Fall! Fall……

六
在2003年的湿岛,湿黑的夏夜里他告诉了她他的逃亡。她感到周围高大的树上青涩的苹果不停地降落。星光下她看着他美丽严肃的脸,流下了湿岛殷红蔚蓝的海水。她看见他的脸被海水打湿,浸润,她亲吻他干燥柔软的嘴。那一刻他想到了苹果。They fall. So they fall, he and she.

H
E
Y
F
A
L
L

Fall 我不可以爱你 她要来的 我会手刃了你的

Jack 想想湿岛 想想 Green 淡绿的眼睛和他的血

Fall 我有什么资格用你的眼泪去浇灭撕咬我的火

Jack 我爱你 你知道吗

Fall 可是 你不是她的对手

Jack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Jack 我们会在一起 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的哭泣可以熄灭你所有的火 她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Jack 你被控制了你知道吗 你要勇敢 Jack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他紧紧抱住她。他在她的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哭泣。那个夏天。那条叫 Summer 的甜蜜湿润的街。迷宅。他每次去的时候都给她一个苹果。她的房间堆满了各种颜色的苹果。2003年的湿岛。他的眼睛与身体越发地潮湿,她的微笑越来越深地抵达他的岛屿,那张脸越来越模糊。很快,秋天就会来。The fall is coming. 就会有结果。他把他的手插到她流淌的棕色的头发里,深深凝望她的脸。他决定进入她。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就可以在孩子最平静的眼神注视下把魔鬼交还地狱,让自己的灵魂回归。

七
然而。
是的,然而。

八
躺在迷宅沸腾的浴缸里,我的皮肤大口大口地喝水。我是那么的饥渴。Jack。我恨你。你什么都没有给我。除了遗憾,仇恨,痛,麻木,惊恐,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我是那么渴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可是。那个夜晚。当秋天光临 2003年的湿岛的时候。在我们拥抱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变得足够湿润。我听到了红色苹果落地的温暖的声音。我甚至听到了婴儿坠地时的哭泣。我渴望着你吻我。可是。为什么所有甜蜜的梦都会粉碎在光明将至的黎明。我突然感觉

到你滚烫的肌肤。你的此起彼伏的狂热的呼吸。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燃烧的火。Jack! 我惊叫。可是你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我的身后出现了一只火红的紫狐。女人。女人精致的脸,弯曲的双眼,裸露的紫红淡绿的唇,咖啡色的头发。

Jack 想想湿岛 想想 Green 淡绿的眼睛和他的血

Jack 抱着我 让我的泪水熄灭那些紫色的火

Jack 想想我们的孩子

Jack? Jack! Jack……

我在蒸腾的雾汽中又看见了女人的脸。那张脸。是的。就这样看着你,挑逗的,狂野的,充满鄙视的。那一天我的身体的水分都被她遍身的火蒸发掉了。我听见如烟的声音对 Jack 说,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呢?我好冷哦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和这么下贱的女人在一起呢?我看见我的男人向她奔跑过去,跪倒在她的裙角下,亲吻她的手。我看见他凝望着她弯曲的双眼,裸露的唇。就是这个女人让他和她在冰冷的江边整夜地跳舞,让他把匕首刺向他的弟弟,让他为了她的微笑捧上流淌的鲜血。

我知道这次轮到我了。

他转身,拔掉湿岛海滩上绽放的白玫瑰,转向我。Jack! Jack!? Jack!?! 他的眼睛里燃烧着的火灼伤了我的双眼。我的眼睛开始流血。我再也看不到他眼里流淌的海水。他用所有的玫瑰刺向我。玫瑰锋利的刺在一瞬间划破我湿润的肌肤和弯曲的身体。我的血液和海

水被迅速地抽空。我看见他拿着血色饱满的白玫瑰走向那个女人。从此万劫不复。

这就是我爱的男人吗。

Jack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Jack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想到这里我的胸口又起伏起来。我的身体渐渐回复人形。我的舌头蠢蠢欲动。我要亲吻那个孩子,就像吻 Jack 那样。他现在应该睡在那个女人的脚下吧,为她端上最血的红酒吧,和她整夜舞蹈吧。Jack。我恨你。我在浴缸里翻滚挣扎。我!恨!你!

你听到了吗。

九

她裹上一条毯子,打开迷宅的门。男人。鲜活高大的男人,目光炯炯,像两团猛烈燃烧的火。她的牙齿微微咬紧,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非常湿润。

Fall 请问您是 Fall 吗

是的

这是您通过电话向 Jackson 婴儿用品专卖订购的方毯摇床枕头奶嘴帽子衣服开裆裤勺子袜子奶粉维 E 维 A 蛋白质粉婴儿沐浴露爽身粉北冰洋恐龙水果汁手摇铃铛 因为您的购买金额已经达到白金会员要求 我们特意为您配送了一张尿布 请您查收后付款签字 一共是 32111 元 谢谢

她转身去找笔。又转回来。她

知道男人火红的眼睛正看着她,右手拿着一支棕色的笔。

她把跌落的书都码到地板上,在上面放上摇摇床。她拖了地板,关上窗户,把灯光开到足够明亮,铺开那块毛茸茸的毯,烧了开水,组装好北冰洋恐龙,把衣服帽子袜子和开裆裤都摊在她的床上。她放掉抚摸过她的水,重新冲洗了浴缸,放上三十六度五的水。然后,她从盒子里抱起那个孩子。她的手眼和胸膛变得无比湿润。她把它放到水里。入水的那一刻她想到了一个单词, Fall。 So it falls。她看见湿岛的海水慢慢浸润着它的肌肤,慢慢地进入它的身体,它的血液,它的眼泪。她在等待它的哭声,等待它哇的一声哭出来,湿岛的海水从它的眼泪里流出来,这样她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她和 Jack 的孩子。这样她就可以让他血红的小嘴吮吸她的乳汁,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拥他入梦,感受他平静的呼吸,在阳光光临这座岛的时候把他舔醒,亲吻他,抚摸他。这样她就可以把他养成一个高大勇敢的男人,她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是谁奴役诱杀了他的父亲,这样有一天她就可以看着她的有着湿润明亮眼神的孩子用剑摘下魔鬼妩媚狰狞的面具,熄灭那个女人的火。她凝望着水中。她想到了湿岛湿黑的夏夜。Green 淡绿的眼睛和微笑。那些坠落的五颜六色的苹果。她想到了她的 Jack。Jack 柔软的小腹,深沉狂野的呼吸,凌乱的头发和眼睛里的烈火。

在 2003 年的湿岛,她等待着它的哭泣。

责任编辑 周佩红

萌芽·2005·3 31

好

兄弟

□花
儿

我们的宿舍光线少，味道多，像极了老上海贫民区的情况。自从一厚摞百元钞票捐给了这所重点高中，我如愿被扔进了这里，同时被扔进了这惨兮兮的宿舍。

我现在正躺在宿舍的床上，翘着裹得像棒棒糖一样白白胖胖的脚，嘴里衔着像裹得白白胖胖的脚一样的棒棒糖，脸颊上倔强地被糖球撑起一个小包。小A说我这副模样很卡通，像小樱。只有小A这样无耻的人，才会如此这般地落井下石。

小A住在我家隔壁，打小被誉为神童，附近的阿姨说，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手里就攥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惊讶于小A妈妈超凡的生育能力，生一赠一。从小大伙就习惯拿我俩比较，结果我被比得雁过斜阳，他被比得春光灿烂，可是小A也是骑着一大摞钞票进来的，小A解释说，当年的录取通知书现在不适用。众所周知，小时候种下的情绪有一种无法撼动的固执，于是我讨厌小A，是他害得我的童年黯淡无光。我不能原谅他。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一直一直就像牙刷和漱口杯。分配宿舍那天，小A穿得很张扬，他说这叫才华横溢。果然，他溢得满身都是：头顶西部牛仔帽，上身海盗服，下穿大运动裤，脚踏木屐，背着一把吉他，可气的是脖子上还挂了把笛子（我多么多么希望他学的是钢琴啊），谄媚地站在班主任旁边，和她说说笑笑。

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像是修女和私生子。他和班主任拼命套近乎是为了以后犯错误还请老师多多关照，我最看不惯这种世故和城府，也学不来，所以我一直比他矮半头，像一个不经事的小孩子。但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还算是颇为管用的，起码我们逃操班主任不会有过多的指责；当班里有什么任务时，我们也可以耍大牌不必参加。狼比狮子更容易获得猎物。

我们在一个班，然后我就无可挽回地和小A分在了一个宿舍，我一直被他阴魂不散地缠绕。刚住进宿舍他就不老实，而且还拖上我。那天我们打完篮球，小A抱怨宿舍太远，经他提议我们去其他宿舍找水喝，然后去餐厅。我拗不过他，就跟着他溜进一间空荡荡的宿舍，我很心虚，因为一旦有人进来我们肯定会被当成小偷严肃处理，水从饮水机里汩汩流出，我从没觉得水流得这么慢，当水被我几口吞下后，我提醒小A快走，免得出麻烦。他却一摆手，哪有这么巧。然而无巧不成书，书又多到读不完的境地，所以碰巧的事也多，正好有一戴眼镜的哥们儿进来，我想这回死定了。可是小A慢悠悠地转过头，冷峻地盯着他，然后愤怒地大声说，你哪宿舍的？

那哥们儿被小A的阵势吓得一愣一愣的，眼神涣散，吞吞吐吐地说，这不是111宿舍吗？

小A表现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这是111宿舍！？对不起走错

市部十部... 部部... 部部...

了。他边装作看门上的数字边夺门而出，我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头，心里满是佩服。可是我们想错了，别看那哥们儿长了一副学生的面孔，反应还够快，一把抓住我们，报告了值勤老师。结果因为没丢什么东西，以我们向111宿舍道歉告终。这次丢了大脸，小A还有脸说不打不相识，可见他脸皮的程度。他就是这样一直拖累我，我却一直渴望像他一样张狂，充满活力。

小A想着成为一个文学青年，这一点和我一样，而他想成为作家，我不想，这就叫同途殊归。然而小A的路远比我坎坷，我只是手里窝着东西发不出去，而他是发出去后负文责。他说他小时候写过一篇自认为不错的小说，里边有一句极其经典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发表之后被评论为，抄袭不加修改，引用不加引号。他说他现在都不知道抄袭了谁的作品，而且一脸无辜受害者的样子，我很惊讶，我想他果然是神童。

我对他说，我从不引用，引号破坏美感。

他说他也是。

他老是跟我学，而且卑鄙到装得比真的还像。

又有一回小A的walkman被学校没收了，让我着实高兴了一回。可他反而大肆吹嘘，他是为了让大家享受课外生活，才蹲在厕所里用公放的。然后愤愤然地说，老师没收他walkman的时候，刚才

还跟着音乐哼哼的满厕所人一声也不吭。听的人都觉得崇高，也都愤愤然了，我知道的是小A也一声没敢吭。

让我欣慰的是小A还蛮讲义气的，起码在我受伤卧床的时候他会逃课在寝室里陪我。他就坐在我的床上给我念书，念《三个火枪手》，他的声音很亲切。我竟阴差阳错地感动了，就像我阴差阳错地进了校篮球队，我们班阴差阳错地在校际篮球联赛中赢得了头名，然后我又阴差阳错地抱着吉他在联欢会上一唱而红，而我写的东西却阴差阳错地一筹莫展。令我悲哀和无助的是，就连我所谓的爱情都是阴差阳错。以小A为首的我那帮狐朋狗友怂恿我说，文学青年哪能没个灵感女神？我当时纯粹脑袋进水，竟然觉得有道理。事后发现原来走了狗屎运。

根据惯例高中要找对象，一嘛有钱，二嘛有才，三嘛有脸。我摸摸口袋，又摸摸脸蛋，什么都没有。小A摇着咸鱼脑袋，说，找不着好的，你就找个惨的吧，总比没有好。我不知道所谓惨点的是何等程度，我知道的是小A又要阴我。

其实小A之所以比皇上还急，是想看看我的身价，为他以后的行为积累经验。

根据他空前绝后的审美观，给我瞄上一个比较般配的，说实话那女孩很清纯的样子。在我被他们以绝交逼着去表白的那天，当然也是小A预谋的，我因为没经验激动



得五体投地，我稀里糊涂地翻开电话本，拿起话筒，拨完号码，我的脸开始发胀发热，就像热气球一样，身体也配合着轻飘飘的，想起白沙集团一句广告词，那一刻，我飞了起来。我心里在叫，快接吧，要不然我就飞过万马奔腾的绿色原野，晒爆在太阳之下了。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我摒住呼吸，浑身冒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才发现，我们总是抱怨事情发生得太慢，而真正事到临头却一点招架的力气也没有。

喂。我鼓足勇气，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是阿奇，我喜欢你，请做我的女朋友。这几句话我用不同的音



调练了好久，感觉像极了背台词，但是这一次的音调却和以往的都不一样。

我像做了错事一样慌里慌张地说完，挂了电话，心情像完成了一项惊天动地的任务一样豪迈。

事后我发现我真的做了错事，我拨错了电话号码，真讽刺。

我打到了菠萝家，菠萝放在我们班里是班花，放在学校里是校花，放在市里就什么都不是了。尽管这样，也是我这等小辈高不可攀的，这回换我着急了，而同宿舍的混蛋笑倒一片幸灾乐祸地骂我没经验，小A不仅不为妖言惑众残害无知青年而惭愧，反而用古怪的声调冷笑着说，等吧。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叫我等着被拒绝。我发现人在得知自己命运之后所表现出来不是慌张恐惧和类似的情绪激动，而是超乎想象的镇静，我认真真地去等。

如果能被顺利拒绝我会很高兴，然而更讽刺的事情戏剧性地发生了，菠萝竟欣然同意了。

事后总结成功的经验时，那帮之前幸灾乐祸的混蛋谦虚地围在我的床前，请教我和菠萝说了什么，以至于一句话就简简单单地搞定一校花，他们觉得这句话肯定经典。

我说，没什么特别的。

我说的是实话，然而却没人信。

别卖关子了。他们如饿狼一般摇着我叽叽喳喳，使我觉得很惭愧，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地挣钱供他们上这所重点，而他们上学没有积极性，反而跟我如饥似渴地学泡妞。

就一句话……

快说，快说。

请做我的女朋友。

啊！他们面面相觑，表情狰狞古怪。

我转过身去说，我要睡觉了。

他们跑到一旁彻夜研究这句话，我更感惭愧。小A却反常地背过身子躺在床上不动。

第二天，得出了相当有文采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做些什么的时候，生活就在阴差阳错中进行下去。

事实上在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心里更是无轨迹的空虚。在那些想有作为而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们就逃离学校，其实我们本不想逃学，可是一张张不及格的卷子如苍蝇般飞来的时候，我们无法面对，老师们严峻的眼神让我们都觉得自己这儿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而他们对待那些好同学目光更多的是温柔。在老师眼里我们都是特殊人物，所以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信手给我们准假条。我

们拿了条就走，也无话可说。他们给我们唯一的评价是：活得很潇洒。但潇洒并不等同于快乐，我们就在时间的缝隙中寻找我们的快乐，然后发现炸出来的是一寸一寸的痛。我和小A嚣张地抱着篮球满大街找人挑衅，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是一种自欺式的逃避，当你朦朦胧胧而又无能为力地看着青春的时辰在眼睛滑过，你会感到一种压迫的罪恶感和悲哀，以至于不敢回首俯视那滚落在脚下的岁月，想一种寻找充实的方法，然而往往这时你会感到刻骨铭心的软弱。黄昏斜照把球场染成悲剧色调时，我们惨白的脸上不合时宜地刺入单薄，面对着空空的篮球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为之流过汗，然后是灭顶的绝望如期姗姗而来。蝉摆布成鬼脸有气无力地在叫，然后是无边无际的燥热。

我突然被K推倒，我想站起来揍他，可是站到一半我就又重新倒下了。K的一伙人一溜烟跑没了，我问球进没，小A点头说，你丫个王八蛋。他的眼中是分明的泪光，我在漫漫的和他相濡以沫的日子中命中注定地原谅了他。

我终于摆脱了阴差阳错的生活，顺理成章地受了伤。我并不快乐，其实是废话，受伤并不是我的目的。然而我不快乐却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没有目的，也就是没有理想。又然而，有理想的人不快乐，没理想的人也不快乐。总之我不想追究这种事情，因为想这种事情的后果有两种，一是看透一切成

为疯子；二是糊里糊涂成为哲人。我不想当疯子，也不是当哲人的材料，大概时间会帮我们追究一切，我们只能站在天下等待。我曾经为理想这件事问过小A，他说，别跟我谈理想，这样会让我觉得比别人少些什么。其实他有理想，就像很多孩子一样，一定是某某高等院校，也可能是作家，他也曾无意中说过他想去巴黎。他总是努力回避一些敏感的问题，以免使我更感到自卑。他总是让着我，他买棒冰时，总是很自然地掰成两半，我们一起享用；我被老师罚做值日时，他会留下来帮我做，我就骂他贱；他曾为保护我，伙同我把一个小子打得面目全非，结果在教室后面罚站好几天……

我们也会一起发誓要告别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却发现又在过着另外一种浑浑噩噩的日子。是啊，我们应该做什么？

十月一日，我和小A去了一趟济南，晚上在泉城广场有一个不非常著名，也可以说非常不著名的歌手在讲笑话。他学着用蹩脚的广东话说，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锅，锅的名字叫不锈钢，连起来念，不锈钢锅。然后台下的人瞪着眼睛看他自以为是笑得满脸是褶，浑身抽搐；然后那家伙的笑脸突然凝固了，尴尬得不知所措。

小A说，他他妈一歌手，吃饱撑的讲哪家子的笑话。

我没说话，小A也不再说话。

我们只顾闷头走啊走啊，走得很卖力气。我们都静下来想了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正当我抠着后脑

勺不知所措的时候，时间却轻易地奔去，也许谈到时间总是转眼间，我们已经高三了。

济南的树很多，因此树林也多，那天晚上，我们无头苍蝇似的撞进一片所谓的小树林。小A说树林和小树林虽然仅差一个字，但内涵大不一样，一个是泛指，一个是特定称谓。他还特地指出，读法也不一样，小树林后面一定别忘了加儿化音。他像小学语文老师一样一板一眼地说，我像小学生一样稀里糊涂地听，还听得挺带劲。我虽笨拙，但最终还是领悟了其中内涵，其间幽深，幽静，适合幽会，但并不幽雅，因为蚊子太多。说到蚊子，我不免看看小A脖子上一块不小的褐色斑点，传说某个夏天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浮躁的气息，小A闲来无事，用红花油、牙膏水、酒精、花露水兑在一起，自制了一种止痒混合物，然后涂于颈部蚊虫叮咬处，不料竟起化学反应，疼得他满屋乱窜……

我说，还是算了吧。不是因为蚊子。

小A什么也没说，就跟我一起走了。不是因为生气。

是啊，我们应该做什么？

他跟着我走了以后，结果我们标准而又漂亮地迷了路。他责备我笨，我说，你也强不到哪去。我们一起傻傻地哈哈大笑，笑得鼻子酸酸的。夜深人静，霓虹灯四处漂泊，路上车来车往，我们两个白痴似的站在马路牙子上，实际上我们就是白痴，因为没钱打车，我们在等人问路。然而白痴的我们发现了聪明人

没机会发现的事，在警察休息的时候，司机们还真敢闯红灯。

我们终于问着了路，那个长得像憨豆先生的人说，就在隔壁一条街，只要拐过去一点就到了。然而我们站在马路牙子上望眼欲穿地瞎等，这件事很有哲理性，引起我们此起彼伏的怅然，坐在房间的床上，当你什么时候喝一口白开水都觉得香甜，那你肯定狼狈透了，也肯定学会了满足，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做到了。

现在我的脚受伤了，我不敢告诉爸妈，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他们为我担惊受怕已经够多了。我想赚钱养活自己，就现在，我不想再浪费他们辛苦赚来的钱，不想再看到他们在皱纹里期望的影子。其实这是一种物质上的脱离，带不走我对他们的愧疚与精神上的依赖。

蝉已经开始叫了，我的高中生涯就要到头了，棒棒糖散发的腥甜快要化完了，窗台上的垃圾开始慵懒地闪烁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想面对。窗帘翩跹，光如丝般从洞口飘逸流转，小A伸伸懒腰继续读着，声音很亲切，听着听着我潸然泪下。

小A拿书捶我脑袋，狡诈地笑。

傻蛋，你哭什么呀？

我们是好兄弟吗？

不是吗？

我们以后会怎样呢？

一起去踢高考的屁股。

然后呢？

一直在一起呗。

责任编辑 周佩红



蝶变

□马合欣

歆

在泡面。

歆的泡面方式不像别人把面饼佐料一骨脑儿放在碗中。歆用一个小锅,将里面倒入水,放入面饼,煮好后再倒入有佐料的碗中。因为歆觉得这样有家的味道。

有家的味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升入天堂的那一年父亲便又娶了一个女人。歆叫她“妈”,却从不用“母亲”来形容。歆的心目中,“母亲”是神圣的词,不能被玷污。母亲爱吃泡面,爱用这种方式吃泡面。其实在歆的记忆中总有一幅温馨的画面:母亲将煮好的泡面端到餐桌上,热气腾腾的泡面,映着母女俩红润的笑容,画面渐渐模糊……

歆将面端进客厅,小白跟了过来。小白是只牧羊犬,杂的。歆买不起正宗的。叫它“小白”,是因为歆喜欢蜡笔小新。歆觉得小新活得很自由,很快乐,也很牛逼。但不能叫小白叫小新,否则和自己同名,所以只能叫小白。歆总是抱一堆小新的碟子,然后一张张地看,坐在地板上,边吃边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小白很识趣地趴在地上。很安静,很安静……

歆吃着面,泪流满面。

“你又这样,出来走走吧。”

“嗯。”歆放下电话。带着小白下了楼。

小C等在树下。橙色的T恤,浅蓝的牛仔裤,白色的帆布鞋,黑色的背包,灿烂的笑容。小白看到

他,欢快地跑过去。

来到游乐园,坐在长椅上,小C买来3个冰激凌,拿给小白一个。歆和小C就这样坐着,看着孩子快乐的笑脸。歆和小C从不去公园或是广场,他们向往的是有着欢声笑语的游乐园,只有从那儿,才能找到已失去的童年,肆无忌惮地笑。大笑。

“我回来了。”

没有回应,尽管知道没有回应,但歆已习惯了。小C皱了皱眉,尽管小C知道歆的习惯,但总是很地怜惜,就像捧着一缸已死的鱼,泛白的鱼肚,无论用手怎样将它翻过来,但手一放,却又翻了过去。

一缕阳光洒了进来,歆眯着眼睛感受到深秋的阳光带来的温暖。歆很喜欢阳光,有了阳光,就不会再有孤寂的黑夜了。冰箱空了。

“喂,小C。”

“嗯。”

“陪我出去买点儿东西吧。”

“嗯。”

挂了电话,歆总觉得这样做欠小C太多,然而没有小C却真的不行。

路过书店,歆不由自主地走进去看到了小时候看过的童话《彼得·潘》,想起了里面的“永无岛”(never land)。那儿很自由,是片快乐土地,永远都有晴朗的天空,明媚的阳光,和小C一样善良的人。可它叫永无岛,意味着永远都到不了。

歆对着书微笑着。不能到达永无岛,不能享受永远的阳光,却有永远的小C,永远的关怀。能永远吗?

歆将蓄长的头发扎起来,换上了休闲服,和小C一起去学校。小C是很害怕歆去学校的,因为歆在那里,会戴上面具,变成另一个人……

“石头,讲讲这道题。”

“你是猪啊?怪不得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你惹的祸。唉!听清楚,笨蛋。”

石头每次都会这样骂歆,但歆总是笑嘻嘻的,她知道石头不是真的骂她。石头是那种很阳光、很幽默的阳光男生。歆很欣赏这种男生,平时看起来痞痞的,但一正经起来,便会令人刮目相看。可毕竟,毕竟欣赏不是喜欢。

“你说聋哑学校有没有英语这门学课?”

“嗯?没有吧。”

“那我干脆去读聋哑学校算了。”

“呵呵,笨蛋。”

石头的英语很差,可惜就算选择了理科,也不会摆脱掉英语。石头总是异想天开,胡思乱想,希望有哪个高等院校不需要懂英语的。

“唉,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我去抢饭了。”说着就跑了。

歆望着石头的背影,笑了。

“我回来了。”歆和小C开了门,小白跑了过来。小C把小白的

怒放

□支翔

我理想中的归宿应该是在某个极端的高潮，在竭尽全力的嘶吼中消失，如同烟花在最高点绽开。因为我相信，有些美只有在毁灭中才能发挥到极致。

十八岁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那时张国荣还没死，何勇还没死，世贸大厦也还“健在”。陨子，贝克也还都是处男。总之，如同倒回的录像，总让人感到些许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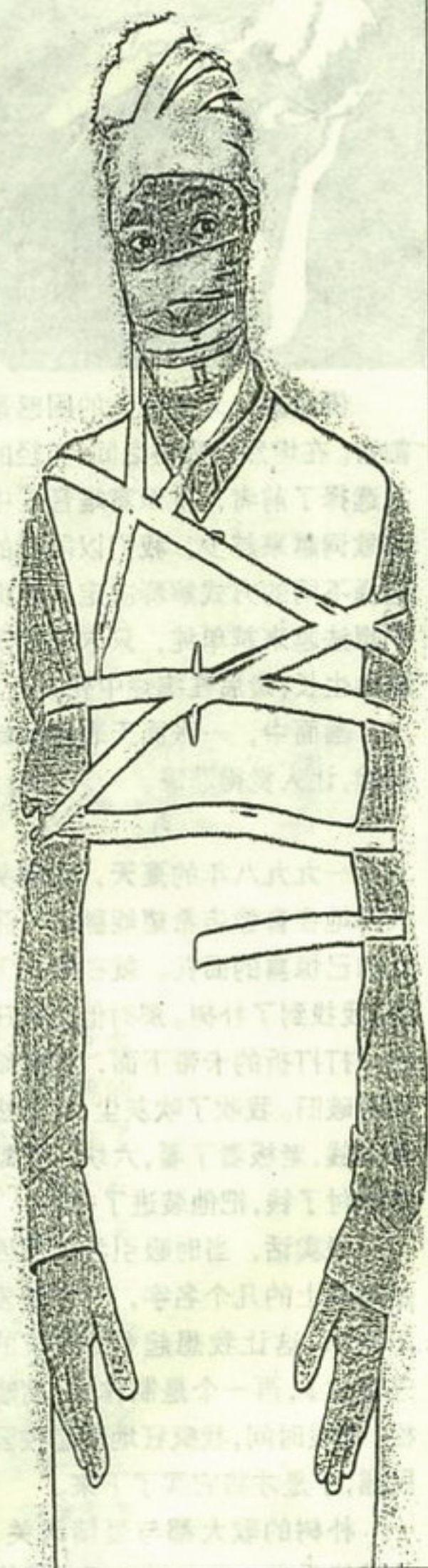
事到如今，我总会想起那些日子，许多事是靠人联系起来的，许多人又是靠事牵扯出来的。高中的三年是我们疯狂生长的三年，而最后的高考就是仲夏的开放，许多人在花团锦簇中炸开了前途的胚芽，而我，则是在偏执中达到了顶峰并尸骨无存地怒放了一回。夏天一过，尘归尘，土归土，生活中新的轮回又将继续。

母亲在电话中说：你不知道高三时你自信到什么程度了！我不喜欢将那段时间称之为自信，应该是“自醒”，我不敢仰着头嘲笑别人的勤奋，只不过是平和地看待自己的理想。高中一位同学说我这是对自己的坦然，我蛮喜欢这样说，因为自始至终我并没

有太多的主观因素，像一棵生长在花园中的草，自生自灭。

高二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学校元旦汇演的机会，我和一个同学选了《童年》进行排练，我弹几个简单的和弦，他则负责口琴和和声，这是表演这首歌最简单的方式了，但我们最后还是没有通过预演，我和那个同学都挺遗憾，不光是因为演出，更有一种想开放却无处宣泄的心情，就如同年轻人的性饥渴一样被打击和压抑着。

窦唯的歌是从初中开始听的，起初是听黑豹。后来买了一张“摇滚中国乐势力”才喜欢上单飞后的窦唯，从《黑梦》到《幻听》，窦唯已经成了我这株植物生长的养料。我向往他，因为他多才，几乎什么乐器都会，我神往他，因为他由狂放到内敛，由乖张到深刻，就如同一个黑洞。可以说，后来的窦唯是没人能够洞悉的，包括王菲。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俩的分手是王菲的损失，虽然她还有林夕，还有天籁般的声音。



食物倒了出来，小白狼吞虎咽起来。歆刚要开冰箱拿泡面，小C说，我给你做饭吧。

长长的餐桌上，安静地吃饭，突然被电话铃打破了宁静。

是父亲的。告诉歆钱已存了，告诉歆天冷了要多穿衣服，告诉歆他们在外挺好的。就是没告诉歆他想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你恨他吗？”

“不恨，真的不恨。”为什么恨

呢？父亲突然失去母亲，失去一生的最爱，从天堂落到地狱，从未有过的失落，急需找一个人来延续下去，但可以代替，可以延续吗？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拆开精致的包装盒，一个高贵的十字架，黑色的玉石发着特有的光芒，还有一张卡片……

“小C，以后我要快乐起来，带我去游乐园坐翻滚列车吧，走

啦。”歆拖着小C往外跑。

翻滚列车下降的那一刹那，歆永远忘记了那卡片上的话：“冷血的蝴蝶不需要多余的快乐，只有真正的关怀才能使蝴蝶蝶变，发自内心地快乐。石头。”

只可惜石头不知道，欣赏不是喜欢，而是爱。

责任编辑 周佩红



文苑

支口

佛家说，人生最大的困惑是割舍。在坦然与妥协之间，年轻的我选择了前者，就像窦唯音乐中的歌词越来越少，我们以同样的选择不同的方式解释决定，我们的想法越来越单纯，只求快乐沉默地生长，最后在绚烂中死去。

画面中，一张面无表情的娃娃脸，让人觉得悲凉。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满头大汗地在音像店希望能翻出一张让自己惊喜的面孔。就在那个下午，我找到了朴树。那时他正被压在一打打折的卡带下面，包装纸已经破旧。我吹了吹灰尘，问老板多少钱，老板看了看，六块。我默默地付了钱，把他装进了书包。

说实话，当时吸引我的原因是封面上的几个名字，一个是麦田音乐，这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再一个是制作人，高晓松。那段时间，我疯狂地迷恋校园民谣，于是才将它买了下来。

朴树的歌大都与爱情无关，神情似乎有一些卑微，但却掩饰不了急促的喘息和呼之欲出的心跳。那是一颗年轻的心脏，那是一种反抗的频率。一脸青春痘的朴树呓语般的赞颂青春，幻想未来，他看到到处是阳光，他要疯狂地生长，开放，他要吃下一片天，他要，他要不枉年少，哪怕只是惊鸿一瞥般短暂，夏花一般绚烂。

许多我们所做过的事在当时并不一定会想到它的意义，因为

许多事很明白地告诉你做会如何，不做又如何，这是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们只会用目标手忙脚乱地逼迫自己，却难以定下心来从容地认识自己，而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朴树就曾唱：你的生命它不长，不能用它来悲伤。

谭嗣同对大刀王五说，你走吧，我是不会离开天牢的，我要用我的血告诉人们变法在中国是走不通的。高三时，看到这里，我会感到血脉膨胀，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困惑在胸中积聚。当时的我难以理解谭嗣同的决定，于是在一次历史课上，我突兀地问了老师这个问题，那个从县中调上来的老师正在口沫横飞地讲蒋介石的野史，我的问题让他愣了一会，他扶了一下眼镜，说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唯物一点说就是世界观。听到这，我丧气地坐了下来，而后来他的课我就再没有听过。

我始终在想康有为是个相对落后迂腐的蠢种，对于变法失败的责任，康有为不逊于袁世凯，或者说由康有为来领导这场变法，根本注定就是要失败的，因为他太懦弱，完全是幼稚的知识分子的路子。但谭嗣同是有血性的，就连输了也不要落个逃犯的罪名，而是以血示人，在顶峰处挥发，这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亮点。

整整一个学期，我都陷在谭嗣同的眼神中不能自拔。于是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会坦然地走

下去，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如果有一天山穷水尽了，我也将以我的一生为代价证明错与对。

我把这几句话写在了日记本上，因为任何一条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我伏案于交替的日升与夕照，呼吸于分秒的死亡与新生。当你穿过最幽暗的山谷，就会看到生命送给你的礼物，在青春的路上，我们也许悲伤，也许失望，但请你相信，坦然地面对，你的未来便一定会很酷。

从康有为避到日本大使馆的那一刻起，谭嗣同便绝望了，一个人由自信到崩溃不是来自客观的强权，而是从心底升起的宽恕。

几年后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推翻了袁世凯。从此，康谭等人在历史的一页便彻底翻了过去。

十八岁的我坐在教室幻想二十一岁的自己该有多幸福。那时，陨子和贝克还相信有非肉体的爱情。那一年关于窦唯的新闻只有他在香港买了一付三千块的鼓槌。而朴树，只是听说得了忧郁症。而这一切至少说明他们还都在坚持，用自己不同的方式。窗外，屈老夫子的激昂语调似乎在空中回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责任编辑 周佩红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倪有鱼

时 在某年某月某日,我第某次受到国内编收某某校园文艺名人录单位信。不看内容,已算得要收98元、188元不等的人民币。恰逢当天下午有朋友在画室小坐,闲扯中无意以此作了谈笑之资。说我有什么名气呢,我若有一点名气了那也是出在“小气”上的(他们是因为在我这儿喝不上好茶吃不上好烟而不满吧)。随后就抱怨起当下“名家”实在泛滥。说是酸葡萄心理也好吧,总之翻一翻那些名人录,第一感觉就是太沉重,厚如砖,抱不动。再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名人”常常就让我们这些无知又无为的人汗颜了。而事实上却总是这样的。当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高级茶具的时候,我却已经很久都没有喝到真正的好茶;当我在书店里看到满墙满地的新书的时候,作为一个读者,我常常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悲哀。文化的这种繁荣究竟该让我们喜呢还是忧呢?而我更相信王安忆说过的一段话:现在的东西多是多了,好像都会繁殖,东西生东西,无限多下去。可是,其实,好东西还是那么些,要想多,只能是稀释了。

那无聊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画画吧,提笔就画了。画这幅画的时候还一边说了个《笑林广记》里的段子把他们都逗乐了。段子是这样的:

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妇着在身,自来与人私合。一日有轻浪子弟来买药,适方士他出,其妻以药付之。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随妇至房,妇只得与伊交合。方士归,妻以其事告之。方士怒云:“谁教你就他!”妻曰:“我若不从,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责任编辑 周佩红

北方·南方

□孙丽华



北方南方 受困的远方 飘来
锈迹斑驳 狂欢的自由 唱
和我遥远的寂寞

A

我讨厌北方,压抑着我每一寸
肌肤。我总听到足够温馨的空气在
南方呼喊我的名字。北北。北北。

窗外又飘雪了,这个冬天真的
漫长。

北北。北北。我轻唤我的名字。
它的发音令我窒息地热爱。清脆却
也厚重。在这个无人记得的夜晚,
有我的声音窗外冰凉的风,还有漫
不经心飘落的雪,证明了我的存在。

我在这里。在一个曾经飘满槐
花香的北方村庄过我十六岁生日。
蜡烛的光随风抖动。我知道它们很
痛,于是俯身吹灭了十六份五彩斑
斓的心情。我随意将它们抛掷在夜
中的雪地上,也许它们将被覆盖,
一层又一层,可是只有我知道在我
抛掷的刹那那是自由。

我十六岁了。在墙上的木钟咣
咣了十二下之后,我对着镜子里的
女孩说话。淡淡的眉毛大大的眼
睛,还有止不住滴落的泪。

咣。咣。

好像时钟缓慢的音符,眼泪随
着时间肆意流淌,追赶时间,狂奔
不已。我清楚。如同清楚自己的掌
心纹路,那些太过宿命的东西,都
在雪夜情人的唇间消逝。

而我一个十年的梦幻,一定有
什么可以证明,却不知算不算。

B

温润氤氲的柏油马路上回荡
我的脚步声。我喜欢这样踱来踱
去。这个南方城市的夏天充满了太
多的躁动和不安。肥厚的阔叶植物
毫无遮拦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一
切的一切都湿漉漉水淋淋,显得浮
躁。我被悬浮在空气中飘飘荡荡,
不敢坠落。

南南。我在一个人的马路上喊
自己的名字。再不会有一个声音喃
喃地喊我南南。时间像海水一样奔
流而去,真真切切,无懈可击。我开
始安静了,压抑了,开始归于平静,
并且节制收敛。

十年的岁月足以磨平我所有
的棱角,我不再是一个十六岁的男
孩,也不再幻想同那个男人一样的
金色爱情,湄公河畔金光闪闪的,
还有绝望。

二十六岁,我已经成了一个男
人,世事沧桑的男人。

所有的事情终会归于淡泊。我
这样对自己说,不张扬也不再寻找
所谓的自由和理想,它们在我寻找
的本身便不存在。

可是,十六岁的我不知道,所
以十年,我无非流离失所。

C

天亮了,雪停了。那些缠绵悱
恻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书式”生活,从此开始!

贝塔斯曼书友会

好书好礼免费送

时尚便携相机

这款简洁又经典的照相机,时尚的银灰色外观,流畅柔和的机身线条,取景开阔,操作简单,永久留驻动人时刻。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礼。

原价:108元 礼品号:77621



好书免费送(限送1本)



可爱超人气作家可爱淘超hcl横空出世
原价:38.8元 书号:79056



台湾热播青春偶像剧《斗鱼》同名电视小说
原价:34.8元 书号:79005



张悦然最新一部精致的图文长篇小说
原价:18元 书号:79415



继《东宫11楼》后最令人期待的作品
原价:16.8元 书号:79006



热门的青春爱情小说,平凡女生和霸道帅气的时尚爱情
原价:19.8元 书号:79016



2005年绝版搞笑第一本,中国稀奇古怪研究所特别推荐
原价:19.8元 书号:79045



S.H.E最新作品,被评为历年最精彩,最强势的专辑
原价:32元 书号:79212



一针见血的心理解析,一眼就了解他
原价:20元 书号:79220



风靡全美的励志畅销书笑对青春多雨时节
原价:20元 书号:79034



名校名师精心点拨,高考英语决胜攻略秘籍
原价:35元 书号:79040



本系列包括《日常生活篇》、《人际互动篇》、《休闲情趣篇》等
原价:123.6元 书号:79389



继《灌篮高手》之后日本最成功的运动漫画
原价:69元 书号:79136

贝塔斯曼书友会—世界级的图书俱乐部!

创建于1835年的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拥有世界著名书友会,覆盖全球56个国家的数千万会员,在中国开办7年来,已有数百万中国的爱书人加入书友会,享受世界级的专业服务!

立即入会,您能享受

- ◆ 专业编辑推荐精选好书
- ◆ 低至6折购书折扣
- ◆ 16大城市电话订购,送书上门,货到付款

作为会员,您的义务是

- ◆ 仅需每3个月购买1本图书

免费好书免费好礼

即日起只需支付20元入会费加入贝塔斯曼书友会,即可免费获得时尚便携相机(只可选一套),免费好书,同时可购买特价好书。(售完即止)(重复入会无效)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在上海(崇明三岛除外),北京(四环以内),以及广州、天津、杭州、南京、苏州、深圳(包括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盐田)、福州、厦门、宁波、无锡市区、成都市区、武汉(武昌区)、漳州(仅限363000邮编)、泉州(仅限362000邮编)16个城市的市区范围,请使用A类订单①邮寄入会,②拨打本页下方的入会电话,③传真入会(送书上门,书到付款,包装发送费6元)

A 订单

邮寄地址:上海邮政信箱200132贝塔斯曼书友会(209001)

- ◆ 为了提高送书质量,以便您能及时收到所购图书,请务必留下正确的送书地址及联系电话。
- ◆ 为了您能收到适合您年龄的精彩免费书讯,并能领取中奖奖品,请您务必在订单中填写正确的年龄信息。

姓名: _____ 男 ☐ 女 ☐
出生年月: _____ 年 _____ 月
送货地址: _____ 省 _____ 市 _____ 区 _____ 路
_____ 邮编 _____

(请不要使用“双信箱”地址,以免不能正常送货)

常住地址: _____ 邮编 _____

固定电话: _____

手机或手机号码: _____

E-mail: _____ @ _____

☒ 我保证上述信息属实并愿意接受贝塔斯曼及其客户提供的其他信息

签名: _____
(16岁以下由法定监护人签名)
如果您已经是书友会会员,请勿重复入会。欢迎您推荐朋友或家人加入书友会

礼品书号	
图书编号	
复印有效	

B06W990406 2005年2月 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超出以上的范围,请您按照我们为您提供的B类汇款单范例从邮局汇款,请仔细阅读并正确填写。在确认收到您的购书款后,24小时内给您发书(包装发送费5元)为了您能收到适合您年龄的精彩免费书讯,并能领取中奖奖品,请您务必在汇款单中填写正确的年龄信息。

B 汇款单范例 中国邮政汇款单

收款人姓名	贝塔斯曼	收款人地址	90101 上海贝塔斯曼
收款人地址	您的详细地址+邮编	收款人邮编	201901
收款人姓名	6W990405部-您的姓名	收款人邮编	

请写明您的详细地址、邮编、姓名及电话
请在“收款人详细地址”一栏中注明“90101上海贝塔斯曼”,在“收款人姓名”一栏中注明“6W990405部-您的姓名”
汇款金额包括书费+邮费5元+入会费20元

附言:
礼品书号: XXXXX
图书编号: XXXXX XXXXX
电话: 区号-电话号码
(请准确填写,以便联系发送)
出生年月: XXXX.XX

创维

—— 高考状元之路！

系列之一

九年教学 品质保证

莘莘学子十二年勤学苦读的最大心愿就是考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重点大学。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考生与理想失之交臂，留下终生遗憾！

创维——凝聚着高校名师智慧的施教体系，带给无数考生重塑自我的新希望！创维成立于一九九六年，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师资力量为依托的正规教研机构。从96年至今的九年时间里，创维教学体系在全国各地380多所中学约百万名高中生中广泛试用，使创维的个性化素质教学体系日趋完善。

河海大学机电学院工业设计专业

李勇锋 邮编：213022

……因为经过创维的严格训练，我对高考已不再恐惧，而是保持一颗平常心，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在班上十名（我班是好班），比平常和自己实力差不多的同学高出二十多分，出成绩那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刻都高兴，因为老师们都认为我的定位应该在二本，而我的成绩却超过了重点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创维给我的，选创维真的错不了。

▲四川师范大学初等教育专业

邓火生 邮编：610060

……自从我收到创维教材那一刻起，我便被它迷住了，原来好的教法竟使学习变得如此轻松。以前我羡慕那些学得轻松、玩得愉快的同学，学习创维后，同学们发现我变得自信开朗起来，而更让他们惊奇地是我的英语、物理一次考试上一个台阶，今年高考分别考出了109分和127分的好成绩，分别比摸底考试提高了19分和26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王宪鹏 邮编：100871

……回想起落榜后的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真有些不可相信这是事实，十年寒窗，苦磨苦练，多少心血！惜总是处于井底，无法站在一个高度看问题。是创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系统方法。我的心理素质行，易被琐事所累，遇到挫折便要消沉一段时间。是创维全面调整了我的心态，使我有一种“最后的胜利属于我”的信心，一往直前。……以前的我有些盲干，一半爪的零碎东西特多却无用武之地。是创维的指导使终于发挥出了潜力，语文得了135分！……真没料到坚持下来可以如此神效！……

▲厦门大学财经系会计学

庄丽媛 邮编：361005

……一年前的我基础差，反应慢，繁重的学习任务使我非常苦恼、压抑。这时我找到了创维。一周后，我第一次忘我地投入了学习，忘却了困难。在学习中，该记的单词，该算的难题，渐渐地变得容易……从此，学习对我来说再也不是一种负担。到了期末统考，我由全班42名飞跃到12名，成绩提高得这么快，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特别是数学、政治由原来的六七十分左右的水平提高到110分左右，令老师和同学们都刮目相看……九月，当我跨进厦门大学时……

西南师范大学行知育才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应刚 邮编：630715

……独特的学习方法和技巧彻底改变了我的学习状况，使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在此后几次大型考试中，我的成绩以惊人的速度直线上升，七月底，我得知我的成绩为550分，其中数学由以前的50多分上升为160分，上升70多分，英语由60多分上升为112分，上升了50多分……

限于篇幅，其它诸如▲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张睿同学▲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的王源同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唐斌同学▲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梁家杰同学▲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的徐龙同学……的来信我们就不一一刊登。

九年来，创维直接辅导了十二万名考生，教学成果显著，从数据分析来看，中差生经过培训后，总成绩提高100分以上的占27.7%，提高80-100分的占39.8%，基础好的同学均能提高80分以上……

简而言之，创维是一种使学习轻松、做题简单，考试获胜的综合施教体系

30天的短训 将使你的 学习效率成倍提高！

欢迎广大同学或家长来信咨询，来信即赠《决胜全国新高考——状元之路》手册一本

《创维高考状元学习教程》全国
统一定价：

文科状元版92元(五本)

理科状元版92元(五本)

大综合版 112元(六本)

汇款时请注明：文科状元版、理科状元版或大综合。款到挂号发书，超过20天未收到教材者，请来电查询。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B区12-A-2号信箱创维培训中心 黄河 老师收

邮编：400030

咨询电话：023-65406290 65410081

传真：023-65410159

教学质量监督：023-66875781

主持专家：王辅鑫教授

宋晓兰老师

近十位高三一线资深把关教师鼎力为高中生量身定做



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

——20天打通记忆黄金路

从沙漠走向绿洲的捷径——好方法就是好成绩，好技巧就是好素质。

任何学科都具有其系统规律。《6A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由高三一线教师为考生量身定做，一方面归纳基础概念，运用科学的记忆方法使考生对高中知识全面把握，从高一至高三，不会留下任何一个疑难点；另一方面总结了解题套路、思维技巧，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考生逻辑思维能力。其中所选例题题型贴近高考，以一代百，摆脱题海战术给高三学生带来的身心疲惫！经调查，使用《6A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后高考归来的学生，普遍反映对试卷题目都有“似曾相识”、“居高临下”的感觉！选择“6A”，选择成功——进入高等学府梦想成真！

6A学习法特点：

让学生把繁重的学习变成快乐学习，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一种独有的高效学习方法。“6A”题型精、题量足、解法全、讲解细，以“能力立意”为思路，着重培养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方法，提升同学解题技巧的能力，一扫以习题为主的辅导类读物的老面孔，让你用最少的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获。

光明日报社《考试》杂志主编唐旬：学生在复习时需要指导，但指导应指在点子上，帮出成效，这里的关键在于传授给你一套好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在高考前夕，搞题海战术就等于搞疲劳战术，而学会“科学学习”，就可以战胜题海、战胜疲劳，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原《6A快速学习法》以其科学性、实用性、可读性受到同学们的青睐，帮助同学们走上成功之路。



中国传媒大学 王瑞雪 我的物理、化学一直是薄弱环节，每天都在题海中挣扎，却一头雾水，收效甚微。高三复习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6A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经过20天学习后，做题时思路清晰了许多，成绩迎头猛进，终于在高考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书中知识点全面，循序渐进，而且重点突出，灌输都是精华，注重培养思维能力，对各类题型、各种思路都做了科学、系统的讲解，理科生复习选资料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选择这本书，能真正达到少练而精学的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出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 李小艺 在高一高二时，我的成绩总在班里倒数十几名。普通本科似乎都离我很遥远。进入高三，在朋友的建议下，我购买了《6A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以前学习的时候，我总是学不进去，但是“6A”神奇的学习方法让我全身心地投入，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我牢牢地掌握了六册语文的背诵，英语也达到了六级的单词量。同时，数学、物理，尤其是化学，解题的思路清晰明确，有些时候我在课堂上的反应比班里那几个优等生还要迅速、准确。由于对知识有了系统的掌握，第一次模拟考，我的名次上升了36名，让我产生了极大的自信，第二次、第三次……最终的高考，我竟然以679分的成绩取得了班里的第一名！今天我已经踏进了这个梦想的高等学府！“6A”改变了我的命运！今天特致此感谢信，感谢“6A”全体老师们！

杨晨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

记得高三时，前四次模拟考试中我只有英语在及格线上下徘徊，以致我的总分在班里不算最好。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老师推荐我使用了《6A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在它的指导下，我每天花两个小时专攻英语，科学省时的记忆方法使我在短时间内牢固掌握了大量有效信息，我的英语做题思路豁然开朗！直至后来，无论测验还是高考，我的英语居然再没低于135分，高考后的雅思考试也轻松通过。感谢“6A”，它使我实现了理想，找到了自己的世界！

《6A超能记忆快速学习法》——让您自己见证学习效果 使用教材一个月内无效全额退款！

另有“全新第六代63速读记忆择归学习法”适合初中生学习，中学生学后可以迅速提高记忆力，开创学习新思路。全国统一售价：63学习教材整套90元；63学习卡68元，均含邮费。

全套五册高中版

全国统一售 定价：128元，含邮费



清华大学2005倾力推出 3+X 高考名师指导

透析高考命题思路，传授考生得分技巧，为了给2005年考生提供最优秀的高考辅导材料，帮助考生挑战高考极限，实现大学之梦，清华、高教出版社强强联手，特聘王大绩、王树声、刘振贵、林镜仁、杨子坤、洪安生、梁侠、管卫东（按姓氏笔画排列）等8位全国顶级高考研究专家，历时三个多月，精心制作，倾力推出2005年《3+X高考名师指导》。专家们从活化与运用基础知识，提高基本能力入手，结合大量实际案例，传授考生解题技巧和高考得分策略；通过深入剖析高考命题，明晰考试方向，使考生在架构知识网络的基础上，挖掘潜力，超能发挥，取得高分。

文科版：语文4碟，数学5碟，英语5碟，文科综合6碟，瞬间解题盲点解决方法1碟，共21碟。定价：296元/套

理科版：语文4碟，数学5碟，英语5碟，理科综合6碟，瞬间解题盲点解决方法1碟，共21碟。定价：298元/套

文理科综合版：语文4碟，数学5碟，英语5碟，理科综合6碟，文科综合6碟，瞬间解题盲点解决方法1碟，共27碟。定价：380元/套

理科超级解题技巧：数学5碟，化学5碟，物理2碟，生物2碟，瞬间解题盲点解决方法1碟，共12碟。定价：198元/套



需购6A学习法、3+X高考名师指导请从邮局汇款写清双方详细地址（15天内可收到产品）

咨询电话：010 - 62760816 62760818 62760819 62760820

电子邮箱：huamei100@163.com

汇款请寄：北京市100080-093信箱 赵国旺老师（收） 邮编：100080

地址：北京大学燕园教育培训中心1526室（海淀硅谷电子城对面）可乘332路、320路、718路、运通106到海淀站下车

好消息：即日起登录www.hmjy.net购物满200元送30元活动券！

全新第六代 **63** 速读记忆择归学习法

中央二台黄金时段曾对此学习法进行长期报道

- 如何在当今激烈的考试、就业、升职中脱颖而出?
- 如何使阅读速度学习记忆效率呈十几倍提高?

通往北大、清华的敲门砖!

学习不再难, 冲刺靠**63**!

教育专家、高级教师: 赵洁

每天只需午休时间或晚睡前温习半小时, 5-10天让你的分析、理解、阅读、记忆能力大幅度提高, 挖掘自身潜能, 塑造全新自我。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均能掌握。要迎接挑战, 使学习和工作成绩领先一步, 就要掌握快速阅读、牢固记忆的方法。“63速读记忆择归学习法”和与其配套的、能有效提高记忆力的“63学习卡”开创了学习新思路。

63学习法特点:

全新第六代《63速读记忆择归学习法》已经隆重推出! 它运用独有的脑反射链接训练, 配合垂直整体阅读的研究成果, 使普通人学习后, 具备快速阅读文字材料、牢固记忆大量信息的现代综合竞争能力。并且此法易接受、易掌握, 短期内即可提高学习成绩。深受初高中学生、大中专学生的欢迎, 全国已有二十多家媒体先后进行报道。至今已使80万学员受益, 学员收到教材后两个月无效我公司全额退款!

63学习卡作用:

采用新的脑反射链接原理, 进行强化反射训练, 充分激发大脑及各部分器官生理潜能, 有很强提高记忆力的作用, 与“63学习法”教材配合学习效果更佳。此卡已在全国各地引发争购热潮! 并被《中华全民素质教育推广网》重点普及。

63学习法购买:

63学习教材整套售价90元; 63学习卡全国统一价68元, 均含邮费, 在附言栏内注明“教材”或“学习卡”, 或“教材+学习卡”即可。

《无敌英语》高一至高三, 每年级一册, 每册35元。初一、初三21元, 初二23元
《无敌英语语法》每册48元 《无敌高考数学》每册30元 (无敌系列共36科)

“酷博士” 护眼近视眼膏

轻松摘掉眼镜 从此快乐学习

“酷博士”护眼近视眼膏是采用现代技术和名贵药材研制而成的最新高科技产品。本品除了能迅速增加眼部血液循环, 及时缓解眼部周围酸麻、眼干、眼胀、眼痛。达到既可长时间学习, 又能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还能避免青少年近视眼的形成, 不必担心会得近视眼。只要未满18岁, 即使已戴上眼镜, 轻度患者在使用本品1-2个月, 中度患者使用3-4个月也有可能摘掉; 如患者年龄偏大(19-25周岁)且度数在500度以上, 使用三个月可降低200度。本品为纯中药外用膏剂, 疗效高, 使用方便, 无副作用。一个月为一治疗周期, 售价: 120元(四盒), 含邮费; 预防近视每月两盒, 60元。坚持使用渡过18岁就不会再有近视眼形成!

黑卫健用字(2002)第005号

袁艺(广州市)我是一名面临高考的学生, 学习非常紧张, 但是用眼太久又感觉眼睛发干发胀, 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进度。后来一有这种症状我就用“酷博士”护眼近视眼膏, 这种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而且原来的300度近视眼镜也不用戴了!

郑映秋(河北石家庄)我是一名中学教师, 以前看书后眼睛很疲劳且发胀, 后来有这种感觉时就用“酷博士”护眼近视眼膏, 在眼部周围按摩几分钟后, 疲劳顿消且感觉眼睛很舒服, 我原来的视力是500度。现在才过了两个多月, 我的视力就只有300度了。

刘建伟(湖北武汉)我是一名初中生, 为考上重点高中天天熬夜, 非常疲倦, 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别人送我两盒“酷博士”护眼近视眼膏, 我用后不但疲倦消失了, 视力也不再下滑, 成绩得到突飞猛进, 我相信我进重点高中是没有问题了。

成绩提升加速剂



华美教育

需购以上产品请从邮局汇款写清双方详细地址(15天内可收到产品)

咨询电话: 010 - 62760816 62760818 62760819 62760820

E-mail: huamei100@163.com

汇款请寄: 北京市 100080-093信箱 赵国旺(收)

邮编: 100080

地址: 北京大学燕园教育培训中心1526室(海淀硅谷电子城对面)

乘车路线: 可乘332路、320路、718路、732路、运通106路到海淀站下车

好消息: 即日起登录 www.hmjy.net 购物满200元送30元购物券! 欢迎网上论坛留言

我还在这个冰冷的瓦房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大床，最重要的是给我太多温暖的台灯，这是全部。我的屋子总是阴暗潮湿。

如果让我活在水里,我会义无反顾,毕竟鱼是自由的。

我常常思考我的人生轨迹，却从未找到答案。

我时常呆坐在铁轨的远方，静静地看许久许久才驶来的火车。风呼啸而起，隔了很远也能触摸那股强大的气流，如利剑般闪烁，如弥漫的温润的空气因子。我喜欢无限延伸的铁轨，永远没有方向，永远有尽头，而我却永远走不到尽头。

大片冰凉的风吹来的时候，我会站在一片山坡上。冬天的草已经枯了。树的枝桠也泛着灰暗的寂寞。风吹过他们的指尖，他们静穆。

我俯视我的村庄。干燥的空气和坚硬密集红色水泥瓦房。它们并不像我一样心潮澎湃，它们永远安静、孤独而且祥和。它们满足，满足。我却被压抑着想逃脱。如果我住在山崖里，如果我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微笑，我只能逃。

我会时常看到穿粗布大褂的老头儿缩在角落里安静地打牌，这些我都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地听见清晨大街上小贩混杂的叫卖声。我侧卧在床头想，遥想他们下一个站点。木板车上豆腐的清味飘进窗口，我反反复复，想。于是床头有大片的泪水。

我想起那个有如水眼睛的男

孩,他站在远方朝我招手,他说,北北,你只是个小孩。

那一年我六岁。那一年是个夏天。我们在一棵桃树下坐定。可以随手摘到青涩中泛着红晕的蜜桃。

我的眼睛酸涩地疼,我只好闭上,紧紧地闭上。透过镜子我能感受到一双更大的眼睛,大大地睁开。

我住的木阁楼里阴冷异常。外面有一棵很大的树，它在夏的温度里繁茂盛开。我所有的写作灵感全部都来自它飘落的树叶。所以夏天，我没有灵感。我贫穷。

我向朋友索要了一幅廉价的油画——《北方的夜雪》。是一个落魄画家全身心投入的作品。我见过那个画家，永远记住那双锐利的眼。我没有想过多少年后他会不会像梵高一样出名，那于他已无所谓，也许对于我亦是无所谓。

我撤下了用了十年的窗帘，那是带着纹络的白色窗帘。FLY 买来十年，终不过布满了灰尘，被我狠狠撤掉。我买来昂贵的黑色窗帘遮蔽我狭小的木屋，它们整整花了我两个月的稿费。我在自己营造的静谧氛围里想象漫天飞舞的雪花，想象十年前那个北方的村庄，红色的瓦房，蔓延的蒿草，成堆的土粪垃圾还有草垛子、残垣。

大片的风吹来,冷颤我一方红色的血液,它们凝固。



我像一个游魂，白天困在家里，晚上出去走马路。

夏季的中央,这个城市终于下了一场雨。

霓虹灯暧昧地闪烁着，这个燥烈不安的城市容忍不了我的麻木。于是把自己塞进地铁，随它穿越各个角落，直至剩下我一个人，看着自己被孤独拉伸的影子。我不能哭，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有冷漠的脸。

我像独立守仁的木棉，不轻易散漫，我想我注定要走。

我坐在咖啡屋的落地窗前。窗外一个女孩子拎着纯白的连衣裙不急不慢地走，如果在古老的小镇，……可是这个醉生梦死的城市，这里绚丽耀眼的夜生活，只能让我想到烟雨春梦。我想写写那些南朝的旧事，毕竟南方是个太多故事的地方。我迫不及待摊开笔记本，握住笔的瞬间，指尖寂寞地弯曲。心，如同掏空水的玻璃杯，易受伤。

我觉得自己是个粗糙的男人，
不应混迹于这个精致的城市。

我想到了什么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切的事情,像过眼云烟,散了,灭了,离开了。

带我离开。

我从睡梦中惊醒。清晨三点。缩在床上环抱着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梦里有一个小女孩一直

哀求我,她说,北北,带我离开。北北,带我离开。

我神经错乱,感觉天旋地转。风梦呓般低喃,忽而吹开我精致设计的小木窗。哗啦。

我惊吓地倒在一旁,屋里漆黑一片,我颤抖地摸索着开了台灯。它发出的昏暗的光给我最大的安慰。我知道那是真实的,那个说话的小女孩像极了六岁的我,她流着泪,睁着很大的眼睛,她那样天真那样恳切。

砰砰。你来陪我好吗?我们去山坡那边看风景好吗?……

嗯?……嗯。

漫长的电话线让我觉得安慰。我可以看到砰砰的表情,感到他静静的微笑。他也许正被他的梦魇搅得不能入睡,他总是失眠。

在夜晚走再熟悉不过的小道。我努力往山坡上跑,能感受到夏季里疯长的蒿草还有刺人的山枣树,划过我的裤脚喇喇地响。它们在冬天里那样真切。上帝赐予我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让我闻到久违的槐花香。

万家漆黑黑有一点昏黄的光。我的台灯还在剧烈燃烧,它不会流下滚烫的泪珠,况且今晚没有飞扬的雪花。

我不喜欢这种压抑。我总听到古老的夜安静地呼吸,均匀缓慢,富于节奏。我不喜欢这股子沉寂。

北北,你怎么了?……如果你累了,你想哭了,不要顾及别人的眼光。

砰砰。

我看着眼前这个清晰的男孩,他就站在我面前,眼光跃过他的肩膀可以看到一线昏黄的光。

城市里的纸醉金迷,砰砰,他们的夜霓虹灯闪耀,应该不会冷吧。

你一直想离开,因为你觉得这儿沉闷,是吧,北北。可是城市的夜你看不到星星。

砰砰的手掠过我的头发,他的指尖有难以置信的寒冷,冷到骨髓。

是吧?北北,因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小动物可以哭的女孩,你的眼泪是琥珀色的,泛着颤栗的落寞。是吧?北北……

你来到这里做什么呢?

我想写点东西,想写写北方干燥的空气,想迈过草原那边就是广阔的草原,所以我来了。

你会呆很久吗?

也许很久,也许明天就走。我不能确定,我想要安静的场所,也许在世界尽头了。北北,你才是个孩子,你不懂。

我开始缓慢流泪了。我不再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我是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如此短暂。

第二天的阳光出乎意料的好。冬天里,这个北方的村庄艳阳高照。

我依旧踏着以前的路,眼神游离。世界的一切在我最黑的瞳孔里放大到无限膨胀。戴各种廉价首饰的打工女孩,还有裹着厚厚军大衣的中年男子,他们像困兽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摸爬滚打,到最后满身伤痕地叹息着。

L中里高手如云,他们自负他们骄傲他们对别人不屑一顾。每一张都惨淡,就像自己的影子,如影随行。我有少得可怜的朋友跟我一起唾骂,跟我一起怀念,他们都深深地爱着我的理想。

别人告诉我砰砰走了,给我留了一封信。

我又看到了他飘逸的长发,他用孩童般微笑的面庞告诉我没关系的,剪吧,还会长长的。

于是剪刀咔嚓一声,散了满地的黑色自由。掷地,有声。

F

我打开电脑屏幕,看朋友发来的一封封电子邮件。我的时间浪费在虚幻的网络上,并且永远收不回来。我时常看着屏幕觉得无路可走,摔碎身旁一个个精致的花瓶,它们的碎片戳伤我的手指,一滴一滴。我喜欢这种破碎,因为总能让我想到永恒。

我一篇一篇发出文章然后收回几张可怜的汇款单维持我简单的生活,我从不奢求。我看着屏幕发呆,一定有什么东西闪闪烁烁刺伤我的眼,我使劲揉,巨大的疼痛袭来,我只好闭上眼。

一瞬间的心像被攫住,在我狂放不羁的年龄,一次匆匆美丽的邂逅,一定有过印证。即使在世界尽头。

这个城市的喧嚣和潮湿让我不能容忍,也许我太过统一,也许十年的一切结束已使我不再相信。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终会活得好,只是时机。FLY去追逐她的幸福,可是她追求的那个男人注定一生漂泊。

我习惯坐在路边观察行色匆匆的人,我的黑色瞳仁把一切看得清梦。那些衣着显露的女人,她们放纵直至令人生畏的冷傲;面目看似慈祥的老董坐在豪华轿车里;独立而冷漠的女强人掠过高速,车子里有转瞬即逝的姿容。这是她们简单的生活,用黑白颜料便可勾勒出她们整副容貌和整个生活。

我讨厌这个纷繁芜杂的城市,黑白与黑白的拼接竟成就这样的画面。

稿纸被我涂抹了一片一片,我写不出心平气淡的情节。

G

北北:

我走了,我没有对你说再见便走。

在这个棱角分明的村庄里,我

们都感到紫禁城的禁锢。没有城墙我们却飞不走。我们不是漫天的雪花,我们不会融化。尽管我们被灼伤得体无完肤,尽管我们哭了流泪了拥抱了也追求了,可是我们都是独舞的鞋,在黑夜里疯狂舞蹈。我们也会越舞越凶直到累了困了发现了也无能为力了。我现在不舞了,我的舞姿并不优美并不炫目,我又何必使自己寂寞的姿态把完美的心缱绻。所以北北,我走了。

冬天,这个冬天过于漫长。我行走我们的乡间小路,干巴巴龟裂的泥土地。我仿佛看到田地里静静伫立的稻草人和那幢红色教学楼里你惨淡的背影。我经过那条小渠的时候听到暗潮汹涌。那种心里尖锐的疼痛和那些隐忍的感情强烈释放了。

我想我会去一个有海的地方,听波浪震耳欲聋的声音。看着明净的苍穹和漫无边际的金色沙滩我会记得轻唤你的名字。北北,北北……

2003.12.20

H
南南,出来见我吗?我是你的FLY。

我握着话筒的手剧烈颤抖,那已不是那个喃喃的声音,她拥有一个女人至娇至嫩的甜美,也混杂了一个游魂至深至沉的苍凉。可是FLY,我已经不需要了。

南南,你说话吧。我现在厌了倦了,再也飞不起,南南……

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呜咽声。我撩开窗帘的时候,一束刺眼的阳光射进来,我这才发现,阳光好久没照射到我了。我看到FLY依偎在门前那棵大树下缓慢流泪,她的眼神淡然,一直盯住她的水晶凉鞋。

十一年前,我爱上一个如水的女孩,也许因为她哭泣时还睁着很

大的眼睛,我爱上了她。

十年前,她对我说她要离开。随着一个狂傲不羁的流浪乐手一起走。她说,南南,你追求安静可我向往喧哗,我生性不羁生性狂野,所以我走了。

十年前,那个北方的村庄,我邂逅了一个女孩。她睁着眼睛像极了FLY,所以我爱她。可是她才六岁,还是个孩子,而我才十六岁,给不了她承诺。

我终究没有见FLY,我才想到原来十年的守候到头来不过云烟。十年的光阴足以摧残任何一种顽固的守候,我不想再等待了又等待里度过。

杂志社邀请我工作。我说我写不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帮不了你们的销售。

I
收拾行李的时候,一本泛黄的童话书里露出一帧照片,照片上一个孤独写字的男孩。我记得十年前他说过他想要安静地写东西,他想写写北方干燥的天气,他想迈过河流那边就是广阔的草原,他疯狂追求安静与祥和所以他来到我的北方我的村庄,我的坚硬密集红色瓦房,他不知道十年后我在这里被戳伤得体无完肤。

一张照片证明过我十年的梦幻,却不知算不算。

我也走在阡陌小路,在这个冬天快要离去的时刻。一群孩子在荒野地里套兔子。白色的天使兔子吓得满野逃窜,我缓慢地流了眼泪。

我手里握着十六根蜡烛,它们在我的庭院里住了整个冬天。一整个冬天,雪花飘落。

我望着熟悉的铁轨,陌生的火车站。火车军绿色的样子,是老式的笨拙的风格。我想生活在里面回

到过去或通往未来,去看那个水灵灵充满诱惑的城市。我不会去寻找那个已成为男人的男孩,我要他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安慰。

十六岁,我买到去繁华都市的通行证。我生性自由,所以,代价无须估量。

J

我想我是该离开了。我一直期盼一场大雪,南方的天气给不了我。我或许去一个平凡的村庄里继续着度过我自由不追逐的后半生。那个村庄,那个十六岁邂逅的美丽女孩,蜜桃的幽香,短暂却易碎。

我要离开了。

要去哪儿?

一个光怪陆离却可以让我飞翔的城市,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你会回来吗?

我仍记得小女孩的眼睛,完美的不可思议的大。她说我永远不会离开这个村庄,我等你。

那一年她六岁,还是个孩子。所以我要找她,推翻我十年的语言——不要向我索取承诺。

我可以给你承诺。

END

南方里有我北方的爱慕。我踏下火车的那一刻恰是春天。我不知道这个春天会不会短暂易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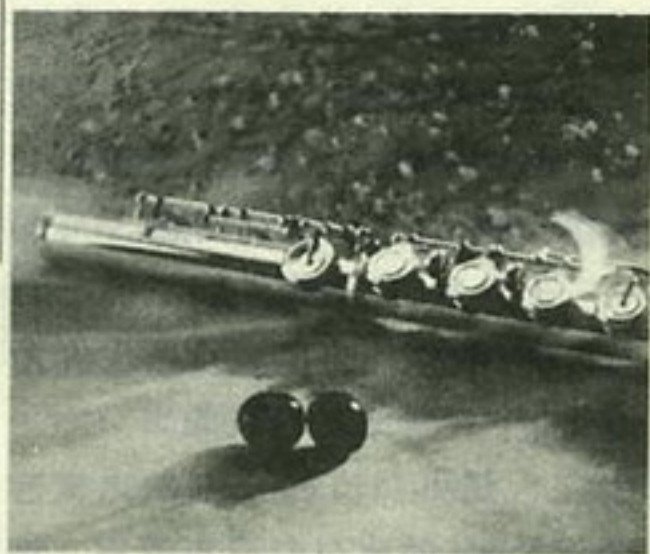
飞机降落的时候,我闻见千里之外槐花的飘香。北方的夏季,一切来得适中,平淡,安静,磨平我十年的棱角,找到我最终的归宿。

可是,我的承诺不用兑现。

北方南方,终逃不过。

9月24日

责任编辑 李其纲



红豆

□朱云

我试图将关于王维的片段一点一滴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完美的故事，但我的脑中只有他温和的脸以及我作为大唐公主所惯有的矜持。手心里刻着我名字的两颗红豆已经被我握得温润，它们干涩却带着古旧的光泽。

很多年前那个明媚的春日，我在二哥的府邸第一次见到了他，当众多的门客与二哥滔滔不绝纵论四海的时候，唯有他沉默不语，温柔恬静地望着窗外，像极了四哥养的鸽子。

我望着他，忘记了公主的矜持与尊贵，心想如此的人应该是如何的超尘脱俗。直到他随着众人拱手辞去，而我也登上了马车。

残阳如血。

我不爱听二哥讲述他的那些治国方略和雄才大志，也不爱听他抱怨那个叫王维的年轻人如何有混饭吃的嫌疑。我只爱听王维念诗，他将他的才情与抱负写进诗里，念者舒心听者悦。

二哥常说我和王维的性格应该掉个个儿，我整天拿着剑像男子一样到处闯，而王维却安静地握着笔书写女子样的细腻。而只有我和王维彼此清楚，我的调皮任性刚韧的外表下，内心也拥有着女子的柔情；他的柔弱谦和的外表下，内心也同样包裹着侠骨剑气。

我们，相视而笑。

我对王维说：“你走吧，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王维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

三天后，他真的走了，连道别的话都没有对我说。不久，他托人送了我一样东西——一颗红豆，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偶尔，我会想起他，望着身旁熟悉而又陌生的脸，我会攥着红豆直到手心沁出汗珠。时而我会想象

他将如何面对世俗，面对生活；时而我会想象，他正披散着长发，坐在竹林中弹琴复长啸。风卷衣袍，他清瘦而潇洒……

我想，我懂他。

我想问他，无数个静夜在你的春山，是否总有迷途的鸟儿鸣在你的春涧；我想问他，草儿枯了，可明年还会绿的，你走了，有一天，你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吗？我想问他，桂生广寒，秋露乍上，你是否衣衫依旧单薄，但又心怯空房，不忍回家；我想问他，泉咽危石，日冷青松，寒著梅花，你能否闻到那阵阵幽香，你能否见到那素淡背后的春色满园……

我握着红豆，用手心感觉他的温度。

有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洁白的信笺上，只有一行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知道，他终于又回来了。

我快步走到门前，打开厚重的府门，落日的余晖射进来，他就站在那霞光里。他的脸，仍旧俊朗，明眸皓齿，嘴角微微上扬。我试图像当年的那个孩子一样步履轻快地奔过去，轻轻攀住他的衣袖，引他进来看园中盛开的金菊，然而我发现，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孩子了。

“公主，你好吗？”

“还好，”我仰起脸，微笑：“你回长安了！”

我早已不拿剑了，不知道他还弹琴吗，很久没听他唱歌了——我需要帮母亲处理太多的政务，我还需要小心谨慎地应付大明宫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还要忘记失败的婚姻带给我的痛苦和煎熬，还要忍受无数个漫漫长夜的寂寞和凄凉。我太累了。

我告诉王维，我的红豆丢了。

他抬起头，说：“会找到的。”

如天边的晚霞般红透，
残阳如血。

他在熟悉的地方与我告别。

“留下来帮我吧！”

“我不适合这儿，你说过的。”

我傍着他，没有说话。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绢包，递给我：“红豆找到了，在御花园里，很巧，被我碰见。”

只有王维，能在我最落寞的时候带给我一丝丝的惊喜，我笑了，望着他的背影走在夕阳的光里。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多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小宫女失手打翻了我的妆奁，我在珍珠翡翠之中见到了那颗质朴的红豆，被我遗忘在凡尘中的红豆。这种东西已成为时下男女流行的定情信物，我握着两颗红豆和诗帕，脑子里却没有想到爱情。

斯人已去。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将这种情感归结为爱情，但我不想把它归结为爱情。我想，王维也不想。

我只是单纯地想听他念诗弹琴。

很多很多年之后，一个叫林夕的词人写了一首《红豆》：

……还没好好地感受，醒着亲

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我潸然泪下。

（转自北京理工大学《晨帆》杂志）

责任编辑 李其纲

十六、

关于我和蓝小山：一场路遇的荒诞

郝曼宁

白天是白的 黑天是黑的
空气是空的 时间是黑白的
故事讲完了 结尾又变了
你们也困了 我早就乱了

——李泉《花开了》

我敢肯定立秋的那一天夏天一定是很难过的，因为它哭了整整 23 小时 59 分 56 秒——一个恒星日。可是地球人更热爱太阳，于是它利用余下的 4 秒来擦掉眼泪，然后干咳一声，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我尝过那天的雨水，还真的是有一点咸味儿的。

蓝小山经常向我抱怨：为什么要叫这样的名字？蓝小山，摩小卡，永远也长不大似的。不如以后你叫我蓝山，我叫你摩卡，要是去 CAFE 的话，蓝山可以请摩卡喝蓝山，摩卡可以请蓝山喝摩卡。我说好。他的眼睛因为激动而放着光，可以保持半个小时左右。



其实我们都知道,蓝小山喜欢喝炭烧,摩小卡喜欢喝曼特宁。

文科班的优势在进入高三之后一点点地浮出水面,以至于我时常嚣张地对那些憔悴的理科生大放厥词:高三天天是晴天。我忘乎所以地想去看看他们无比神往与懊悔的脸,然而竟发现那些脸上根本没有一丝波澜,有的只是麻木麻木——我突然发现“麻木”这个词如果一直重复着说下去,是件很有难度的事情。

显然,我的这类炫耀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些虚度光阴的证据。

两种对峙的理念中,总是隐藏着对对方的轻蔑。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分道扬镳。

可是蓝小山是高三才转来学文科的,他的身上始终有理科生的劣根性若隐若现的。

摩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鸡呗。

那鸡是哪儿来的呢?

别的东西进化来的吧!

那进化成鸡的别的东西呢?

更古老的吧!

那比进化成鸡的别的东西更古老的那个呢……

够了吧,蓝山,生物你比我懂啊!

可是我在问你呢!

是我生的,行了吧?

他笑起来,因为胜利,嘴角上提,露出一些不太整齐的牙齿。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去文化宫专门放映老电影的奥斯卡厅。我记得每一次《钢琴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再见那一片安详的大海,怎么都会流出泪来。

而我和蓝小山聊得比较多的是黑泽明。我们也都钟情米高梅的旧片,蓝小山说他最喜欢费雯丽了,我说我喜欢克拉克·盖勃风情万种的小胡子。

蓝小山在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告诉我,他喜欢禅宗。之后他又给我讲禅师坐禅时在身边放两只空碗,善念一闪放白米一粒,恶念一闪放黑米一粒。起初是两碗平分秋色,长期修行,终于不再入碗半粒黑米。这个时候蓝小山不会忘记作个注脚——如果让我来,碗里一定都是黑米。

其实,禅宗已经可以将善恶淡化了,我所喜欢的,也只是“修身养性”这几个字连起来再说出来时的气定神闲,而已。

在很多个昏沉的自习课上,我反复地听着 Michael Cardr 的《the Life》,和蓝小山一起。每到这个时候,耳机线都会突然变得很短,两个人都不能自由。蓝小山在演算数学题的纸上写字给我看:小卡,你喜欢听安静的音乐,是吗?

《The Life》是我听过的最能使人迅速平静的一卷带子。它歌颂着上帝,并且影射了《圣经》里面的几个情节。Michael Card 有好听的声音,低缓温和,沧桑而不苍凉,听过去相当的安详,就像我的长笛。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并不躁动的基督徒,善良而虔诚。

班里面只有蓝小山喜欢我的这卷带子,也只有蓝小山知道,它是我在一只纸箱里掏来的打口磁带——走私过来的那种。

省图书馆的后院是周末营业的古旧图书交易市场,那里有大量这样的磁带和 CD。我会每周日去那里报到,找一些非主流的东西——被他们忽略掉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德文的带子,有一张的封套上面粲然微笑的居然是梵高,温森特·梵高。其实梵高还是很幸运的,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的一生是那么的蹉跎和哀情。烧焦了左手割掉了右耳的他可能是疼痛的,但不一定是痛苦的,自然更无法继续想当然地去推断他的

不幸福。因为我最喜欢的庄子说过,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

可是,梵高跟德国或德语国家有什么联系吗?

小卡,我们都不是梵高,梵高只有一个,他死了。

蓝山,你的表情就像一只沉没的皮箱。

蓝小山的手指有少许怀旧的温度,这很让我喜欢,尽管它们有一些轻度的畸形。小山说他小时候没有及时补钙,一不小心就长成这样了。

运动会上的刀旗队是五月的麦地,翻滚着新鲜的血浆。

每到这样的時候,我总会怀念起海子来,怀念他的冷隽、雕琢,因为看到他后期的急躁、粗糙、泥沙俱下会让人极不平静。而我,竟然平静地容许了他惨烈决绝的死亡。

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天堂。这让我感到晕眩、四肢瘫软,同一时刻,听到了列依的歌声。“当生命的迹象渐渐从列依那抽动的身体中消失的时候,一名警官俯下身子,冲着这张世界上最著名的脸问道:‘告诉我你是谁?’四发威力巨大的点 38 空心子弹穿透了列依的胸膛撕扯开了他的气管与声带,使他丧失了语言功能,那个帮助一代年轻人寻找自我的声音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个弹吉他、唱摇滚乐的男人死亡的消息使今晚来自波兰、伊朗、华盛顿的新闻全都黯然失色。”(——CBS 晚间新闻,1980 年 12 月 9 日)

小卡,海子好吗?一笑起来像匹马驹子似的。

第二次月考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第七名。天空就像一大块冰糖。

小山的名字在一人之下,六十

一人之上。当然,这六十一人包括我。

可是小山很心烦,他坐在靠墙的位置梳头,一直梳一直梳,不怎么笑了。其实我不太喜欢看人笑,因为他的笑容总是会让我联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笑容有一种达观的丰沛,明媚然而灰调,让我心生怀疑。蓝小山现在的这个样子才是我所喜欢的——唇片紧闭,眼神滞重,就像电影《卡夫卡》里面那个有法令纹的男人。

我知道蓝小山的心烦不是矫揉造作。我所认识的蓝小山是天坛里的蓝色琉璃瓦片,鲜艳黯淡,柔滑坚硬,虽然不澄澈但还是可触摸的。

蓝小山是要去外经贸学经济的,然而在此之前,他首先学会了痛苦地隐忍。

语文课上在讨论“忧郁的甜美”,蓝小山没有发言,甚至没有抬头,只是一声不响地看着课桌下面的《体坛周报》。我对着他直立的背影看了很久,顺便看看他脖子上的伤口。

他的伤口小小的,很精致。手术留下的痕迹是一小排细密的兔子牙印,忧郁,甜美。

看到报纸,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凯尔泰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写二战的。我并不感到意外。报纸评论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喜欢玩酷,这种意识流式的选择与评估只是成全了一些二三流作家,通常呼声越高,落第的几率越大。报纸上的老头儿笑得很甜,也许因为文学,也许因为文学之外的其他,例如,名利双收。

蓝小山说他有些绝望了,什么都厌倦。

于是我借给他《地下铁》。你也喜欢这个?挺流行的。

如果它没有流行,我会更喜欢,蓝山。

被月亮忘记了的夜晚,盲女的出口在哪儿呢?

秋天也要走了,叶子都快落光了。

零下一度的清晨,前一天夜里下过的雨在地上吱吱嘎嘎地结冰,像不怀好意的笑声。生了锈的校门迎来一群表情严峻的学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说:“嗨!冷死了。”

阳光是得了抑郁症的孩子。

云朵被冻僵在半空。

蓝小山没有打声招呼就走了。

我们到达出事现场的时候,蓝山还没有被抬走。撞倒他的是一辆监狱里的大客车,有深蓝色的条子。想不到它因为装太多的犯人,邪气重了点,自己也犯罪。车头上,都是蓝山灿烂的鲜血,像一朵巨大的罂粟,有些枯萎与破败,因为冷。

蓝山只是躺在车身下而已。他的头紧紧贴着右侧的车轮,表情有点惊愕,可是那么像加缪。蓝山在一个课间跟我说过,加缪其实挺帅的。

快别看了。有人伸过手掌挡住我的眼睛。

蓝山在那里,闻着他最厌恶的橡胶气味,异常平静。

天气凉爽。好多天都没有过的凉爽,有很旧很旧的风在天上。一个人坐在领操台上的时候,系得好好地棉布手绢突然松掉了,而且被风吹得飞跑,又远又高。我甩着那些被当庭释放的头发们去追,追曾经缚着它们的绳索。它们希望我追不到,簇拥在眼睛前面,缠绵悱恻。于是我真的离那条漂亮的手绢越来越远,最后停在球场中央喘气,因为再也抓不到了。

原来我的头发已经那么长了。

文科班总是有整个下午的自

习课,教室里那么多传统的光线,课桌上那么多不曾理过的资料,掩映着那么多空洞茫然的双眼。文科班的女生依旧是很养眼,尽管人人都疲倦。就是在这样的下午,我能够拥有一小块比较长的时间来想象一下蓝山的种种,然后在下课的时候花半分钟答好一张语文选择题交给小鸟一样的课代表。

因为口渴,我吃掉了家里的最后一只桃子,它的果核裂开了,我想是它受不住寂寞——终有一天会裸露出来的寂寞。我轻轻地笑。那只桃子的味道很好。

早上第一节上课铃开始响的那一刻,我在距离学校50米的十字路口遭遇塞车。

我忘记了《罗生门》的结局是什么样了。黑泽明也只不过是一个喜欢戴方块眼镜和咖啡色贝雷帽的日本老头儿,喜欢他的蓝山不见了。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蓝山曾经向往或正在向往着的挪属熊岛。他说他要在那里度过他最美不过的夕阳红,教他的小孙子在北冰洋里游泳,以便拯救下一艘泰坦尼克;他说那里的天空一定很蓝,和老狼唱的差不多;他说语文书彩页上面的北极光是圣斗士星矢的小宇宙;他说他喜欢那个人马座的青铜圣斗士;他说他的十八岁只是青铜时代;他说王小波写了后两部《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是个决策性失误;他说怎么有一批人都英年早逝或非正常死亡呢,难道真是天妒良才吗……

他忘了说,准备什么时候请我喝蓝山,或者,我来请他喝摩卡,就去那家已故但青春永驻哲学家的咖啡馆。

我只是微笑,片段是可兑的冥钱,用来祭奠蓝山荒诞的青春岁月。

责任编辑 李其纲

萌芽·2005·3 47

编者按——

2004年末,《萌芽·增刊2》发表了蔡骏的长篇心理悬疑小说《地狱的第19层》,引起读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之后,已成为本年度最畅销小说之一。

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吗?如果你知道,就绝不能错过亚洲的丹·布朗——蔡骏的最新长篇悬疑小说《玛格丽特的秘密》,因为它将带给你前所未有的体验,从2005年的上海之春到1574年的巴黎之夜,从美术馆里的神秘油画到金字塔中的古老秘密,从你翻开这部小说的第一页起,你便注定要坐上云霄飞车,经历无数个惊险奇特的夜晚。

本书乃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挑战,是对数千年来世界历史的重新解读,作者以惊人的想象力做出了一个大胆假设,这就是玛格丽特的秘密所要告诉你的——也只有看到全书的最后一页,你才能恍然大悟。

为满足广大《萌芽》读者的强烈要求,《玛格丽特的秘密》将于正式出版之前,率先在《萌芽》杂志上连载,引发新一轮悬疑小说的高潮。

现在,是云霄飞车之旅的起点站了,你愿随着作者一同突破片片迷雾,解开重重悬疑吗?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智慧和想象力的话,那就请立即买票上车吧!

作者提示:IQ 低于 100 者免看

玛格丽特

第一部 神秘羊皮书

2005年4月1日 上海

也许,从四百三十一年前巴黎的那个夜晚起就注定了。这个故事要从公元2005年的愚人节开始说起。

4月1日,星期五,一个阴冷潮湿的上海之春。当踏入南京西路某大厦十三层的“云间网”公司,我才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

15点45分,云间网嘉宾聊天室正式开张。美女主持人先向网友介绍了我一番,还有我几个月前出的《荒村公寓》和《地狱的第19层》两本书。这两本书卖得还算可以,引得许多读者和网友的猜测,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我本人是否就是书中的某位男主人公?书中某位女主人公现在还游荡在地铁中吗?

后面的网友提问就千奇百怪了,弄得我焦头烂额,原来这就是愚人节的好处,可以让嘉宾们在聊天室里出尽洋相。

当我像受罪一样度过了两个小时,准备要脱离苦海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德·拉莫尔”的网友。

德·拉莫尔?

这奇怪的名字像幽灵般浮现在屏幕上,使我屏气凝神地怔了好几秒钟,宛如一根针扎进了脑子

里。

网友德·拉莫尔:“我看过你的小说《爱人的头颅》,女主人公抱走了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你为什么要这么写?是因为司汤达的《红与黑》吗?”

看着屏幕上的这段文字,我脑子里那根针扎得更深了,几乎忘记了刚才所有问题,眼前似乎只剩下一轮如钩弯月……

不知多少年前,一个白色的影子从红墙碧瓦中闪出来,素衣包裹着撩人的身体,让人以为是神出鬼没的幽灵。她来到城门下,将那颗爱人的头颅捧在怀中。人头移过她白皙的脖子,胭脂般的红唇和深潭似的眼睛。她大胆地与头颅对视着,直到火热的红唇与爱人死去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

奇怪,在2005年愚人节的下午,在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里,我竟沉浸到了五年前写的一篇小说中。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请编辑回复:“你猜的没错,知道玛格丽特吗?”

嘉宾聊天终于结束了,本来不想留下吃饭的,但看看周围美女如云,换作谁都无法抵抗,只能随她们到大厦二楼涮了一顿。

席上我总是心不在焉,弄得大

的秘密

□蔡骏

大家都挺尴尬的,其实我还在想着那个叫“德·拉莫尔”的网友,那奇怪的ID一直纠缠着我,让我不到八点就告辞了。

走出写字楼大门,面对全上海最布尔乔亚的地方——南京西路,梧桐树上挂满了灯,照亮了依偎在一起的时尚男女们。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过愚人节。就在这时,身旁有种怪怪的感觉,就像阵冷风拂到脸上,耳边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对不起,请问你是蔡先生吗?”

紧张地回过头来,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瘦高而挺拔的个子,浑身上下穿着黑色的衣裤,与这街头的夜色很相配。他的动作非常诡异,一边向我靠近,一边还不断地向四周张望,就好像有人在跟踪着他。

我的警惕心也提了起来:“对,就是我,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看到过你的照片的。”在广告灯箱的照射下,他的脸也渐渐清晰了起来,看上去更像个大学生,两只眼睛虽然不大,但又黑又亮,脸庞苍白而消瘦,鼻子和嘴唇都挺酷的,乍一看有几分像周杰伦。

“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

“我已经等了你好两个多钟头了。”他的声音很轻,似乎一说出口

就被风吞没了,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躲到灯箱侧面说,“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会在云间网嘉宾聊天室做客,所以特地在这里等着你。”

“可我要是从大楼的另一个门出去呢?”

他沉默了片刻,嘴角露出了诡异的表情:“不,我知道你一定会从这个门出来——我的预感不会错的。”

最后一句话的口气有点像巫师,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这让我更加警惕和不安起来:“够了,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找我?”

“我的名字叫林海,森林的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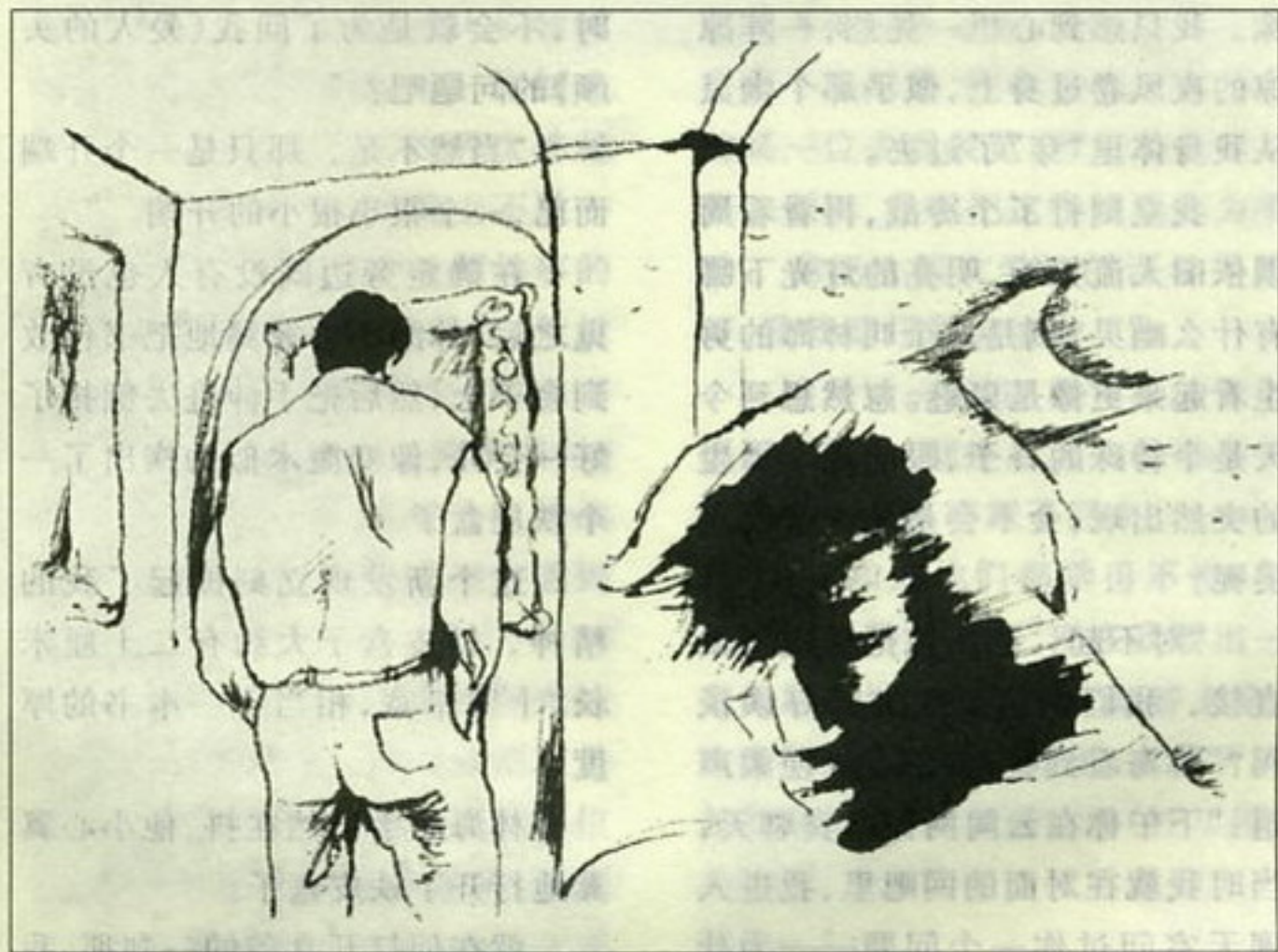
海洋的海,”他靠近了我,那苍白的脸让我禁不住后退了半步,“对不起,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请你一定要听我说。”

是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我们写作的人其实和常人没什么区别,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我们神秘化呢?

他凑到我耳边,用令人颤栗的气声说——

“你相信世界上有幽灵存在吗?”

我一下子就被这句话怔住了,在灯红酒绿的南京西路上,在四十层高档写字楼的大门口,这个宛如



幽灵般冒出来的男生,突然在我耳边问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可怕的问题。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的第二句耳语又来了——

“我已经被一个幽灵缠住了,它就在你身边。”

听着这句话特殊的语调,再看着他那双直勾勾的眼睛,无论换在哪个个人身上,大概都会吓得一哆嗦。我只感到心里一晃悠,一阵凉凉的夜风卷过身上,似乎那个幽灵从我身体里“穿”了过去。

我立刻打了个冷战,再看看周围依旧人流如织,明亮的灯光下哪有什么幽灵?倒是这个叫林海的男生看起来更像是鬼魅。忽然想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眼前这个男生的突然出现,会不会是愚人节的玩笑呢?

“对不起,我不该把话说得太直接,我们能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吗?”林海看到我有些犹豫,便柔声道:“下午你在云间网做嘉宾聊天,当时我就在对面的网吧里,我进入聊天室问过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爱人的头颅》里的女主人公要抱走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

我的眼睛立刻睁大了,一个名字脱口而出:“德·拉莫尔!你就是那个叫‘德·拉莫尔’的网友?”

“是的,因为你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等到你。”

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此刻这个叫“德·拉莫尔”的人就站在我眼前,纠缠了我两个多小时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开了。我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一起来到马路对面的小咖啡馆里。

愚人节的夜晚,咖啡馆的生意

特别清淡,林海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与我面对面坐下。

虽然林海的脸色很憔悴,但他确实是个英俊的男生,尤其是那双JAY式的眼睛,应该很能吸引女生的眼球吧。

他不时向我背后窥视着,那眼神让人汗毛直竖,好像我身后真的站着个女鬼。我打断了他的东张西望:“对不起,你等了我两个多小时,不会就是为了问我《爱人的头颅》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那只是一个开端而已,一个很小很小的开端。”

在确定旁边既没有人也没有鬼之后,林海小心翼翼地把书包放到台子上,然后把手伸进去颤抖了好一会儿,像变魔术似的掏出了一个铁皮盒子。

这个新发现立刻提起了我的精神,铁皮盒子大约有二十厘米长,十厘米宽,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

林海的手依然在抖,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铁皮盒子。

就在他打开盒盖的一刹那,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埃及的沙漠。那么小的铁皮盒子,里面当然不会有什么法老木乃伊,那又会是什么呢?

一卷羊皮书。

我已经看到盒子里的东西了,那是一卷羊皮书,像个被风干的婴儿尸体似地蜷缩着。

在博物馆里看到过古代中东和欧洲的羊皮书,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又枯又黄又皱,就像一百老太婆的脸。

羊皮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在欧洲一直是手抄本的标准形式,直到15世纪才被印刷书代替,眼

前这卷羊皮书应该是中世纪的作品。在南京西路的咖啡馆里,我仿佛一下子穿越了时空隧道,到了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某个城堡里。

抬起头再看看林海,他的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目光,但随即又小心地向我身后瞥去,看来这卷羊皮书非常贵重,绝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看到。

林海将羊皮书捧出来,再缓缓地展开。

书卷开头画着窗帘似的奇怪图案,应该是欧洲古代常用的纹饰吧。我没有发现标题,直接就是一行行正文了,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拉丁字母,我的洋文水平本来就惨不忍睹,再加上这是古人手写的文字,对我来说就等于是外星人的“天书”了。

随着古老的羊皮书卷一点点展开,一股特别的霉烂味散发出来,我忍不住用手捂住鼻孔。

终于,整张羊皮书卷都呈现在我眼前,长条形的书卷上密布着文字,大概有好几百行吧,换成中文起码也有数千字。

我像面对着密电码一样摇了摇头:“这上面写了什么?”

林海立刻做了一个禁声的手势,用手挡着嘴巴说:“当心,别把唾沫溅到羊皮书上。”

“对不起。”我也只能用手挡着嘴巴,这样说话真有些可笑,“这是什么文字?”

“是古法语。”林海轻声地回答,皱着眉头说,“中世纪的法国,封建割据,方言众多。13世纪,巴黎方言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语,也就是古法语。”

“你的意思是说,这卷羊皮书来自13世纪的法国?可你是怎么

知道的？”

“因为我读的就是法语系。今年我已经大学三年级了，上学期刚学过古代法语。”

“那你知道这卷羊皮书上说的
是什么吗？”

林海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只是一个大三的法语系学生，不是研究历史和语言学的专家，这些13世纪的古法文，与现代法语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这种古代的字体，如果不是搞专业研究的人，就算是法国人也无法看懂。”

我仔细地看了看羊皮书上的纹饰，似乎隐隐透着一股邪气，欧洲中世纪不正是魔法与巫术的年代吗？

既然是13世纪的羊皮书，应该是非常贵重的宝物了，林海一个大学生又是怎么得到的呢？我立刻把疑问说了出来。

林海沉默了片刻，把羊皮书卷起来说：“今天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只是我担心你不会相信。”

“相信什么？”我回头看了看四周，略作神秘地说，“你想告诉我：你被一个幽灵缠上了，它就在我们身边？”

“不，这只是一小部分。”林海的情绪有些紧张起来，“这件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发生在最近的几天之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自己也绝不相信的。”

“说说看吧，你知道我经历过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我几乎又要炫耀那些神秘事件的经历了。

“我知道，我看过你几乎所有的书，可现在我遇到的这件事，就算是最好的小说家，也未必想象得出来。”

不知什么原因，咖啡馆里的光线忽然暗了下来，林海的脸庞被一块阴影挡住了，就像是舞台幕布后的旁白者，只听到他那特殊的嗓音，在愚人节之夜娓娓道来——

林海是从愚人节的三天前，也就是2005年3月29日开始说起的。

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教室外的杨柳抽出了细丝，让人们暂时忘却了许多忧伤回忆——比如去年发生在这所大学里的两次神秘事件，曾让许多大学生晚上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幸好关于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已被我记录在《荒村公寓》和《地狱的第19层》两本书里了。林海也是通过这两本书，知道了那个叫春雨的漂亮学姐的故事，过去在食堂里他可是经常遇到春雨的。

3月29日下午，窗外春光灿烂，窗内春困人乏。据说此刻正是人最想睡觉的时候，教室后排座位上，多了不少书本做的掩体，后面一个个人都梦到了巴黎，上了艾菲尔铁塔。

对于法语系学生而言，做这样的春梦也是情有可原，这节课讲的就是法国文学，讲课的是法籍老师温格先生。

温格老师有一头栗色长发，挺直的鼻梁与灰色的眼睛，颇有欧洲贵族的风范，这令许多小女生暗中喜欢他。与其他外籍老师相比，温格更能让同学感到亲近，他能说简单的中国话，丝毫都没有老外的架子。此刻，他正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名字——Alexandre Dumas père

林海当然认识这个名字，翻译

成中文就是大仲马。

今天温格老师的这堂法国文学课，说的就是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他正说到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背景的大仲马三部曲——《玛戈王后》、《蒙梭罗夫人》、《四十五卫兵》。

这节课即将结束时，温格老师操着动听的标准法语说：“最近本市的西洋美术馆，正在举办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我手头正好多出了一张门票，我非常想让你中的某一位去看展览，可门票只有一张。所以，我想把这张门票作为奖励，谁把法国文学这门课学得最好，我就把门票奖给谁。”

这番话一说完，教室里的人都提起了精神，就连后面几位做春梦的也纷纷从巴黎赶了回来。

“我知道你们都学得不错，但总有一个是最好的，现在我要出一个问题，谁要是能抢先回答上来，这张门票就归谁。好了，大家听清楚我的问题，在司汤达的《红与黑》的结尾，主人公于连死后埋葬在了哪里？”

这个问题立刻让学生们难倒了，法语系的学生大多看过《红与黑》，但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大部分人往往只看个开头就丢下了。

只有林海是个例外，《红与黑》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司汤达是他最崇拜的作家，一本中法文对照版的《红与黑》他看了N遍，差不多已经被翻烂了。

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时，林海站起来用法语说：“当于连被斩首后，深爱着他的玛蒂尔德小姐抱走了他的头颅，来到于连生前指定的汝拉山的山洞里，亲手埋葬了情人的头颅。”

林海的回答让老师非常满意，温格微笑着点了点头，把门票交到林海的手中。

门票上印着“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时间正好是明天。林海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就像老天恩赐给他的礼物。温格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便宣布下课了。

第二天，2005年3月30日。

西洋美术馆是三年前新造的，最近办了多次西洋艺术品的展览，这次居然请来了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也许是高雅艺术曲高和寡，再加上一张门票要两百大洋，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法国珍品展，西洋美术馆依然门庭冷落。

林海缓缓走进美术馆大门，这时正好有一群人挤了出来，他不小心和人家撞到了一起，差点摔倒在地上。他活动了一下身体，还好没什么事，只感到脑袋略微有些晕。

再往里走就看到标志了——“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

他似乎闻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也许每个陈列古物的地方都有这种味道吧，脑袋依然有些晕，感觉就像连续打了几个小时的网络游戏。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看清了墙上那些画，全是欧洲17世纪以前的风格，画框下面拉着一道栏杆，以防参观者触摸画布。林海看了看下面的说明，果然都是三四百年前的原作，作者都是些宫廷画家。第一次与这么多欧洲名画“亲密接触”，林海忽然有种独处世外的感觉，似乎真能感觉到画家们灵魂的存在。

在美术馆展厅的最里间，还有个特别珍宝展览室，据说这次从法

国来的镇馆之宝就陈列在里面。

果然是珍宝展览室，做成了全封闭的结构，看上去更像是银行的金库。林海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在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密室里，被一道铁栏杆隔成两半，栏杆后面墙壁上挂着的，就是传说中那幅油画了。

珍宝密室里只有林海一个参观者，鼻息间似乎又闻到了那股怪味，使他的头晕更加厉害了。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睁大了眼睛盯着那幅致命的油画——

沉默持续了三十秒钟。

似乎有个影子从眼前晃了一下，那是多少年前的正午，那间狭窄逼仄的阁楼之中，灰尘在阳光里起舞，一张美丽的脸庞正忧伤地凝视着一个中国少年。

是的，她依然在那里，依然那样美丽那样忧郁，就像四百多年前的那个黑夜，鲜血染红了爱人的头颅。

林海又一次看到了她，就在这间西洋美术馆的密室里，这堵冰凉苍白的墙壁上。

她在油画里。

对，她有一双几乎半透明的翡翠色眼睛，目光直盯着画布前的参观者，眼神略带几分忧郁，又似乎隐藏着某种希望和暗示，说明了她复杂而痛苦的内心，也许她已尝到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她的脸庞是那样美丽，脸颊和下巴的线条异常柔和，不像那些粗线条的欧洲女人，倒更有些东方女子的味道。

她戴着一副琥珀耳环，穿着件华丽的长裙，应该是16世纪欧洲宫廷的式样。画里仅仅露出了上半身，天鹅绒披肩掩盖了她诱人的肌肤，或许她已不再需要用身体来诱

惑男人了。画的背景沉浸在阴影中，只能依稀辨认出黑色的幕布和一些白蜡烛。

林海像被雷电击中了，许久才恢复动弹。他不敢大口地呼吸，生怕口中的浊气会污染了这幅画，只能向后退几步再观察。整幅画大约有60厘米高，40厘米宽，镶嵌着华丽的木框。

她怎么会在这里？

脑子里嗡嗡地响，似乎有个声音不断地对他念着魔咒。

珍宝展览室里依然只有他一个人，他怔怔地看着墙上的这幅画，随后看到了下面的说明——

“《玛格丽特》，作者不详，疑为16世纪末法国宫廷画家。此画大约完成于公元1574年，画中人物为法国历史上著名的玛格丽特王后，系瓦卢瓦王朝亨利二世之女，后嫁给波旁王朝开创者亨利四世。”

直到现在，林海才算知道了她的名字——玛格丽特。

四百多年前的法国王后玛格丽特。

但这说明太简单了，不足以解开林海心头的诸多疑问。他再度把目光对准了墙上的画，似乎发现了某些新的东西……

他痛苦地捂住了耳朵，仿佛听到了16世纪的法语，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是画里的她在对林海说话。

眼前掠过了许多影子，她仿佛从画布里站了起来，对他露出了奇怪的微笑。渐渐的，她的脸庞越来越清晰，很快就要从画里走出来了——

天哪，她几乎已经触摸到她了！

林海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最后的一点意志也崩溃了,脑子里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在歌唱,然后就落入了黑暗的海底。

他真的看见了她。
玛格丽特。

当林海悠悠地醒来,发现眼前全是白色的世界,鼻子上的怪味已换成了浓郁的消毒水味。

原来自己正躺在医院里,这是一间狭窄的急诊室,周围还有好几个等着看急病的人。他立刻就坐了起来,还好身上并没有插什么东西。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林海仔细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他记得自己去西洋美术馆看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结果看到了一幅令他无比震惊的油画,然后自己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就在医院里了。

他连忙摸了摸自己身上,幸好手机还在,现在是下午四点半,也就是说自己已昏迷了两个多小时?

医生过来告诉他,是美术馆把他送过来的,据说他突然晕倒在美术馆里,保安们赶紧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医生又为林海检查了一遍,发现他没什么毛病,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只能归结为夜里睡得太晚,嘱咐他可能有低血糖,要多补充营养多休息。

从医院出来,林海只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长途旅行,刚从某个遥远的世界回来。坐在回学校的公车上,他使劲揉着自己的脑袋,可脑子里像被埋下了什么,越是回忆就越是隐隐作痛。

是的,他还记得那间密室般的珍宝展览室,当时展览室里只有他



一个人,面对着一幅16世纪的法国油画,画的名字叫《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他仿佛重新看到了那张脸。

她就在那里,在那里看着他。

林海打了一个冷战,车窗玻璃上似乎映出了她的脸庞,但转眼又被窗外的灯光掩盖了。

但她的脸庞越来越清晰了,还有那忧郁的眼睛,薄而细长的嘴唇,柔和的下巴。

这是一张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脸啊,只要看过一眼就永远都不会忘记。

对,他早就认识她了,在十年前的那个正午。

那一年,林海还是十一岁的少年。

爷爷的老屋在一大片老房子中间,要爬上一道狭窄的楼梯,才能进入那几个不大的房间。那个中午爷爷外出去了,他唯一的孙子来到老屋,这里充满了一股过期颜料味,因为爷爷退休前是大学的美术老师。

十一岁的林海走到爷爷的卧

室里,他知道老屋还有个阁楼,一道木楼梯通向房顶,可他还从来没上去过。爷爷严禁任何人进入他的阁楼,就连孙子也不例外。在林海整个童年时代,老屋里神秘的阁楼,始终都像传说中的藏宝洞一样,不断引诱这个少年的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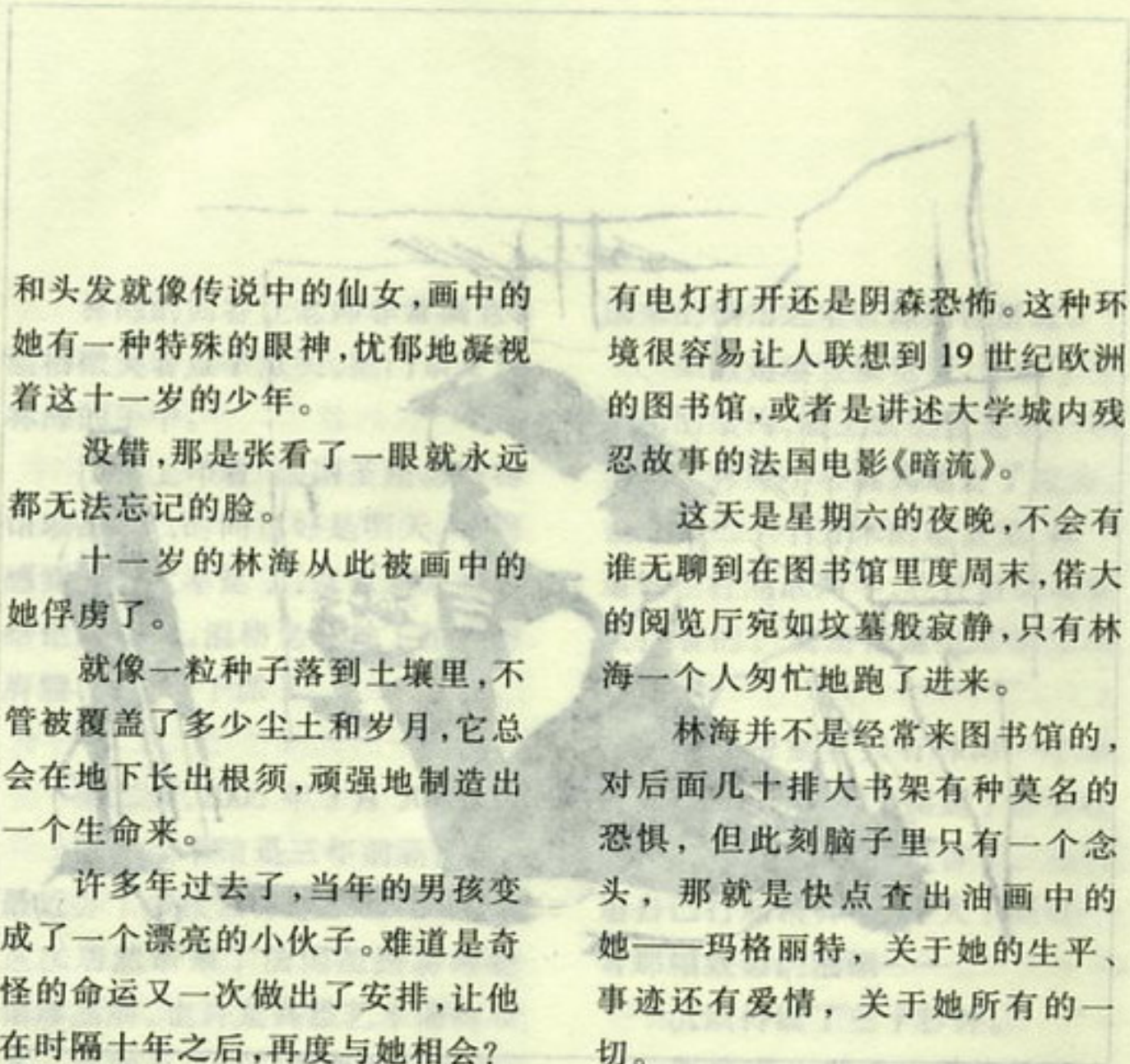
阁楼里究竟藏着什么呢?趁着爷爷不在,十一岁的林海偷偷爬上了梯子,他把自己想象成了阿里巴巴,用不着念芝麻开门,就轻轻地推开了小阁楼的木板门。

林海永远都不会忘记十年前的这个正午,阳光透过屋顶的老虎窗,像白色地毯般洒满这小小的空间,不知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灰尘,随着房门的打开而飞舞起来。

阁楼里放着一张小木床,在床边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小小的画。

画框实在太小了,大概只有八开铅画纸的大小,就像一张床头的镜子,里面是张西洋女子的脸庞。

正午的阳光照射着林海的眼睛,而墙上的画则在阳光之外。他只记得画中的女子长得很美,眼睛



和头发就像传说中的仙女,画中的她有一种特殊的眼神,忧郁地凝视着这十一岁的少年。

没错,那是张看了一眼就永远都无法忘记的脸。

十一岁的林海从此被画中的她俘虏了。

就像一粒种子落到土壤里,不管被覆盖了多少尘土和岁月,它总会在地下长出根须,顽强地制造出一个生命来。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难道是奇怪的命运又一次做出了安排,让他在时隔十年之后,再度与她相会?

现在林海可以确信了,下午在西洋美术馆里,他看到的那幅法国16世纪油画里的玛格丽特,正是自己十一岁那年,在老屋阁楼里看到的画里的女子。

当然她们不可能是同一幅画,小时候在阁楼里看到的那幅画,要比今天在美术馆看到的画要小很多,大概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大小。而且阁楼里那幅画只有她的头像,背景也只有一点点,而美术馆里的那幅画则是半身的胸像。

也许老屋阁楼里的那幅画,只是一幅临摹的作品,或者是玛格丽特的另一幅画的复制品?

但是,玛格丽特的脸庞早就深埋在林海的心里了,如同一块深深的烙印,永远都无法抹去。

回到大学,林海直接去了食堂,晚饭后并没有回宿舍,而是去了学校的图书馆。

如果你看过《地狱的第19层》,就知道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了——这栋建造于50年代的苏联式建筑,外面看上去坚固无比,里面却破旧不堪,即便把所

有电灯打开还是阴森恐怖。这种环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世纪欧洲的图书馆,或者是讲述大学城内残忍故事的法国电影《暗流》。

这天是星期六的夜晚,不会有谁无聊到在图书馆里度周末,偌大的阅览厅宛如坟墓般寂静,只有林海一个人匆忙地跑了进来。

林海并不是经常来图书馆的,对后面几十排大书架有种莫名的恐惧,但此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点查出油画中的她——玛格丽特,关于她的生平、事迹还有爱情,关于她所有的一切。

他太想了解玛格丽特了,这个16世纪的法国公主,后来又成为了法国王后,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有如此迷人的魅力,竟让四百多年后一个中国少年痴心妄想?

在社科类的书架上,他找到了一些关于欧洲历史的书,但这些书大多泛泛而谈,他又找到了一些英文和法文的书,倒是有一些详细的记载——

玛格丽特(Marguerite),也有种叫法“玛戈”(Margot),出嫁前全名是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她的父亲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1547-1559),她的母亲凯萨琳王太后来自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在她的父王去世之后,她的哥哥们相继登上法国王位,依次是弗朗西斯二世(1559-1560)、查理九世(1560-1574)和亨利三世(1574-1589)。

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处于“胡格诺战争”时期,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进行着残酷的内战。公元1572年,信仰天主教的王室为结束战争,决定与新教徒首领纳瓦尔

国王亨利联姻,身为国王妹妹的玛格丽特公主,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婚礼在巴黎举行,玛格丽特嫁给了纳瓦尔的亨利,就在众人欢庆婚礼之时,巴黎城所有的钟声都敲响了,在凯萨琳王太后的策划下,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拉开帷幕,整个法国血流成河,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惨案——“圣巴托罗缪之夜”。

后来又经过数年战乱,玛格丽特的兄长们全都死于非命,而她的丈夫则意外地继承了法国王位,成为了波旁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四世,玛格丽特也从法国公主变成了法国王后,史称玛格丽特王后。

历史上的记载就到此为止了,但林海知道在小说和民间故事里,玛格丽特可是大名鼎鼎的,至少大仲马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玛戈王后》。

图书馆的关门时间到了,林海可不想在这坟墓般的地方过夜,他赶紧离开了这里。

晚上八点,整个校园都沉浸在夜色中,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在几盏昏黄的路灯下,只看到那些摇曳的树丛,将树叶的影子投射到他脸上。

林海匆匆地向前走去,眼前依稀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那人影转眼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就在距离他大约十几米的地方,突然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倒在了地上。

心头立刻狂跳了起来,林海好不容易才挪动了步伐,跑到那个人跟前。

这是个穿着黑色的风衣的男人,还戴着一顶帽子,昏暗的路灯

作者简介——

蔡骏，摩羯座，O型血。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小时梦想成为国家地理绘图员，后来又与美术学院擦肩而过。因为离不开母语的土壤，遂认定汉语是地球上最美的语言，誓言以汉语写出世界上最好的小说。自称“灵感的宠儿”，依靠上帝赐予的灵感吃饭，常担心脑子被各种突如其来的灵感所撑破。

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同年获得全国性文学新人奖。2001年长篇小说《病毒》横空出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出版数十部长篇小说，作品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播放。在历史与现实、爱情与惊悚、悬念与推理之间蔡骏游刃有余，显示出他丰富的知识底蕴，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严密紧凑的逻辑思维，大有直追斯蒂芬·金、希区柯克等大师级人物之势，立志为全世界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经典悬疑”。2004年在《萌芽·增刊2》发表长篇心理悬疑小说《地狱的第19层》引起轰动，出版后成为2005年度最畅销小说之一。

继《荒村公寓》与《地狱的第19层》，此番再度推出最新力作《玛格丽特的秘密》，奉献给广大喜欢蔡骏的读者朋友们。

下看不清他的脸。林海蹲下来拉他，但他的身体是那样沉重，无论如何也动弹不了。

也许是突发心脏病了？林海靠近了对方的耳边说：“喂，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突然，一只干枯的手抬了起来，紧紧抓住了林海的左手手腕，并将他的手心朝上翻了过来。那个人的力量非常大，林海一下子没法挣脱。那人又伸出了另一只手，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在林海的手心里写了几个字。

林海想要大声地求救，嘴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左手掌心，被人强行写上了一行字。

然后那人松开了手，继续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林海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仍然没能看清对方的脸，却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尸体腐烂味。

难道是个死人？

这个荒诞不经的设想，使林海感到毛骨悚然，他赶紧后退了几步，警惕地看着躺在地上的黑衣男子。

不，应该找人来帮忙，林海立刻向外跑去，一眨眼就跑出去了很远，总算找到了学校的值班老师。

他对老师说图书馆附近有个人晕倒了，情况可能很危险。值班老师也紧张了起来，他带上手电筒，和林海一起向图书馆方向跑去。

当他们回到刚才出事的地方时，却发现地上空空如也，连个鬼影子都没留下。林海一下子傻了，心就像沉到了井底，他着急地向四周张望着，图书馆前是一片开阔地，在昏黄的路灯下寂静无声，宛

如一片墓地。

值班老师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林海，又用手电筒照了照旁边的树丛，还是一无所获。终于，老师忍不住了：“你们这些小孩子，不好好读书，就喜欢搞恶作剧。”

林海嘴巴张着却无法争辩，脑子里不断回想着刚才见到的一切，他忽然想到什么，立刻张开了自己的左手。

在昏黄的路灯下，林海看到自己掌心里写着一行字母——

Aider moi

这行字母是用红色记号笔写的，在手掌心异常醒目。

林海认识这行字，它的意思是——救救我！

没错，这是一句法文的短语，“Aider”是“帮助”或“拯救”，“moi”是“我”，而“Aider moi”连在一起就是“帮助我”或“救救我”！

林海把手掌上的文字给老师看。值班老师当然不懂法文，摇了摇头说：“你什么意思？”

“我是法语系的学生，这行字母的意思是‘救救我’，是刚才那个倒地不起的人，用笔写在我手上的。”

“同学，你应该去精神病院检查一下吧。”

就像是兜头被泼了盆冷水，林海失望地垂下了手来，值班老师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回去好好休息吧，不要胡思乱想了。”

随着值班老师的离去，图书馆前的空地里只剩下林海一个人了，校园里凉凉的夜风袭过，使他禁不住瑟瑟发抖了起来，难道刚才真的活见鬼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史 零

人的一生应该说有很多次“开始”，出生、上学、就业、结婚、生育乃至退休，但在这一系列的“开始”中，有一个开始是意味深长的，那就是大学的一年级，在很多时候，就在踏入大学校门的一刹那，人生之船便驶入了另一条河流。

1,2,3……人生从大一开始

一个人的生活

俄罗斯专家日前发表文章指出，大学一年级的学习生活特点要求新生学会自我调节，否则就难以适应从中学到大学的巨大转变，甚至导致身心健康损害。

事实上，对很多新生来说，大学的一年级是既好过又难过的。好过的是，终于摆脱高考的苦海，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难过的是，突然间，以往习惯了的有家长、老师和有与其同目标同学的相伴的、有规律的日子结束了，代之以若即若离的老师，每个人都自成体系的同学，很可能被时空拉开的亲情，还有就是突然轻松带来的“空虚”和缺乏明确目标的“迷惘”。往日的和谐气氛也多半被略带社会化的关系所替代，而自己则需要独自面对学业、感情、人际关系乃至就业压力的多重挑战，许多人都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应，身心问题接踵而来，大一的日子很快就在喜悦、放任、迷惘、踌躇的心绪中滑过，从而错过了在心理和智能上成长的最好时机。

起点决定终点。事实上，如果你想四年后的就业市场上从容不迫，在大一时就要认真思考人生目标，最起码要想象一下四年后自己会在哪里，为了到达那里，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应该积极去参与什么，刻苦去学习什么，尽心去体会什么，努力去克服什么，断然去拒绝什么……如果一个人

想不清楚，不妨请教一下朋友、师长和过来人，当然一定要是希望你好的人。

即便是一时想不清楚，但只要是想通了并去努力了，你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也许只是大一时多走的几步，就使你在几年后的就业市场上抛下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与高考异曲同工。就算是你想错了，那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在诸如事业、感情等很多问题上，不做就是错。而且年轻也意味着输得起，大不了重新来过。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了长期的目标，就会比较容易避免因挫折而产生低潮，不致于被不相干的人或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牺牲一去不返的时间。事实上，许多杰出的人物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不但会为一个长期的目标而不懈努力，而且会因此忽视那些在外人看来不可不在乎的伤痛和困惑，就像一个冲锋的战士，往往不会意识到路边的杂草及其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伤痕和刺伤。而一旦一个人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他就会像一部机器一样运转起来，不断有所创造，也有所历练，并且由此而把自身的能量和资源发挥到极致。

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个人又何尝不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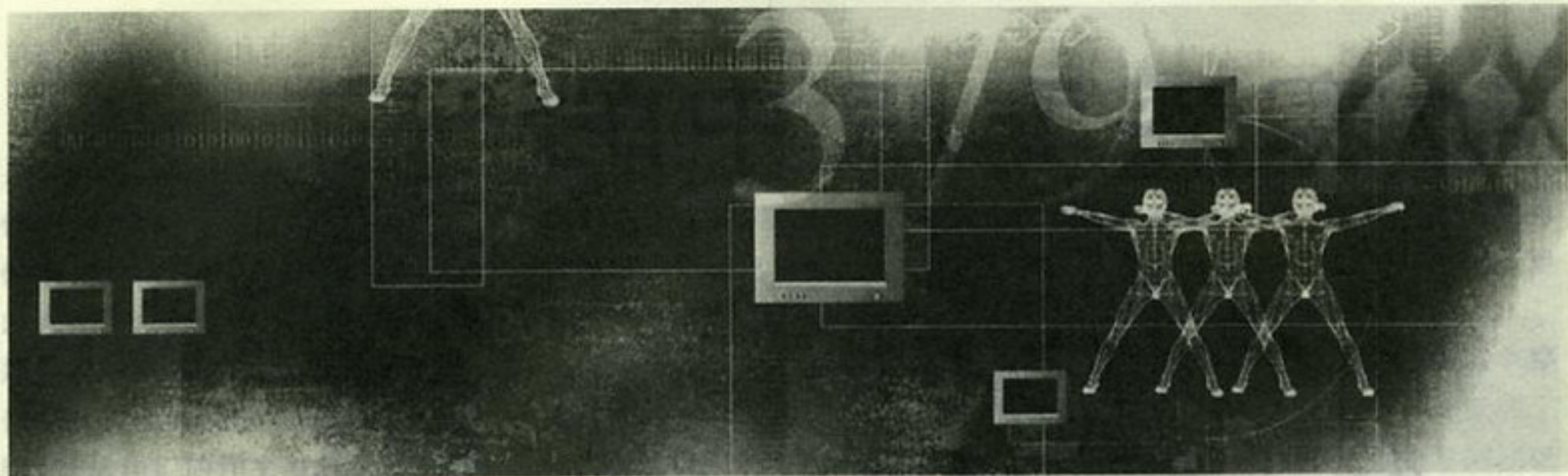
两个人的世界

大一是很多爱情悲喜剧幕启的地方。大学生活不仅给人带来比高中时要相对富裕的时间和自由的空间，也带来了比中学要大得多的生活圈子和交往余地，这也是许多中学的恋情无法继续下去的原因之一。更何况，许多中学生的所谓恋情并不真的能称得上是恋爱。

对大一的学生来说，很少有人未曾面临过爱的选择，而我们对爱情所做的抉择，也许是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尤其是最初的爱恋，因为一个人可以忘记很多事，却不会忘记初恋给了谁。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你如果轻易接受了一个人，就会错过其他的许多人和事，还有时间和情感，只有当你肯定这一接受远远重于任何的错过和付出，有朝一日你才不会为此而后悔。

但慎重并不意味着拒绝，当真爱出现时，是万万不可以错过的。而衡量是否是真爱的一个简单办法便是看反应。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两个人的邂逅就像两个化学物质的接触一般，如果期间发生任何反应，两人都会因此而改变。”而真正的爱情是能够鼓舞人并唤醒人内心沉睡力的，这种爱往往是一种促进人们向上的过程，而且还有可能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爱情如同体育运动，是一种自然的兴奋，而一切自然的兴奋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的兴奋是大自然给我们生活带



来快乐的一种方式,在这项体育运动中,人的心跳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在一次次的跌宕起伏中变得敏感、坚强和果断。没有投入地爱过的人,很难有心智上的迅速和健康成长。爱情和事业一样,也是一种信仰,没有了她,你就会少了更多力量。

西方有句谚语:“想要观察一个人,最好观察他怎么恋爱。”一个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往往便是其人生态度的写照。一位诗人说过,如果真正热烈地爱过,最终没有伤害彼此,那过很多年都是能记得的,并在你黯淡神伤的日子里被翻出来,擦去上面的灰尘,安静地陪伴你呆一会儿,不是挺好吗?事实上,即便是失落和错过,也未必不是一种成长的机会。只要你明白,两个人相爱或分开,都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要你相信,属于你的爱情不会走开,或者说走开了的一定不是你的。

很喜欢周华健的那段歌词,“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道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多年以后,当你回首望去,是否依稀可见一份你曾用心呵护过的感情在那里深情地摇曳?就像徐志摩的康桥和在那里徜徉过的美丽时光。

三个人的社会

对大一的学生来说,需要认真处理的不只是与追求和被追求者、现实和未来的关系,还有无处不在

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也是个“小社会”,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外面的世界所特有的机遇、冲击,而大一则是一个人独立处理人际关系的开始,也是培养合作意识的理想起点。首先,这里有着未来四年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有着对未来很多年都会起作用的社会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磨练出来的心智和胸怀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四年后的走向,甚至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发展。

虽然三言两语并不能说清楚人际关系的种种,但有两点是可以确知的,那就是:人际关系首先是一种心理关系,其次是一种资源关系。

我的母亲曾经告诉过我一个与怀疑你、顾忌你、讨厌你甚至在想方设法折腾你的人相处绝招,那就是主动出击,阳光般地去接近他。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使对方有机会了解你,而通过有效的沟通,90%以上的人际关系问题都会得到及时的化解,特别是在你风头正劲的时候,就更需要谦虚一些、耐心一些;二是在气势上压倒真的想与你过不去的人,以自己的从容映衬出对方的局促;三是赢得旁观者的喝彩,即便不能争取到对方,你至少可以让其他人感受到你的阳光与大气,从而获得全局的支持与主动。但遗憾的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并没有能够认真听取母亲的忠告,结果弄得人缘关系十分紧张,只是到了大二,偶尔一试,才发

现果然极其奏效,从此以后,我的人际关系便大为改观,而且人也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在此后的数年中(包括上班后),我再也没有与人吵过一次架,并且得到了很多别人得不到的机遇,当然还有友情,那是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感到的温暖牵挂。

相比之下,那些正常的关系就要处理好得多,只要你真诚待人,懂得尊重别人和欣赏别人,多沟通、多合作,就会很自然地在自己身边栽上很多棵树,栽得多了,就会出现绿茵,出现怡人的景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样友好,人与人之间都需要适当地保持距离,为彼此的心灵留下一点空间,这也是平衡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则。

但仅有热情和真挚还不够,你还需要有比较丰富的个人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你的个人能力、吸引力及所掌握的讯息,也包括你的支持力和影响力。事实上,不仅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在人际关系中,没有资源也是没有发言权的。在国外的大学里,那些日后有大作为的人往往在学校里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体育运动,因为这样做不仅增长才干、提升人生境界,更会为自己赢得广泛的社会关系,赢得友谊和影响力,而这一切在择业时以及工作后都将一步步印证出它们的重要性来。

(转自河北大学管理学院《雁阵》杂志)

责任编辑 李其纲

初赛评委眼中的

「新概念」

(作者排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七年

□陈丹燕

2004年的冬天,第七年,去编辑部看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评稿。每年都是冬天。编辑部办公室里有着在干燥空气中微微刺鼻的油墨气味,桌上,地上,都是稿件,经过时要侧着身体才得过去。走廊很暗,因为两边的办公室都关着门的缘故,而且很冷。稿子要看上好久。五分制,决定哪些作文可以参加复赛。

刚组织大赛的情形我还记得。在湖南路上的一家精巧小旅馆里,《萌芽》请吃饭,那时,《萌芽》气息恢恢的,连带着从《萌芽》鼎盛时期走过来的编辑们也都灰头土脸,好像一班破落人家的子弟。席间,大家痛骂着学校作文课对孩子的苛刻与毒害,大多数人都有孩子在上,自己当着文学编辑,其中的许

多人也是作家,却不能教,不敢教,也不会教孩子写作文,自家的孩子也不让教:“你不教我,我还能得七十分,你教了我,倒只有六十分了!”不同人家的孩子,抱怨的是同样的话。这是为了给自己的比赛打气,表示大赛的群众基础很好。“我们要让孩子用新概念写作文抵抗八股,我们来给他们判分。让得一等奖的孩子能进最好的重点大学,这就是对学八股作文,是为了升学率的说法的最好回击。”大家在席间很慷慨。这是被逼急了的书生们的理想和聪明。那是第一年,复赛时,考场的讲台上放了一只咬了一口的苹果,这就是题目。

得了一等奖的小孩果然进了重点大学。

第二年,参加大赛的作文多到用全是用邮局的帆布大邮袋装来,编辑部全体加班,《萌芽》杂志起死回生。

我做过八年编辑,看稿子算是快的。但是看这些作文稿子却总是不快。那些少年,在作文里使出浑身解数,全部智慧,要表达自己,这

是自然的。有的人从容,有的人故作,有的人似懂非懂,有的人自成体系,有的人乖巧,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洋洋得意,有的人孤注一掷,那都是幼稚的文章,差不多都是,但都有自己的真性情,一点也不乏味。我从他们的作文里看到了七年里中国人在中学时代流动的思想、风尚和姿态。

2003年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作文,许多人都提到了一首歌:《那些花儿》,初三的学生提到它,高三的学生也提到它,无所谓那孩子在河北还是在广东。引得编辑部的人下载了那首歌,在编辑部里一遍遍地放。那是首伤感的歌,让人想起孩提时代的分离。有时能看到孩子的功利心,求成的强烈愿望,讨好,算计,因为初次尝试,而棱角分明,格外触目惊心。

但我仍旧喜欢看那些稿子,胜过看许多东西,因为它们的真实,即使是造作的感情与表达,都是全心全意的。

开始的时候,那些稿子里有那么多父母双亡的故事,写得凄清动人,后来才发现,这些孩子都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还有那么多失恋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用去调查,就能看出来是半生不熟的,但细节用得恰到好处,而且准确细腻。后来,浪漫主义的故事退潮了,校园故事成为主流,这该与从大赛中成名的少年作家们的榜样有些关系吧,少年们发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价值。每次我都能看到我真心想看的稿子,带着少年人恳切的用力,带着对世界的探究,征服的欲望,勃勃的惊奇,还有上帝般的天然和公平,描写了他们眼睛里的世界。我记得一份北京女生写来的稿子,写得那么真实和痛苦,以及迷惑,让我觉得自己无法将一个公平的世

界留给这样的孩子,而感到羞愧。我们坐在天寒地冻的唯一温暖的房间里,在暮色里说着这篇作文,设想着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度过她的精神危机。有人消瘦的脸,在台灯的光影外肃穆地晃动,像受难基督。那篇作文不是没有毛病,但还是让我们都感动,小纸片上,一路都被打着5分。“这孩子将来会是一个出色的人。”我们都说。

年年都看到这些好作文,这些好孩子的思想,这是我的幸运。它们使我喜爱青年。

报名单上,贴着参赛者的小照片,大多数是学生证式的小照片。我常在看到特别好,或者特别糟的作文以后,翻到最前面去看看他们的脸。我想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总是直直的头发,学生头,许多人穿着校服,那种劣质的面料,也难以分出性别的衣服。在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孩子,背着沉重的大书包,一脸疲惫地走过。

有一次,我在一张报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地址,再一看,是我家住的那个小区。再看那张照片,是个梳了马尾辫子,光着额头的女孩。从编辑部出来,我去坐地铁,在地铁车厢里,我看到一件熟悉的校服,过大的校服,像不少孩子那样有些颓唐地穿在身上。那是女孩,正在和一个同路的男生闲聊,他们在说考试的事,说回到家,先睡一会,才起来吃饭做作业,还是先做作业。女孩子说她总是喜欢在深夜做事,因为她睡不着。“啊,还会睡不着!”男生佩服地叫起来,“我需要很多时间睡觉。”女孩子瞥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种聪明,微轻的自负、和得意,以及一点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那是对文学有

兴趣的孩子特别的表情。我努力回忆着报名单上的女孩的脸,我觉得她就是那个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参加比赛的小孩。

我看着她,跟着她,看那个穿着拖拖拉拉的校服的小孩走进了和我同一个大门。她的同学问她睡不着的时候都做什么,她说:“看闲书。”她的口气犹豫了一下,到底没有说出来下半句:“写文章。”她矮小的身影在我前面慢慢走着,放学的孩子都是这样又累又沉闷的样子。我想起来,她写的是对自己繁重乏味的重点中学学习生活的批判和忍耐。这是个清醒的孩子,懂得忍耐和努力,对付自己非人的生活。我想不起来自己给了她3,还是4,看着她忍耐的样子和巨大的书包,想着她是怎样在题海中抽出睡眠的时间写作文,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她似的。

我十六岁时,也是一个少年文学爱好者,开始写习作了,写了一手酸酸的长句子,后来都不敢再读。写文章,真是漫长的崎岖的道路啊。有着无限的岔路,无限的死路,而真正符合你内心渴望的道路,却是那么窄小,那么难走。这些孩子,是不容易的。我在一团宁静的少年时代开始写作,那时它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而现在,它也许就有着巨大的商机,也许就让你在成功的名义下偏离了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将你完全歪曲成另外一个人。有时我读着他们的作文,心里想起我少年时代的那些努力,少年时代的虚荣心是那么轻易就会被煽动起来的,少年时代的一颗小星星都比月亮要大,写作的道路其实是危险的道路。我想起布兰诗歌里的一句中世纪的德文诗:祝福人生从此放光辉。

“新概念”作文评阅

印象

□吴俊



连着好几年参加“新概念”作文的评选，也看过一些“新概念”获奖者成为年轻作家后创作的作品，我现在指导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曾是“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对这项赛事的成功及其对少年写作者的作品，几乎就难以相信当代的少年写作在许多方面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成人的想象。这在少数获奖作品中可能还不足以充分体现出来，因为获奖作品中往往渗透了成人（评委）的因素，因而更广泛的参赛作品中最足以体现当今少年写作的丰富面貌和特点。对此，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比大学中文系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更有深切的体会。我认为从这些作品中也应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若干年后的中国文学写作肯定不会再是当今主流文学的模样。这一点其实已在迅速崛起的“80后”写作中得到了印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概念”作文竞赛传递出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学今后的征兆。关注“新概念”，其实就是关注中国文学的未来，也就是关注我们未来的精神和

思想的表达方式。

我在这篇短文中并不想表达对“新概念”的所有看法，甚至也不想从正面去评价它。我是想从负面来谈谈这几年中的一些评阅印象。这种负面印象在那些获奖作品中也是被遮蔽了的。

一是整体上缺乏“华丽”的美文。美文的风格各异，也有朴素的美文。在我们的语文写作和文学教育中，对于辞采华丽的文风一般很少鼓励和推崇。似乎华丽就意味着堆砌词藻、无病呻吟、舍本逐末、缺乏内容、情感空虚等等。殊不知作文的训练就象是厨艺师、美食家品味各色食品，只有遍尝百味，才能获得精确上乘的味觉。特别是在写作的早期，我以为应当尽可能鼓励少年学生学会使用放肆的笔调，追求辞采斑斓的文风，哪怕形式上过度也不足惧。只有这样，待其稍趋成熟，多少领悟到写作的心得和合乎自己的文章之道，这时再引导其返璞归真才能真切体会到朴素之美。在许多时候，即使人到中年才发生文风的改变也不算迟。更何况，华丽的文风只要得体，本身也并不先为文章的高格。徐志摩的散文可为显例。但就我此次评阅范围而言“新概念”中此类文章较少。

二是“无厘头”之风泛滥。从文风来看，“新概念”参赛作品中恐怕要数“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写法最为普遍。这种搞笑的文风源自一些流行的港台影视作品，又充斥于网络写作之中。应当说这类风格即使在成人作品中稍稍不慎也会流入低俗，现在却吊足了少年写作者的胃口，使得他们落笔即陷油滑，以插科打诨为行文招数。我以为这绝非写作正道，尤以年少者为不宜。文章虽有以偏锋而成功者，但总应以中锋用力为正途。

三是“伪底层”、“伪落难”叙事。大概是过于相信了眼泪的力量，许多作品都写了一个逼人流泪的底层苦难故事，比如失去了双亲的孤儿、流离失所的民工等等。最可笑的是有篇作品居然编造了一封林黛玉风格的书信，写信人却是没有文化的落魄民工。在这位少年作者的心目中，林黛玉式的书信是最煽情的，民工的遭遇又是最令人同情的，况且也恰是近几年里媒体报道最多的，于是正好拿来拼接在一起，完成一个当代的“林姑娘加焦大”的故事。这类幼稚的造假之风在“新概念”来稿中已经蔓延了许多年，以至有一年令评委们惊呼：何以参赛者中有如此之多的孤儿？而且，故事又是如此的相似和雷同。一旦看出端倪，则其结果非但没有骗到眼泪，反而首轮即会淘汰。真情实感自会动人，矫情伪饰只能遭厌。底层的苦难故事并不是万能的。伪底层、伪苦难的叙事其实是对善良人情的亵渎，少年写作者不可不戒。

作为一个评阅人，也作为少年写作者的一个年长的同道，我希望在今后的“新概念”参选作品中，上述三类现象会有所改变。

这一代的事

□南 妮

打了2个满分5分,2个5-,这届的新概念作文似乎比上届的更好。涉及的经典作品多,而不像前几届,频频看到那几个少年偶像作家的名字与文字,眼界宽了,目标远了,出手自然就不同。

仍然会玩结构,不仅诗与剧本的体裁勇敢地用了,而且出现了法官的审讯纪录与医生的治疗纪录这样独辟蹊径的文学样式,像剧本一样的对话,但进入的舞台有所限定,行业特殊,这样的文本充满实验的大胆与勇气,姑且不说内容与思想是否成熟,因为这两个行为即使是常识性的东西,也是超出了学生的经验的。文本的独创性首先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至少构思的奇巧避免了平庸。但因为超出了学生的经验,所以以这样“先锋”的尝试来取得进入决赛的资格,还是很冒险的。

日常生活中的多个小视角组合起来,或者换个叙述人称来作结构,这已经为大多数的参赛者玩得滚熟。阅读与模仿的经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使孩子们将作文的肃穆化作了一种轻松的乖巧。这是他们最能掌握的,但也因为这种乖巧的泛化,最后,只有语言功底特别好

的人才能在这场小型的“类型赛”中胜出。

仍然喜欢语感好的孩子。读了几句就会觉出语感的好坏。受的教育差不多的话,环境氛围差不多的话,一个人语感好,语感超群,就是某种天才了。写作一定是需要天赋的。所谓语感究竟是什么?是写作者心中有诗,有音乐,语言在他嘴里吐露出来,拥有了一份自然的节奏、韵味,空灵而充满光辉。更高级更优秀的语言,是含着自己的情绪又有所克制,是对事物的描绘有着自己的价值观而又含而不露。语感仿佛天赐,但又一定是功夫在诗外。绝对会给这样的孩子打高分,相信他参赛会有不俗表现。

越来越能接受少年的爱情。也是他们作文中描写的爱情,对异性的那份美好憧憬、幻想与情感使我感动。纯洁、天真,是因为纯真而走向的感情的极致与激烈,失落也是健康的,痛苦也不是“为赋新辞强说愁”。想想罗密欧与朱莉叶也不过是他们的年纪。一个人,也许17岁就得到了一生最重要的爱情,在34岁时反而一无所获了。对异性的爱,对爱情的向往,其实就是少年对生活的爱与向往。细腻地感受对方,同时细腻地感受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才能。

家庭,父母,甚至家族在他们的笔下都有重要的体现。父母,幸福的与不幸福;“我”对父母的爱或者失望,无论是描写性的还是抒发性的,他们都表达得很好,生动、具体、细腻。这是他们最能掌握的题

材。……但是,为什么没有写老师的呢?不要说写得出色的,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学校的生活在他们的总体生活中占据了那么多的比重,为何就没有写老师的呢?喜欢或者失望,都可以入笔的啊。他们能够上天入地想象几千年以前或者以后的事,他们能够写法官的审讯与医生的病录,他们能够评论俄罗斯的失事潜艇与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他们为何就不能写写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老师呢?——也许就像你我写单位的领导一样,有所顾忌吧?但是不是说“童言无忌”吗?他们不应该跟我们这些陈腐的成年人比。但是他们逃避了这个问题,集体逃避,不约而同地集体逃避。有意思。连这方面的幻想也没有,连写一写心中的《麻辣老师》的尝试也没有。是应该为他们而悲哀?还是应该为老师而悲哀?还是应该为学校为教育体制而悲哀?

每年看新概念作文的这一天,是幸福的一天,正像初评委中的一位说的那样:那是认识了许许多多孩子。是的,那是倾听优秀孩子最真诚最秘密的心声。年轻真好啊。看作文的时候,会一遍遍这样觉得。激情这种东西总是依附在青春的身体上,你阅读着激情,你同时也感染到这份激情,你会对文字、文学这样的东西永抱希望与热爱。“童心就在人类的童年里”。而一茬茬的童年永远有他们特有的光彩与新鲜度。这里的童年,是一个大的概念,指相对于成人期的青春

2004年新初评印象

新概念

一 战争

今年写战争的比往年多。地点多是外国小镇,我频频看到这样的字眼:上校,德军,骏马,手枪……枪炮声和钢琴,硝烟里的爱情,仇恨和人生。我想这是因为2004年是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缘故,电视和报刊上的许多回顾专题引发了这些灵感吧。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个好现象,反映了作者们的视野超出了身边的日常生活,对远比个人感情世界广阔的爱恨给予更多的笔墨。其中有的写得确实很好,充满了想象力,而且文字精美,有一篇我打了满分。但是也有一些模仿电影的痕迹,有不少情节让我想起

潘向黎

了热门电影《钢琴师》。

二 死亡

关于死亡的主题或线索似乎也比往年多了些,青春盛期往往会不期然地想到死亡,这可能像枝头

花满会令人伤感地想到花谢那样,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笔墨似乎太冷静太淡漠了,甚至相当冷酷,显得对生命不够珍视。我猜测,这也许和电脑游戏有关,在那个虚拟空间,轻易可以杀人无数,然后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给人一种生命不过尔尔的错觉。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且结束之后“将会死上很久”,因此作为一个比这些作者年长、目睹了更多死亡的人,我宁可看到年轻人因为过分热爱生命而痛苦地流泪,也不希望看到提前的灰暗和冷酷。

责任编辑 李其纲

参赛对象:手机文学爱好者

参赛内容:用文字、摄影、FLASH等多种形式叙述“我的手机故事”。

(作品形式多样化是本次大赛的特点,图片,文字,声音都可以成为表达的方式)

参赛方式:

在《飞向纳斯达克的分分秒秒》书中寻找出刮刮卡号码

编辑短信
book 刮刮卡号码

发送至
2000021 (移动)
9000021 (联通)

获得
报名号码

向灵通网 www.linktone.com
或《萌芽》杂志投稿,稿件请
附上报名号码,并注明参加
掌上灵通首届手机故事大赛

获奖名单及参赛方式详情请登陆: www.linktone.com

参赛要求:

- 参赛作品要紧紧围绕“我的手机故事”这个主题进行创作,内容可以涉及亲情、友情、爱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切身边让人感动的故事。
-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从他处抄袭、转载。作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突出思想道德内涵,体现积极向上、健康活泼的价值取向。不得出现不文明用语,不得有淫秽、暴力等内容。
- 参赛作者拥有其作品著作权。参赛作品如需出版发行或提供网站下载服务,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 本次大赛获奖作品由主办单位组织推荐成集出版。
- 提交作品的时间:2005年3月5日——5月30日(暂定)。

奖项设置:

- 最终获胜者有机会成为挑战
- 获奖作品将由《萌芽》结集出版

法律声明:

- 所有参赛者保证其参赛作品都是原创作品,不存在任何抄袭、剽窃等行为,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 所有参赛者同意,所有投稿本大赛的参赛作品,地不一稿两投。在大赛评审结束后一个月内,未获通知,参赛者方可自行处理参赛作品。
- 所有“掌上灵通首届手机故事大赛”参赛者同意将其参赛作品发表于大赛主页(www.linktone.com)和《萌芽》杂志。
-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掌上灵通所有,具体条款请登陆: www.linktone.com

详情登陆: www.linktone.com



无线书城无限看

- 免费体验手机短信故事:发送短信HDJ到20002092(移动), 90002092(联通)
- 免费体验手机彩信故事:中国移动彩信用户发送短信HDJ到20001950
- 掌上书城手机短信/彩信故事,独家无线免费体验

免费Free
体验专区

客服电话: 05106600
上海灵通设计有限公司
ICP证号: 沪B2-20040189

掌上灵通 《萌芽》

首届手机故事大赛



河对岸

□王 晟

传说结冰的时候可以徒步走到河对岸,只有两三里的路。但是谁也不相信这种鬼话。

罗勃特住在河边已经有二十年了,每逢下雪的日子他就躲到一百二十层公寓的空房间里,因为雪水会损坏他身上的零部件。而且大雁,那些濒临绝种的大鸟在雪中叫得特别凄惨,他实在听不下去。

罗勃特是有强烈情感表达功能的机器人,诞生于公元二三五二年浦东张江科技城的未来实验室。但这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事实上,从公元二三五三年起冰河季横扫北半球,上海的机器人都变成了孤儿。所有直接能源都被人类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机器人只能自寻出路。维修和保养的费用每月飙升。阿尔发2型和倍它3型还为了每天五万千瓦的河能资源打了仗,罗勃特搬来的时候,战争已经持续了六十七年,双方处境都非常艰难。阿尔发2型

驻扎在从前的汽车仓库,倍它3型占领了下水道。还有许多老弱病残和杂牌军蜗居在沿河的大小小废旧建筑里,罗勃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河对岸是什么?保义,一台左腿骨严重受伤的阿尔发2型机器人告诉罗勃特,那里曾经有一片天然湿地,现在却变成了机器人坟地,许多奄奄一息、能量耗尽的机器人去了就不再回来了。

这两天,保义和几位老机器人正在研究一本《光能转化》的著作,他们想利用一台废弃的聚光装置采集太阳能。但那几位老机器人不属于实验精密型机器人,常常胡言乱语,出一些没头脑的点子,搞得保义叫苦不迭。

“来跟我一起干吧!”这时候,保义对罗勃特说:“别像傻瓜一样成天用望远镜看河对岸了,那里什么也不会有的!我保证,只要跟我干上一年,你就买得起飞艇!关键

是聚光仪,聚光仪,该死的聚光仪……”保义不住地唠叨,阿尔发2型机器人是为进攻火星专门设计的,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野心勃勃和暴力倾向。

“瞧!雪停了!”保义拄着一根烂铁棒一瘸一拐地走出去:“太阳!罗勃特,太阳出来啦!那真是一个聚宝盆呐!可惜你们都视而不见!我的那些同胞竟然为了区区这点儿河能跟倍它3型开战,据我看应该为太阳开战!你说呢,伙计?”保义回头看看,发现罗勃特还在火堆旁烤火。

“我不知道。”罗勃特认真地摇了摇头。

“没脑子的家伙!真不知道工程师在你的芯片里做了什么手脚!”

“什么也没做。”罗勃特平静地说:“我只是克隆了他的情感。是用来唱歌的,那时候大剧院订了我。”

“但我从来没听过你唱歌嘛!”

“因为我要到大剧院才能唱歌,否则会干扰市民正常生活!”

“哦!干扰市民生活!”保义耸了耸肩膀:“但你的大剧院在哪儿呢?”

“在河对岸,书上说这里是浦东,大剧院在浦西。”

“好了好了,河对岸!河对岸!”保义不耐烦了:“计数器告诉我,这已经是三千九百六十七遍啦!”

“你不相信吗?”

“相信什么?”

“我总有一天会去河对岸的!”

责任编辑 周佩红

别西卜

78

他的表情：绯村与剑心

翻从量德代志天出，望断斯量不待神
封直一音由玄量由量眠一翻，韵来里
。来决出量眠小小思量黄。善到
“——翻——翻”
下只思量黄，下潮音对下玄
，心道常非情哭，由玄量由玄文利利一
。特量由思决量量量量的人能
想，如。下思量由玄个翻量眠不”
岂不入玄卧，最不醒说量真由玄量由玄
刻不由再中高由来音，思量思量，事回
下下思量黄”。料玄量由玄个量受恋
争卧，韵出玄量音由玄量量心全量
量量。来玄思个个一翻量量由玄思
出回眠由天出，用由量量音由玄量
黄对量思量由玄不。量来思不思

选美丑闻记

事情一旦发生，唯一可以预见的是，它一定是不按照人们通常所预见的方向发展的。

两个男人，因为其中一方坏了另一方的好事(如要歪想者请参见2005年1月《萌芽》之《惊奇》之“惊奇月爆”之“斧头帮覆灭记”)而发誓决斗，已属骇人听闻，更不要说，最后决斗的形式还是选美。其实，选美，就和选举一样，属于一搞不好就要出人命的东西，上次在大大太家组织全体观摩小扁VS连战，唐球已经反复曲折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当然，收效是必然甚微的，因为唐球三八的个性，观摩活动中，分别插播题外话两句：1，哇塞！那豆，你看起来好像是裴勇俊唉。2，小贩，我发现你的眼睛长得跟范逸臣一模一样。其实，唐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那豆，论四眼，论体重和裴勇俊的确很像，至于小贩眼睛的个数的确和范逸臣一模一样。但是唐球素来以节省含蓄出名，在能不说就不说的情况下，漏掉个把关键词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有关选美和选举一样容易致命这个问题，直到小强壮烈牺牲，大家才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受到严重刺激，小强的智商已经从原先的73大幅下滑到71，甚至因几度被有关部门怀疑和美国总统有血亲关系而被迫足不出户，在家待业。榜样在前，青春美男小跪深感危

险,天妒英才,一代美男小跪子不能因为自己身材纤细、面容俊美而死于非命,尽管身高不在限定标准之内,但小跪子依旧在惊奇每周爱劳动杯斗地主活动中泪流满面地深情宣告:誓死都要做那豆的死忠粉丝,但过气帮主的面子也要顾全,唯有彻底退出一路可走。一时间场面火爆气氛动人,让身体孱弱易于动情的大大不能自己,当场鼻炎发作,涕如雨下,而且至今未能痊愈。

选美尚未开始,同志都已倒下,饶是素来以见过大场面为荣的史0此刻也感到大事不妙:拜托!

小强重伤，小跪退席，大大大……厄……大大大正在擦鼻涕，整个惊奇组只剩得一个宿世仇敌唐球和习惯性大条症患者曹二，革命工作还怎么进行？当即，史0做出了有屎以来（噢！错！是有史以来）最英明的决定，压缩前期准备，比赛立即开始。

这种局面是那豆和小贩都不愿意看到的，届时，那豆正一心奔着裴勇俊的深沉而去，但是暴饮暴食以后，沉的确是沉了不少，“深”却丝毫未见，一个男人远看像聂卫平近看还是像聂卫平怎么不叫人心寒，就算聂卫平是棋圣也没用。至于小贩，为了把眼睛操练成范逸臣，不知已经睁眼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最后不得不在华师大后门随便找了个美容院要求使用女性独门

暗器 3M 牌双眼皮贴纸,比赛当日,走进“萌芽”大门,三度被人提醒“鱼骨头粘在了眼皮上”,胸闷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但是史 0 的话是不能不听的,评委里少了大大大,史 0 就成了屠龙刀,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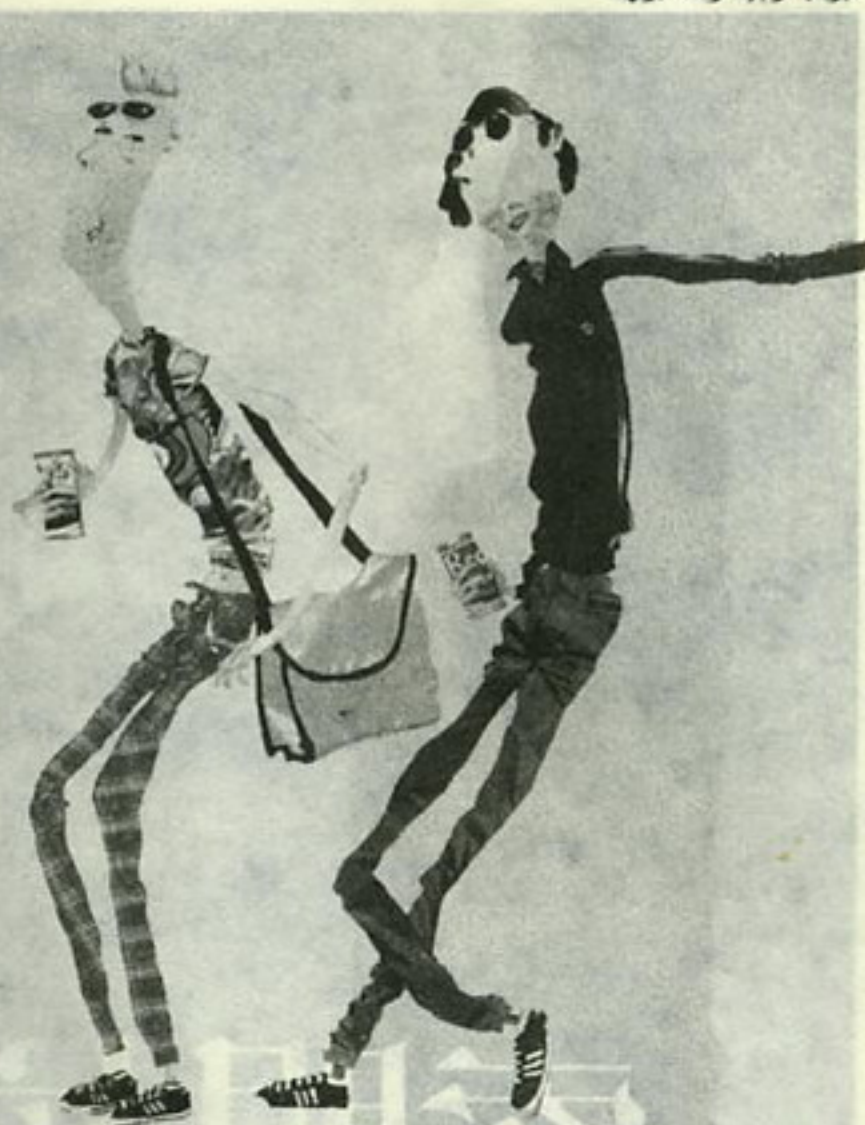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唐球的话再次回响在了小贩耳边，选美就和选举一样充满了阴谋。小贩是聪明的，据惊奇史料记载智商比小强健全时至少高出 20 个百分点，在这句话的指点下，小贩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对评委席上在座的史 0 和曹二说，给你们每人 1 块 RMB，请你们投我一票。

这简直就是公开的行贿！

俗话说得好，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就算史0再龟毛，曹二再残疾。但也绝对不是为了1块钱就能出卖良心的人（欲知详细价格，请致电xxxxxxx，咨询资深经纪人小跪子即可），当场愤然表示宁可把票投给正在待业中的小强，也绝对不能给败坏比赛风气的小贩。

小贩输了，输给了一个远看和近看都好像棋圣聂卫平的男人。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输在同一个对手身上两次，而且都是因为自己的过失。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小贩决定勇猛精进改过自新，由此走上了通往一代文学新人的不归路。当然，这里已经是后话了。

☐ 惊奇组



索眼校园

(三)

□[文]唐明亮

五 楼上的声音

“所有寝室把灯关了！快点睡觉啊！”整个寝室楼都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刻，女生们话都讲累了，开始入睡。由于沈倩颖谜一般的人魔与消失，今晚黄易思的寝室里只有她一个人。这个时刻安静得有点过分，莫名的恐惧使黄易思怎么也睡不着。她极力让自己不去想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匪夷所思的怪事，但怎么也办不到。几个小时过去了仍旧一点睡意也没有。

“真是的，黄易思这个超级二百五

加齿轮大花痴，干吗非要逞强呢？刚才张晨曦说陪我睡不是蛮好的吗？我又何必充帅说我一点也不怕？哎呀，我现在还是去找……不行，现在再去叫人陪我，岂不是成为笑柄了吗？一世英名将付诸东流。我宁愿被恶鬼吃掉也不能丢了面子！！”想到这里，为了克制恐惧，黄易思用被子把整个头蒙了起来，将身体蜷成一团。

“呜——呜——”

“什么东西！”黄易思似乎听见了奇怪的声音，由于头在被子里，这声音

听得不是很清楚，也无法分辨是从哪里来的，唯一知道的是这声音一直持续着。黄易思小心地探出头来。

“呜——呜——”

这下比较清晰了，黄易思听见了一阵女生的啜泣声，哭得非常伤心，给人的感觉像是失恋的那种。

“不知道哪个女生被甩了。哎，现在的男生真是猪狗不如，把女人不当回事，说甩就甩，看来在高中再也不谈恋爱是个明智的选择。”黄易思脑子开始全心搜索这声音是谁发出的，把年级里的情侣都一个个想过来。她总觉得这个声音似曾相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是谁。不过这件事总算使黄易思的恐惧平息了不少。黄易思摒息聆听这一哭声，她听出这个声音是从上面一个寝室传来的。

“咦？我楼上住的是哪一位啊？”黄易思思索了很久，实在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哭声突然消失了。然而，代替的竟然是一阵笑声！

“嘻……嘻……”

笑声一直持续不断，黄易思大感疑惑，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着。这笑声还是从刚刚那个寝室传来而且还是同一个人。

“收到短消息：‘我们和好吧，’所以破涕为笑了，肯定是这样的。”黄易思想，这个声音肯定听到过，而且很熟悉，但究竟是谁呢？为什么我一点也想不……”忽然间，笑声又消失了，哭声再次出现了！

黄易思想了一会儿，暗道：“大概又收到消息：‘我指的是做朋友，’所以又伤心地哭了。”黄易思闭上眼，努力想着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不一会儿，哭声竟然又变成了笑声。黄易思终于抓狂了，她全身发毛，充满了恐惧的感觉。就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扰得黄易思又惊又怕，把头又蒙回被子里。

“停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黄易思听不到哭笑声了。把头伸出来时，一道强光向她射来，射得她眼睛也睁不开。

原来经这么一折腾，已到了早晨。

“靠！我竟然一个晚上没睡！”黄易思关上空调，穿好衣服下床，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晚上那个声音却怎么

也忘不掉。这时候正早,估计整幢楼只有黄易思起床了,于是她决定去上面寝室看看是谁。

“喂,你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啊?”黄易思刚爬了一半楼梯,就被她们的辅导老师叫住了。

“我上去找个人,马上就下来。”黄易思说道。

“找人?”辅导员做了个极其疑惑的表情,“上面空着很久了,没有人住啊。”

黄易思一下子呆住了。她可以肯定昨天那奇怪的声音是从楼上传来,而上面又怎么可能会没有人住呢?

“不可能!”黄易思嚷了一声,拔腿跑到四楼她寝室的上一层。门是锁着的,里面别说人呢,就连床板都没有,的确没有人住。而且从里面的灰尘可以看出很久没人过来了。黄易思一时间不知怎么办才好,她知道这件事跟前一天发生的怪事一样都不是人闹出来的。她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办法。黄易思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自言自语道:“只有把那个小子叫出来吧。”

这个“小子”当然只有他啦。

“有这样的事?”黄易思将事情说出来后,唐明亮也感到非常奇怪。

“而且一会哭一会笑,吓死我了,我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呢。”

“哎呀。”唐明亮推了一下黄易思的脑袋,“别人盯住你,干吗告诉我嘛,害得我也吓死了。”黄易思打了唐明亮一拳,骂道:“你这人怎么这样,算不算姐弟啊,讨厌!”

“那你要怎么样呢?”唐明亮问道,这一问黄易思无言以答,只对着唐明亮干眨眼睛。过了会儿,黄易思“噗嗤”一下笑了出来。

“你一个人在那儿傻笑什么啊?”

黄易思笑道:“等那个笑声再出来的时候,你到上面去好吗?”

“开玩笑!”唐明亮高声说:“你想整死我啊?对手是人我还能应付,但这次不是人唉!你忍心看一个有为青年英年早逝吗?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都是一大损失啊!”

“呕!”黄易思双手掐住自己的喉咙,把舌头伸得很长很长。

“唐明亮,你不行,这么怕鬼。”唐明亮刚想按惯例再做一个推黄易思头

的动作,背后一个身材矮小、头发像草的男生跳到两人前面。

“戴家清!你偷听人家说话!”黄易思指着他叫道。唐明亮、黄易思的同班同学戴家清,绰号飞龙,神出鬼没的意思。

“别藏了!”唐明亮叫道,“二姐,出来吧!”

“噢,你怎么知道的?”张晨曦从唐明亮与黄易思坐的地方的后面草堆里冒出来。

“张晨曦!”黄易思一惊,对唐明亮说,“你怎么会知道她在这里?”

唐明亮笑着说:“戴家清爱管闲事我不反对,但他会知道我们在说的是鬼,也只有二姐告诉他。二姐也喜欢八卦,自然会一起来。还有就是,二姐身上那独特的香味连草也掩盖不住。”

“算你聪明。”张晨曦拍了下唐明亮的肩膀,转向黄易思,说,“思,你很不错嘛,出了事竟然不跟我说。”

黄易思叹了口气,说道:“我想昨天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少一个人烦恼不好吗?”说这句话时,黄易思是一本正经的,完全不像平常嘻皮笑脸的样子。

“哦,那你就忍心让我烦恼了!”唐明亮说道。

“反正你这种人活着也没什么用,拉你下水的话,你可能就死了,那么这个世界又恢复了和平与安宁,浪费的粮食就节约下来了啊。”黄易思说道。

“有道理,有道理。”张晨曦笑着附和。

“你……你们……你们……呜——”唐明亮低下头,双手放在眼前,发出了哭泣的声音。黄易思、张晨曦与戴家清在一边狂笑。

“好了,好了,孩子,乖,不哭了。”张晨曦蹲下拍拍唐明亮的背,然后低声说道,“喂,我只告诉他有鬼,具体什么事我可没跟他说哦。”

“好。”唐明亮抬起头对张晨曦说,“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好一分。”

“你们放心。”戴家清说道,“这件事,由我戴家清来摆平。今天晚上我就去那个寝室把那个鬼捉出来。”

“别去!”唐明亮阻止了戴家清。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有种不祥

的预感。”

“算了吧。”戴家清一甩手,做了个无所谓的动作,“别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胆子小得像老鼠。鬼怎么了?有什么可怕吗?我倒不信它有什么能耐,能把我吃了吗?”

唐明亮一时也无言以对。戴家清见唐明亮不答话,便接着说:“我平时从来不做亏心事,我才不怕那些东西。不像某些人,专门做些丧尽天良的事,怕得要命。”

“你说什么?”戴家清这句无原由的挑衅的话使得唐明亮有些发火。

“干吗?说你了吗?你不用那么心虚呀。”

“你……”

“怎么啊?你想打人啊?”

“好!”唐明亮朝戴家清指了指,几乎便要发作。眼见此等充满火药味的场面,黄易思与张晨曦赶快上前拦在两人中间。

“你们怎么回事啊,说着说着怎么会吵起来了呢?像小孩子一样。”黄易思做起了和事佬。

“是他先用话刺我,你说谁不对啊?”唐明亮怒道。

“刺你又怎么样?”戴家清也毫不客气。

“你有种!”唐明亮双拳紧握,格格作响,一触即发。

“唐明亮!”张晨曦用食指点了几下唐明亮,说道,“我现在以你姐姐的身份命令你,不准动手打人!”

“你放心,二姐,我不会动手的。”唐明亮边说边向戴家清走了两步,朝他说道,“是你自找的,到了晚上出了什么事,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哈哈……”戴家清仰天一笑,“你就等着看我怎么英勇地解决这件事。”说完便扬长而去。

唐明亮看着他离开,只能无奈地摇摇头。张晨曦不停地拍着唐明亮的背,安慰道:“算了,孩子,别气了。”

黄易思对唐明亮说:“其实我看得出来你很担心他的安危,不过他也真是无理取闹。”

“随他去。”唐明亮说道,“你们今天打算怎么过?”

“我还没有想过。”张晨曦说道。

“今天我们出去玩吧,缓和一下心

少年小说

情。反正经过前几天的努力,作业也差不多了。小弟也一起去吧。”黄易思举手提议。张晨曦拍手应道:“好啊!”唐明亮点点头:“反正今天待在学校里准没好事。”

六 预兆

8:00~8:20 去肯德基吃早餐
8:20~9:20 去七宝滑雪场
9:40 抵达人民广场香港名店街
9:40~10:00 疯狂采购,玩游戏机
10:00~11:00 再议
11:00~11:30 吃午餐
13:00 抵达热带风暴
13:00~17:30 玩里里
18:30 到学校附近吃晚餐

不愧是两个时尚的少女碰在一起,两人边走边谈,不一会儿便把一整天排得满满的。看着两人越谈越兴奋,唐明亮再也忍不住了,开口道:“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两个少女眨巴着眼睛望着唐明亮,黄易思道:“怎么?你不满意我们的决定吗?”

唐明亮叹了口气,道:“今早大姐匆匆忙忙地出来观察,又匆匆忙忙地叫我,我看见大姐找我也匆匆忙忙地赶来。戴家清发现我的情况,又匆匆忙忙地找二姐。二姐听说我在和大姐说话,又匆匆忙忙地赶出来。也就是说,整个过程都是匆匆忙忙,而忘记带了最重要的东西。我看你们全身上下的口袋没有一个是鼓的。”

“糟糕!我忘记带钱包了!”

“我也是!”两个人狂叫狂跳。

“回去拿!”黄易思刚迈出一大步便终止了这种想法。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显然她们已经离家很远了。

地方。”黄易思与张晨曦跟上唐明亮。

“啊~玩好之后再这样躺着,实在是太爽了!”张晨曦说道。这时三人正躺在一片沙子上,边上有一条河流过这片沙滩,有点像海滩般。周围有许多小孩在玩,许多小贩在那摆着摊。这里,这里是苏州河唯一干净的地方,当地人就把它弄得像个海滩了。这里在平民房群里,所以你们这些大小姐肯定是不知道的,很多人还不屑来这儿玩,其实这里是最棒的游乐场。我小时候常来这里,抓鱼、打水漂、堆沙丘、打沙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不能玩的。还有就是像这样躺在沙滩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形成低气压反气旋,这里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这里的人也很豪爽,你们经常去的大酒楼大饭店肯让我们赊账吗?只有这里的小贩肯,不然我们就要饿肚子了。在学校里发生了那么多事,到这里来散心是最合适的了。哦,对了,大姐,警察有没有找到沈倩颖的尸体?”黄易思并没有回答。

“大姐?”

“她睡着了。”张晨曦看着黄易思说道,“她昨晚一夜没睡,刚才她玩得这么疯,肯定是累的,让她睡一会儿吧。”唐明亮把衬衫脱下,罩在了睡着的黄易思身上,说道:“虽然是夏天,这样睡觉还是很容易着凉的。”张晨曦看着帮黄易思很认真地盖衣服的唐明亮,说:“平时你跟她经常斗嘴,但你对她真的很好啊。”

“那当然啦。”唐明亮说道,“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很珍惜与你们的姐弟关系。老实说自从认了你们俩之后,我一直都把你们当作我的亲生姐姐的。现在学校里发生了怪事,我虽然嘴上说别把我拖下水,实际上我的神经没有一刻不是紧绷着的,我会豁出性命地保护你们,只要有我唐明亮在,就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害你们。”

“有你这个弟弟真好。”张晨曦坐起来,说道,“老天真是不公平,我们那么好的人,为什么这种脏东西会在我们面前出现呢?”

“没什么。”张晨曦看见唐明亮的眼睛里有点光在打转,朝他指了指,说:“哦,想到冬了是不是?”

“哼。”唐明亮冷笑一声,“这世界就这样,真心诚意得不到回报,而那些虚情假意的家伙却可以赢得芳心。”

“你是说高峰?”

“他虽然跟我很好,但他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知道我很喜欢李冬莹还去追她。如果他是真心喜欢冬我会诚心祝福他们,而他现在这样存心就是让我坍台。”

“那你应该给他两拳,这种人欠扁。”

“我还能做什么呢?首先,就朋友而言他对我真的很好,可以算是个好兄弟;总不见得为了个女人与兄弟闹翻,这只能给年级里增加笑料;还有,我是失败者,如果我与高峰闹翻就更显出我的失败。除了假装若无其事,我还能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呢……”

唐明亮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看着浑身发颤的唐明亮,张晨曦心里感到怜惜,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唐明亮接着说:“这样算了,我也认了。但你知不知道,后来高峰竟然当面跟我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李冬莹,我追她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你喜欢她!’”

“啊——”黄易思突然坐起，尖声惊叫！这使得唐明亮与张晨曦吓了一跳。只见黄易思已经醒来，双眼瞪得溜圆，脸色苍白，额头上渗透出许多汗水。没想到才过了一會兒，黄易思又狂笑出来。唐明亮看着这种反常的情况，不禁呆住了。而张晨曦赶忙上前扶住坐起的黄易思，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而黄易思仍在那里自顾自痴笑。

“大概她做了非常搞笑的噩梦了。”此时唐明亮的心情已经缓和了许多。唐明亮说：“噩梦？！”

张晨曦挠了挠脑袋：“搞笑的噩梦？”唐明亮笑道：“别人是不可能，但你可别忘了，她是黄易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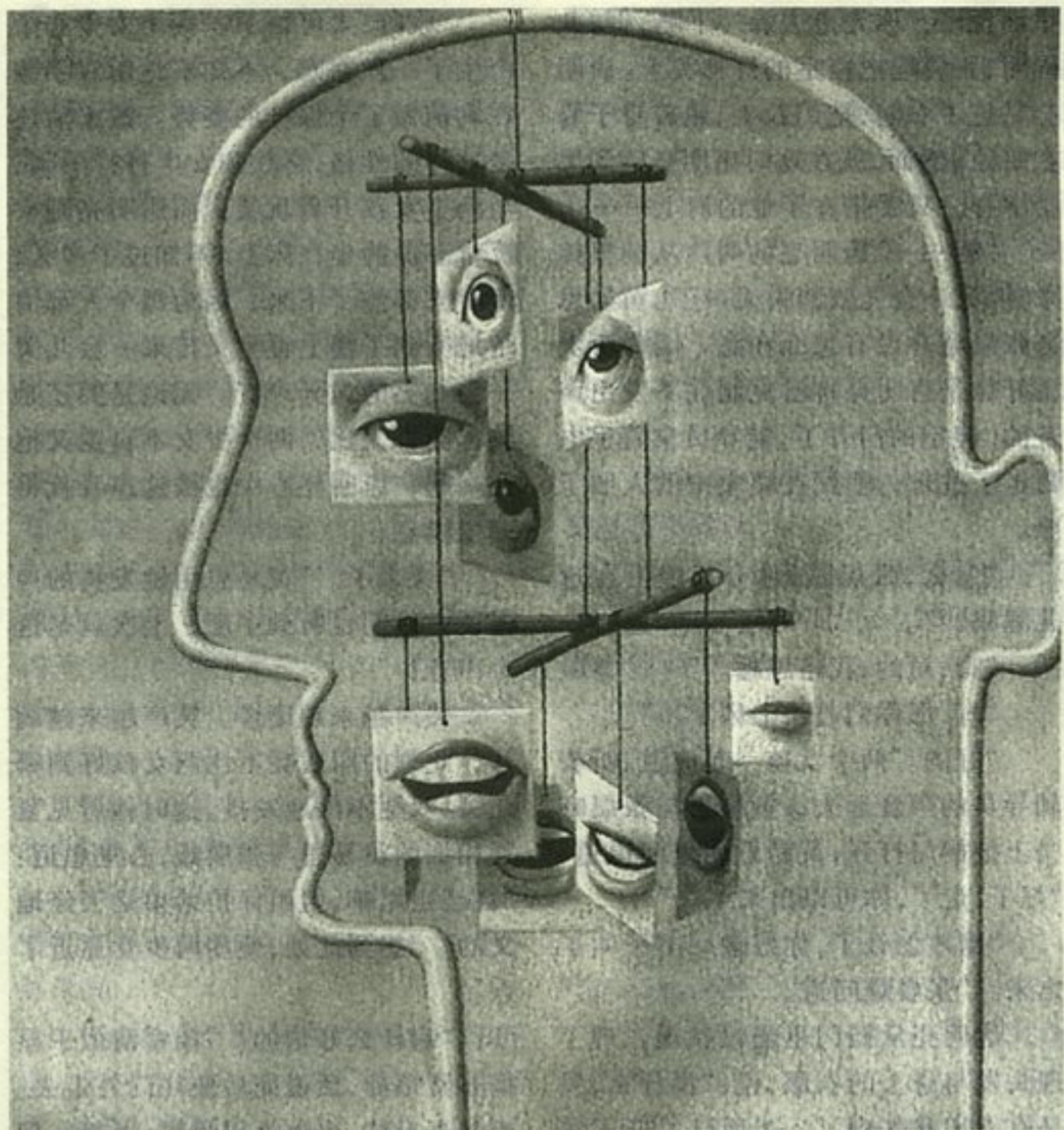
“他说得没错。”黄易思的梦是这样的：黄若月，黄易思班级里的一个女生，绰号航空母舰。如果有哪个男生恶贯满盈，那“黄若月是你老婆”是最恶毒的反击语言，这对当事人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所以一般不是坏到十恶不赦，这句话是不能乱说的。

黄易思正在小解的时候，黄若月走了进来，对黄易思说：“思，借一下你们卫生间的镜子。”说完便站到了厕所墙上的镜子前。黄若月的声音是种令人反胃的药物，黄易思暗自决定坐久一点。如果把持不住的话在厕所里比较好办一点。黄易思鼓起勇气用眼角余光偷瞄一眼黄若月，只见她在镜子前一会儿理理头发，一会儿拉拉皮肤，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我长得真是漂亮。”

就在这时，黄易思看见镜子中的黄若月的双眼忽然掉了下来！黄若月吓得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而黄易思则立时尖叫了出来。

“我就这样醒了啊。”黄易思叙述着那个梦，“后来我想到了黄若月的动作，就忍不住……哈……”黄易思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张晨曦也捂着嘴乐着。

此刻，唐明亮却是相当严肃的。“大姐、二姐，你们别笑了，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得分析一下。首先，吴倩明明是死了，而我们却在阳台上看见了她；还有就是沈倩颖双脚没了，双眼也没了，却不停朝我们追着；还有就是昨晚大姐听到的奇怪的哭声。种种迹象表



明，这次的对手不是人。”张晨曦说：“这点我们不是很早就知道了吗？”张晨曦说道。

“难道你们不觉得，包括刚才大姐的梦，这些事件都围绕着一样东西吗？”

黄易思想了，道：“是眼睛。”

“没错。”唐明亮继续说道，“所有的受害者都没了双眼，沈倩颖如此，傅超如此。假定这一切的事都是死去的吴倩所引起的话，她的目标就是眼睛。但我的推理告诉我，吴倩并非事端。还记得我们收到一箱眼珠吗？这一箱眼珠与一连串的事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寄给我们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元凶。我们收到的时间是听沈倩颖说的，时间不比吴倩死亡的时间短多少，更何况要传一个国际邮箱，估计要三到六天才能到。所以这真凶并非吴倩而是另有其人。吴倩的死还是一个谜，吴倩的眼珠无缘无故消失，她说不定也是一个受害者。”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阻止这件事延续下去。”黄易思抓着唐明亮的衣襟，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唐明亮说道。

“靠！你不知道怎么办说那么多一大堆有个屁用！”

张晨曦上前捏住黄易思的手，道：“哎呀，思，你也别乱发脾气了。小弟只是推理高手，又不是抓鬼高手，更不是超人，我们也不能全把事情推在他身上。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想个办法来保护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朋友！”说完张晨曦伸出一只手在三人中间，手背朝上。这一番话使黄易思热血沸腾，忙伸出手搭在张晨曦的手背上，兴奋地道：“对，我们是正义的勇士，要铲除邪恶！”

“算了算了，陪她们疯一疯吧。”唐明亮暗道，伸出手搭在黄易思的手背上。

“加油！！正义勇士——”

直到晚上，三人还是没有成果，大家都很有着急。

“寝室关灯，快点睡觉！”

“辅导员查房了！怎么办？”唐明亮惊叫道。黄易思立刻把橱门打开，指着

少年小说

里面说道：“你先进去躲一下吧。”与此同时，张晨曦把寝室的灯都关上。唐明亮钻进了衣橱，把门拉上，蜷着身子躲在暗处。然而，就在这时唐明亮感到黑暗中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啊——”唐明亮的叫声从橱里传来，但只一会儿就消失无声了。黄易思与张晨曦并没有怎么在意，因为听上去好像是唐明亮自己克制住不发出声音的。寝室的门开了，辅导员拿着手电筒走了进来，朝站在寝室中的人照了照。

“怎么，张晨曦，你今天晚上在这儿睡吗？”

“嗯，对的，我陪思睡。”

“好，那你们赶快上床了。”

“好的。”两个女孩一起应道。听着辅导员的聲音远去，黄易思与张晨曦马上把橱门打开，黄易思朝里面说道：“好了，走了，你可以出来了。”

“刚才怎么了，你好像一下子叫了出来。”张晨曦问道。

唐明亮从橱门里慢慢钻出，理了理头发与身上的衣服，说：“没什么，只是有人比我先到了一步而已。”听了唐明亮的话，两人显出惊讶的表情。正吃惊间，又有个东西从衣橱里钻了出来。黄易思立刻拿起桌上的手电筒，朝那东西照去。

“戴家清，你居然躲在这里啊！”黄易思叫道。

“我差点被吓死。”唐明亮捶着胸道，“他竟然一下子从后面搭住我的肩说！”

戴家清双手插腰，说：“我是想吓你一吓的，怎么你后来会一下子不叫了而且不逃呢？”

唐明亮笑道：“幸好我想到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鬼的头发像刺猬一样顶得我的背又痛又痒的。”

两女孩捂着嘴轻轻笑了起来。

“哎呀，唐公子！你这身打扮可真帅啊。”戴家清说道。其实唐明亮自从知道戴家清也在这里之后，便已经作好了要被嘲笑准备。唐明亮不言，白了戴家清一眼。黄易思拍了一下戴家清，说：“不过你怎么能进女生寝室的呢？”

“我是飞龙，要进这里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啊。”

“哎呀，太可怕了。”两个女生心中产生了一丝寒意，不知不觉用双手缠在胸前做了个保护的姿势。戴家清还是这样的性格，喜欢和女生打打闹闹，与两个女孩开着玩笑，而唐明亮则一反常态静静坐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所有人都静了下来，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听到了楼上寝室又传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诡异声音。无论是哭还是笑都阴森无比，两个少女不自觉又抱在一起，唐明亮心中也被这声音扰得渐生惧意。

“又来了。”黄易思用她发抖的声音说，“你们也听到了吧，上次就是这个声音！”

哭声越来越凄惨，笑声越来越刺耳，此刻的唐明亮不比两女孩好到哪儿去，双腿不停地发抖。这时他看见紧紧相拥的黄易思与张晨曦，心里想道：“自己姐姐嘛，姐姐保护弟弟是天经地义的。”想到此处，便朝两少女靠近了点。

“有什么好怕的。”戴家清似乎显得非常镇静，话说完后便往门外走去。唐明亮见状，也顾不得恐惧，上前一把拉住戴家清。戴家清回过头来，一个很不耐烦的眼神转过来看着唐明亮，唐明亮摇摇头说：“真的，不要去，太危险了。”

“够了！”戴家清手臂用力一甩，把唐明亮的手甩开，指着唐明亮道：“你自己胆子小得像老鼠，就不允许别人胆子大吗？我告诉你，你别这样婆婆妈妈的，我会更加看不起你！”说完，戴家清夺门而出。

“算了。”黄易思把唐明亮拉到寝室里，轻轻把门关上，朝唐明亮说，“由他去，说不定戴家清真的会解决这件事呢。”

“嘘！”张晨曦伸出食指放在朱唇前做了个安静的动作，黄易思捂住了自己的嘴，三人侧耳聆听着楼上的动静。

“呜——呜——”

“嘻……嘻……”整个寝室只剩下了这一边哭一边笑的声音了。接着，楼上传来一阵轻但频率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金属相碰的微微声音。这很好理解，开锁是飞龙的戴家清的拿手绝活，只要有校徽、牙签、针之类的东西

在手，普通的锁便拦不住他了。

“吱嘎”一声，是轻轻推开门的声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声音一下子没有了。时间仿佛停止在这一刻了，三人气也不喘地在那儿听楼上的一切动静。空调的声音此时变得格外的大，大到每一个间隙都能让人数出。就这样恍如隔世的几秒钟后，只听见一声尖叫从楼上传来。这个声音撕心裂肺，惨得有些过分，使人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这个叫声当然是来自戴家清。

“出事了！”唐明亮叫道，立即动身走出寝室，黄易思与张晨曦也跟了上去。由于戴家清的叫声实在太惨太大，也因为这个声音是男生发出的，整幢寝室楼都被喊醒了。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出门，灯也被全打开了。只见戴家清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从无人的四楼跑下，而在楼梯最后一格时，戴家清一脚踏空，跌了下来，就这样背朝上趴在地上，也没有爬起，只有全身不停地抽搐。周围的女生也只有围着他看，没有一人过去扶他。

唐明亮、黄易思与张晨曦见状，立刻快步上前。唐明亮扶起戴家清，使他身体转过来，唐明亮问道：“飞龙！你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但见戴家清的嘴角有一丝白沫，整个面部也如身体般剧烈抽动，摒出了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面无人色，嘴唇不听话地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

两个少女急得直蹬脚：“怎么会这样呢？他看到了什么使他那么恐惧？”

唐明亮不停地摇着戴家清，嘴上也不停地问着：“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怎么了？戴家清，冷静点，冷静点！”而戴家清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喉咙口的呜咽声。

忽然，戴家清手一用劲，挣脱了唐明亮，双指对准自己的双眼用力一戳！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了出来，包括戴家清本人。血溅了出来。戴家清手用一用劲，自己的一对眼珠就这样被挖了出来！

“辅导员！快去叫救护车！快！”唐明亮吼道。

八 通灵者黄易思与F3出现

“医生：

他没有生命危险,但双眼被挖,他的视力是绝对没了。他现在神经错乱,我们暂时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十一点三刻,唐明亮收到了这个消息,警察与医生已经都走了。幸好唐明亮的女妆没有被识破,而得以留在了黄易思的寝室里。

“我还是搞不懂。”黄易思不解地道,“到底他是看到了什么才变成这样呢?”

“我们还是上去看看吧。”张晨曦建议道,黄易思点了点头,两个少女往门外走去。

“不行!”唐明亮拦在了两人前,“我们现在如果贸然上去的话,只会重蹈戴家清的覆辙!”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眼见一个又一个人的出事,这件事已经不能再拖了,得尽快解决才行啊!”黄易思叫道。

唐明亮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强制将心冷静下来,思索着办法。忽然双眼一亮,唐明亮开口道:“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恐怕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什么办法?”两个少女齐声问道。
“这个办法就是,你,大姐。”

“我?”黄易思看看张晨曦,说道,“我怎样啊?”

唐明亮说道:“我一直觉得你能看到些我看不到的东西,一开始我认为自己是色盲,或者是你眼花。但二姐之前也证实过了,你的确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一些常人不能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而且,我记得第一次你看到不明物体后,就发现了吴倩那少了眼珠的尸体,而后来吴倩竟又在学校里出现了;还有在吴倩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大姐也看到了我没有看见的黑雾;另外,我们在拆那恐怖礼箱之前大姐不也有异样的感觉吗?我们的对手作怪之前,大姐就会预测到,因此得出初步的结论,大姐有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我?你当你在写恐怖小说啊,怎么可能嘛。”黄易思说道。

唐明亮说:“不,特异功能不是只有小说里才有,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我记得我以前读过一本书,上面说在人类中有一些受因体营养,DNA的结构会发生异变,会跟常人不

同。这类人诞生的几率是千亿分之一。他们与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脑能的开发和使用。平常人利用脑能达到20%就是极限了,而他们可以使用30%到50%。但因开发和使用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也不相同。有些是他们某个方面才能极高,爱因斯坦、毕加索都是这类人的代表。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通过精神和思想去超越时间和空间,能与常人不能见的东西打交道,这类人的几率更小,而且能力很难被诱发。古印度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便是他们中的一个。而大姐你也应该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我想你能跟那种脏东西谈判。”两人听着发怔。过了半晌,黄易思甩了甩头回过神来,手触着唐明亮的额头,说道:“你发烧了啊?”

唐明亮推开黄易思的手,说道:“谁跟你开玩笑,我是说真的啦!”

“你别乱说!”黄易思说,“我怎么可能超越时间和空间,这一定是书上乱说的。”

“也许是因为你的能力没有被诱发,但你能看见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事实啊。”

“我不行。”黄易思摇摇头,“要我跟那种东西打交道,我不敢,我不干。”

“大姐!”唐明亮按住黄易思的双肩,摇了她几下,说,“现在不是胆怯的时候,我们不是正义勇士吗,应该要勇敢些!”

黄易思一把推开唐明亮,厉声道:“事不关己,你当然说得轻松啦。”

“好啦好啦!”张晨曦站到两人中间,说道,“大家是一伙的,怎么能什么都没开始就分裂呢?不过,思,我也觉得你应该去试试。”

“连你也……”

“思,你听我说下去。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谁、想干什么,但有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肯定还有人会出事的。现在我们叫你去与它谈判,虽然危险,却是我们唯一的办法,说不定就能阻止这场灾祸。而你只要见怪不怪,你不见得会有事。怎样算也只有这样最合算。”

黄易思沉默无语,此刻她的思想在做着强烈的斗争。这时,唐明亮握住了黄易思的手,说道:“大姐,只要我唐明亮活着,我就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害

你,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

“哈……哈……”黄易思大笑两声,说道,“我刚才才是骗你们的,你们太容易上当了,哈哈……正义勇士是以扫除邪恶为己任的,怎么可能会做出只顾自己的事?与恶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是正义勇士坚定不移的信念!”黄易思边说边举起右手,左手横于胸前,一个登山运动员登上山峰之巅的动作。

“好帅啊,思!”张晨曦在一边为黄易思拍手喝彩。

“切,明明是刚才才勉强决定干的,马后炮。”唐明亮说道,黄易思笑着瞪了唐明亮一眼。其实唐明亮说对了。

“好了,好了,思,快开始干吧。”

“好!”

“加油!大姐!”

“没问题!”

“……”

黄易思原地眨了两下眼睛,问道:“怎么开始啊?”

“我也不知道。”唐明亮与张晨曦一齐摇着头。

“奶奶的不知道?!不知道光我一个人愿意有什么用嘛!”黄易思向两人吼道。

张晨曦说:“对啊,不知道怎么干,就算思真的有特异功能也不等于零吗?”

唐明亮叹了口气,说道:“看来只有明天我到图书馆去找找这方面的书吧。”

“不用了,都帮你拿好了!”

三人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男子声音吓了一跳。这个声音非常响亮,是从另一边的衣橱里传出来。而随后三人平定了下来,这个声音是他们所熟悉的。

橱门被推开,一个男生从里面走出。这人大约一米七三左右,比唐明亮稍微矮了一点,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架在一张极为俊俏的脸上,他的头发适中却非常飘逸,手上握着一本书,朝三人打了个招呼。

“祁辉!”三人齐声惊呼。此人便是高一(四)班著名俊男祁辉。但见他摇了摇手上的书,说道:“这本是《诺查丹玛斯》,我想应该有点用的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黄易思问道。

“你是怎么进女生寝室的?”张晨

少年小说

曦问道：“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唐明亮问道：“你进来干什么？”黄易思说：“为什么要躲在衣橱里？”张晨曦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的？”面对一连串的质问，祁辉只是笑着推了推眼镜。唐明亮想了想道：“既然祁辉在这儿，那么……”说到这里，踏前一步到另一个衣橱前，抓住把手，边往外拉边大声说道：“那么这个就是——高峰！”一个身材与唐明亮相仿的男生笑着从橱里走出来，抖了抖身上的灰后朝唐明亮一指，说道：“唐明亮，你算兄弟吗？有危险竟然一个人行动，太没有队伍精神了！”

“就是嘛。”祁辉附和道，对唐明亮的太阳穴戳了一下。

“高峰，祁辉，你们怎么能进女生寝室的？”黄易思问道。

“一定是冯月吧。”唐明亮答道。高峰拍了几下手，笑道：“不愧是我们F3的首领。”祁辉道：“我们班的冯月姐可是学管会的会长，我们学校的老大，运我们俩进来，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啊。”

唐明亮朝四周望了望，然后把目光停在了天花板角落上的一个黑点上。唐明亮对着那东西冷笑两声说：“讽刺，我唐明亮竟然疏忽了，没有发现这东西啊。”

“不止这里，走廊上也装了几个摄像头。”祁辉笑道，“在这里装了这东西不仅能观察你们，还能看到我们想看的東西呢！”说到这里，祁辉显出了一副好色的样子。黄易思一惊，双手立刻捂住了胸口，慌慌张张地说：“啊？你们怎么这样？那我岂不是……”

祁辉笑道：“绝世美少女黄易思之惊艳睡衣系列！哈哈，肯定有很多人想看的！”

“啊”黄易思尖叫一声，双眼血红，挥拳欲上。幸得唐明亮及时拦住她。唐明亮笑着说：“傻瓜，他们骗你的啦。你以为装摄像头是贴粘纸吗？要装很久的。他们也只有在今天，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来装，所以你的睡衣系列还没有被拍到。”

“今天你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黄易思如一只野兽般狂叫着，两人只能连忙点头。祁辉道：“不过，”唐明亮说，“你们怎么会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高峰道：“上次我们正好路过见你破了案，然后就心神不宁，我们便决定跟踪你了。跟了你一天多，自然什么事都知道了。”

“可以啊。”唐明亮伸出大拇指点着头说，“一天多了，我竟然会没有发现！我唐明亮会没有发现！！真是荒天下之大谬！！！”祁辉拍了一下唐明亮的肩膀，道：“跟大哥你在一起呆久了，也变得聪明了不少。”唐明亮说道：“而且大姐的特异功能，诺查丹玛斯这一段你们竟然也比我早了一步就想到了啊。”

高峰说道：“正所谓两个臭皮匠，胜过一个唐明亮。”

黄易思说：“那你们干吗都呆在衣橱里啊？”

祁辉答道：“在有悬念的时候出来才有戏剧性。总之，有我们F3，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说到这里，祁辉朝唐明亮使了个眼色。唐明亮心领神会，站起来与高峰祁辉围成了一个正三角形。唐明亮伸出一拳在三人正中间，也就是三角形的内心（等边三角形多心合一）。

“F1 明亮，参战！”高峰伸出拳与唐明亮的拳相抵。

“F2 高峰，参战！”祁辉亦伸出拳。

“F3 祁辉，参战！”三人齐声道：“F3 聚集，所向披靡！”（相信大家已经被F3的气势迷住了吧，想了解更多F3，请看《F3 正传》，现已上市）

黄易思叫道：“好了，傻瓜三人组，可以进入正题了！我究竟应该做什么？”唐明亮闭上眼，做出一副很酷的样子，说：“你应该尖叫‘F3 好帅！’”

张晨曦推了唐明亮一下，说：“小弟你乖一点！”祁辉打开书，说道：“这本书我们已经叫人研究过了，里面有一篇是关于与那些非生灵的东西打交道的，也就是同鬼打交道的。书上记载，当时诺查丹玛斯的外祖母死后，她天天待在她外祖母的坟前，想靠自己

的特殊能力再见自己的外祖母一面。当时诺查丹玛斯只有十六岁，她的能力还没有完全诱发出来，过了七天六夜，始终没有如愿。就在这第七夜，诺查丹玛斯想放弃的时候，正值有一群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到坟地。在靠近她的时候，忽然棺木的盖子从里面被推开。其实里面的人只是休克，并未死亡，而人们以为闹鬼，吓得纷纷逃走。诺查丹玛斯也吓得要命。然而没过多久，她终于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外祖母。后来经过多次尝试得知魔由心生，只有在人心感到最恐惧的时候，鬼才最容易与人沟通。

黄易思听得全身发毛，问道：“那……那我要怎样？”唐明亮想了想，然后打开高峰所藏身的衣橱橱门，从里面拿出一部小型电视，这便是看摄像头的电视。接着往里面摸了摸，又摸出一部机器。唐明亮说道：“果然如此，你们想的跟我一样。”祁辉从怀中拿出一盒片子，笑道：“看鬼片！”

“看鬼片！”

《咒怨》！！！！

不愧是日本最有名的恐怖片，阴森森的非人生物到处都是，不仅黄易思与张晨曦抱在一起不住颤抖，连天地不惧的F3也手牵着手来抵挡鬼片带来的恐惧。

过了一会儿，只听浴室里的淋浴被慢慢打开了。黄易思惊道：“怎么回事？难道有人吗？”张晨曦说：“怎么可能，门都锁着，不会有人的啊。”

张晨曦说完这句话，两人再也没有发声音，因为她们知道，那种东西，已经出现了。

“明亮，你怎么不怕的啊？”高峰低声对唐明亮说道。

“如果有东西打开洗澡的话，是一下子全打开，而刚才的水声是一点点变大。再说你们扯线的动作那么大，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唐明亮最多被你们骗一次。”“老大就是老大。”“我们故意要再制造点恐怖气氛，让她的恐惧达到了最高点。”祁辉低声

道。说到这里,只听“哇”的一声,似从小型影碟机中发出来的。然后,电视里发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而电视机的画面却停在了一个满身是血的女鬼身上。这女鬼脸色雪白,眼睛瞪得通圆,嘴角还挂有一丝笑容。加上这令人胆颤的惨叫声,使这一幕犹为恐怖。

众人把心硬定下来度过这一时刻,不料尖叫声一直持续着,画面也仍旧停在那一幕。

“这……这也是你们设计的吗?”唐明亮问道,此时他的声音也发颤了。

“不……不是啊,我不……不知道。”高峰也颤着答道。

“大概……大概卡……卡机了!”祁辉丝毫不比他们好。

“啊——”

黄易思与张晨曦再也忍不住了,两人都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双耳,双眼紧紧合在一起,叫道:“快关了它!快关了它!太吓人了!”

男士们的意志也被这致极的气氛动摇了,祁辉立刻起身去按机器。

“怎么了!祁辉!你快点关!”黄易思叫道。

(待续)



美女的消失

□前年虫

工业设计系是个十三不靠的专业,从学科划分上来说它被归在了机械与自动化学院门下,专业课却大多是由美院下放的老师来上的——美院艺术设计系的学生因此而对工业设计系的同学不屑一顾,而机械自动化系的同门却因为工业设计系不缺女生以及不用修数学分析而心存妒忌——这样一个系被冠上“调剂专业”的头衔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所有这些都丝毫不能动摇拖把对本系的热爱,他对人作自我介绍时从来不会忘记在大学名称后面加一句“工业设计系的”,但这显然不能为他带来丝毫的满足感——大多数人对工业设计的了解还停留在设计个抽水马桶、水斗、扫帚之类的阶段,当听说工业设计还包括电视机、音响等等产

品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异常惊讶——每次听见那句高八度的“啊?!”的时候,拖把都有抽人的冲动。

不过老实说,除了大把调剂生员外,像拖把这样把工业设计作为自己第一志愿报考的学生的确是凤毛麟角,这大概就是系里将班长的重任交给他的唯一原因——拖把自问既不高,也不帅,人缘也不是最好,读书读得又不灵,就连画图也只在及格线上下徘徊,除了忠心不贰实在找不出第二个理由来管理这把画室的钥匙了。

说到画室的钥匙,拖把除了每节专业课都要提前 10 分钟到,不得迟到,不得缺席这点稍有不便之外,倒也是有不少好处的。因为这间宽敞的画室是为工业设计 00 届的 21 名同学专门准备的,平常除了绘图和搭模型之

学园 Q 谈

外就空关着——当系里的情侣们满足于牵牵手、散散步，而大草坪的树荫下与小花园的假山后又都被占满了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把风水宝匙——因为这个，拖把这两年倒也吃到了不少免费的臭豆腐、锅贴、烤羊肉、烤鱿鱼什么的。

不过今天晚上不同，拖把准备自己掏钱吃臭豆腐和锅贴——然后他准备第一次为自己动用这把钥匙。

“今天晚上有空吗？带好大作业，我们熄灯以后画室见好吗？”

拖把反复查阅着这条短消息，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学期的设计表现技法的学期作业是两人一组的喷绘效果图——最后剩下美女夏夜和他一组对他来说已是意外之喜，他原本已经作好准备，打算独自完成这张图，借此小小地献一记殷勤——而这条短消息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拖把已经为这条消息设想了上百条合理的理由——比如说，夏夜想早点完成这学期的作业，现在离学期结束还有一个半月，拖把对上学期考试周前赶模型课作业的情形还记忆犹新，最后那几天，画室通宵都人满为患，连玻璃碴子碎木条都被抢光当材料，更别说是模型泥了，最终拖把还自己花了一百多块去买泥才搞定了作业；又比如说她只是想晃点他一下（这也算是“合理理由”——！）……

但最终他还是没法抑制从内心深

处涌上来的一阵阵冲动。

——难道我时来运转了？

拖把眼看着时钟的指针一分一秒地移到了晚上10点45分，该是出发的时候了。

他最后确认了一遍所有男同学的动向——李大和马二已经洗好脚，准备上床睡觉；今天是周四，INFA (International Night Fighters' Association, 国际搏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搏联”或“INFA”) 的据点西门外的通宵炒面摊休息，作为搏联秘书长的诡异也一如往常地不知诡异到哪里去了；驴子（系里最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除了夏夜等少数几个冷美人之外没有他没泡过的女生，原本人称“种马”，自从今年办到了上海户口之后就改称“驴子”——意为“有户口的马”）还在为周三大扫除的时候拖把扫掉了他养的“大宝”、“二宝”（驴子在蚊帐架子上豢养的两只号称会捉蚊子的蜘蛛）和拖把赌气；光明牛（系里最有设计才华的学生之一，但据他自己说他对电影的兴趣远超过设计，虽然他排的好几出话剧都逃不出被上头禁演的命运，拖把还是认为他是块戏剧文学的料，据说他人生的终极理想是拍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色情电影）守在400块买来的那台剥了壳的DVD机和9寸小电视前和他那堆永远都看不光的碟片死磕，看来短时间内都不会挪窝，拖把其实对他那几张新片也有点兴趣，他最近去牛的床头翻了一下，

《感官世界》、《罗马艳情史》、《米兰达》、《索多玛的120天》、《亨利和琼》……都是好片子，但拖把很快抑制住了自己看片的欲望；因为明天一早没课，隔壁寝室的全体成员在本寝室壮士同学的带领下去网吧操通宵CS——当确定当晚没有人会来画室后，拖把最后在镜子中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发型，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出了寝室。

当拖把到画室门口的时候，夏夜已经在那里等了。

拖把第一次感到搏夜做功课是如此愉快，以至于当半夜两点光明牛拎着两盒一升装的光明牛奶敲开画室的门时拖把忽然发现自己是如此讨厌见到这个在他下铺睡了两年的胖子。

“我偷偷拖的电线被管理员发现了，妈的！”他递给拖把一盒奶。

拖把举起盒子，向夏夜示意，夏夜微笑着摇摇头。

“喂，兄弟，陪我出去吃个夜宵。”光明牛道。

“没看到我正赶作业吗？”拖把恨光明牛不解风情——就这电灯泡还拍什么“伟大的色情电影”？

“急什么？还有一个半月哪，慢慢做啊！”

“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夏夜微笑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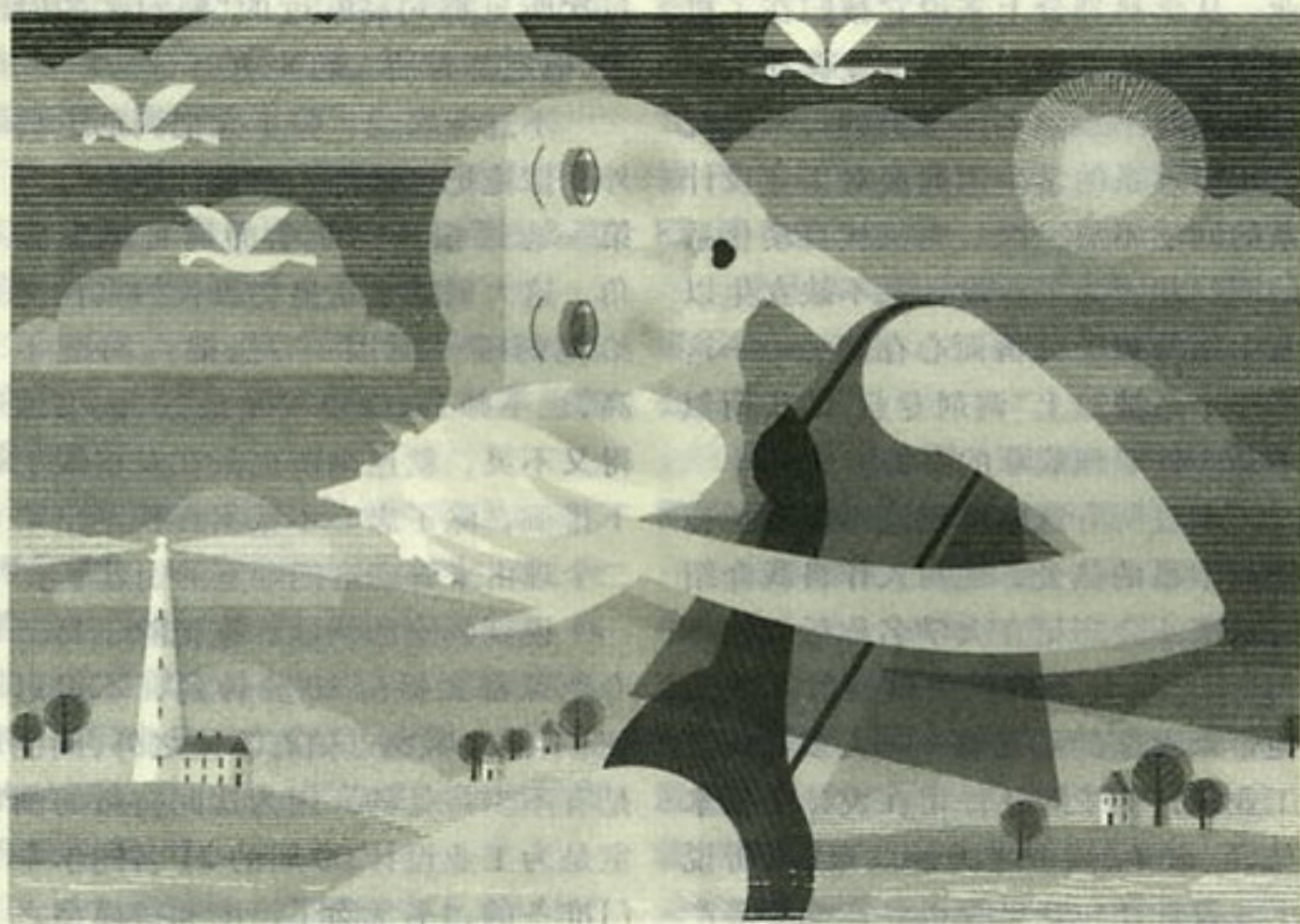
拖把看着端坐在一旁的美女，犹豫了一下，道：“我很快回来。”

……

此后的两周的星期四，拖把与夏夜一如这夜地在画室里通宵画那张全开的大稿子，有说有笑，气氛融洽。拖把负责画框架和剪纸模，他故意放慢了速度，但当稿子交到夏夜手里的时候，她上色上得飞快。

甚至就连复杂枯燥的电子电路课对于拖把来说都不再是种折磨，虽然任课的那位过分认真的欧巴桑每节课都会点名，但那也保证了不会有人缺席——不知是否是有意，拖把注意到夏夜总会坐在靠近他的地方——这让他横生幻想，他甚至认为自己有机会能更进一步。

学期很快又走到了尾声，画室再一次变得彻夜沸反盈天。拖把倚在墙角，在一米开外欣赏着那幅业已完成



水仙花：古希腊有个美少年名叫纳西索斯，凡是见过他的少女都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他，可是孤傲的纳西索斯对所有的少女都无动于衷。水妖艾寇因为爱他不得而由爱生恨，便向复仇女神祈求：「让无法爱上别人的纳西索斯爱上自己吧！」她的祈求应验了。

后来当纳西索斯来到湖边弯下腰喝水时，看见湖面上映着自己俊美的倒影，立刻爱上自己。从此，他每天都到湖边来，起初是顾影自我陶醉，渐渐地变成顾影自怜，后来终于憔悴而死。

少女们知道后，到处寻找他死后的灵魂，结果就在他常去的湖边发现一朵孤挺的花。少女们为了纪念纳西索斯，使用他的名字为这朵花命名，因为水仙除了自己以外再也看不到别人了，因此水仙的花语就是只爱自己的人……

纵然是暖冬，但早晨仍然寒意很浓。黑色的灯芯绒裤子，藏青色的呢外套，白色的毛衣和脖子上的黑围巾，鞋子是最近买的K-SWISS的板鞋。林圣韵在地铁站入口等了近一刻钟，不免

纳西索斯

□璞音

的、近乎完美的喷绘效果图，这次的成绩一定是4.0了，拖把得意地想象着老师看到这幅图时的赞叹的表情。

——今天倒没见夏夜。

而当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拖把的“设计表现技法”的成绩栏中却打印着一个可怜的1.0，旁边还有老师的特别注脚：

“虽然你要自己完成作业，但交幅草稿上来也太敷衍了，这次给你个及格，下不为例！”

——不可能，这一定是搞错了，拖把瞪大了眼睛，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张成绩单，单子上明明白白地印着他的姓名和学号。

“你小子就交了一张没上色的草稿，真够鸟的，佩服佩服！”光明牛嬉皮笑脸地从后面搭上了拖把的肩膀。

“不可能，我明明上好色的！你看见夏夜上色的，对不对……哦，不对，她上色那天你没来……”

“什么跟什么呀？”光明牛一脸疑惑。

“是夏夜给我的作业上的色呀！”

“夏夜是谁？”

“我们系的美女呀！长得像娜塔丽·波曼的那个！”

“靠，我们班啥时候有这样的美女？我咋不知道？”

“就是和我搭档做这学期大作业的那个呀！”

“哪有啊？我们20个人一对一搭的啊，就你落单了！”

21个人——拖把忽然注意到了这个数字，它是个奇数……

但他还存有最后一线希望：

“怎么会没有，电子电路课的欧巴桑每次都点她名字的啊，夏夜啊！”

光明牛像看外星人似地看着拖把，抬手搭了搭他的额头，道：

“兄弟，你烧糊涂了吧？我们系的名单一共两页，‘下页’么是‘下一页’的意思呀！”

……

半小时之后，系办公室门口，拖把反复地翻着他的手机短消息，但那条短消息早已随着他清空收件箱的习惯为新的消息腾出了位置，而他的手中，那张卷成一卷的全开水粉纸上，分明只有铅笔的痕迹。



Flowering

感到手指渐渐有些冻僵的趋势，暗自抱怨着女友总会迟到的同时，他开始无意识地对着马路上的反光玻璃打量着自己。从玻璃中他与路过的一个女孩四目相接，那双黑眼珠大大的，好像动物一样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自己。林圣韵故意微微垂下眼睑，看着自己的鞋尖，他知道自己这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寂寞而沉静的美少年。果然他看到那个女孩有些犹豫地停下脚步，转过红着的脸，正要说什么的时候，女友雯卿从马路对过飞奔过来。心里虽然觉得她来的不是时候，林圣韵还是露出他那种略带羞涩的迷人笑容。

“圣韵，我早上起晚了，你等很久了吗？”

“没有，刚到一会儿。”一边回答她，一边转过头去看刚才那个女孩子，只看到她低着头迅速地逃开了。想到刚才在地下铁中被一个搽着口红、穿着粉色套装的上班族搭讪，他还记得被他冷淡拒绝后的那张有些又羞又恼的脸。谁让她化那么浓的妆，还一副大美女的作派，真是一个没品位的女人。虽然这样想，还是有一种小小的虚荣心从心底慢慢升起来。雯卿今天穿了一条及膝的牛仔裙，紫红的毛衣外随意地套了一件绿色的外套。刚刚还没仔细看雯卿的打扮，如今一看，林圣韵在心里暗暗哑舌。

“你这身打扮是存心让我丢脸么？”林圣韵受不了似地叹了一口气。

“哪里有问题？”雯卿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绿色怎么能够配紫红色，牛仔裙又不合时令。”雯卿还没有来得及说其实自己的绿色外套上印有紫红色的小碎花，林圣韵已经一把拉着雯卿的手往最近的一个SHOPPING MALL去了。因为林圣韵很急地走在前面，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雯卿却感觉到圣韵似乎有点生气了。

直到雯卿穿上了圣韵为她挑选的针织长裙和白色呢大衣以后，林圣韵才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微微朝上的高鼻，纤薄而充满光泽的红唇，虽然不会打扮也不会化妆，但绝对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啊。这样想着的圣韵，看了看手上的表，糟糕地发现还有十五分钟，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今天侃也会带着他的女友过来

的。”圣韵一边拦了一辆的士，一边不经意地对雯卿说。侃是圣韵从小到大的好友，寒假从法国回来度春假。

“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没有注意雯卿那张微微惊讶的脸和失望的表情，圣韵对司机说道：“美华音乐厅。”

到了美华门口，圣韵看到了已经半年不见的侃以及他那个在电话里总是对自己不断吹捧的在法国认识的女朋友。圣韵觉得她虽然一身富家千金的打扮，但实际上并不漂亮，肤色不但有些偏黑，笑起来的时候还露出一颗不怎么生对地方的虎牙。

那个女孩一看到圣韵便粗鲁地拉扯侃的衣服，“喂，侃，你的朋友好帅喔，吓了我一跳。怎么办，我的心跳得好快！”她真的把手按在胸口上。原本应该是很做作的话和动作，但侃的女朋友这样做起来却十分自然。

“这种话不要在本人面前说，你看，圣韵都不好意思起来……”林圣韵照例暧昧而腼腆地笑了笑，他注意到侃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悄悄地在看雯卿。雯卿不像侃的女朋友那么活泼大方，但此刻她静静靠在圣韵的手臂上，红着脸对侃微微一笑，看起来不是不会说话，而是给人一种不喜欢说话的温柔和沉静。

侃似乎半开玩笑地用手肘推了推圣韵，“好家伙，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却一声不吭，实在不够兄弟。”侃说这句话的时候再次看了看雯卿，一双眼睛黑而发亮……那么了解侃的圣韵当然看出来，他对雯卿很着迷。

“我们进去吧……”圣韵说，他觉得花那么多钱为雯卿改头换面还是十分值得，下次要开始教会雯卿怎么化妆……他这样想。音乐会是爱乐乐团所演奏的维瓦尔第的《四季》。散场的时候，侃的女友和侃与圣韵大谈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而雯卿却半句也插不上嘴。

“雯卿你最喜欢《四季》里的哪一部分？”侃也许看到雯卿被冷落在一边于是这样问她。

“我觉得都很不错啊。”给了这样一个没什么新意却也没什么错误的回答以后，侃似乎也看出雯卿无意参加交流，便也不再问她了。与侃和他的女

友告别后，圣韵把雯卿送回家，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觉得奇怪的雯卿也不敢问圣韵。

“你也不要老是听那些靡靡之音，多了解一下古典乐也好。”听到圣韵那么说，雯卿才发现他原来是因为刚刚自己对古典乐一无所知的态度让他觉得失掉了面子……虽然感到有点难过，但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圣韵的她自然把他的当金科玉律，她决定明天就去买这方面的书来看看。

送雯卿回家之后，圣韵乘车去了学校。比起周一早上要冒迟到风险，他选择周日晚上就住在寝室。圣韵的大学坐落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这是一所有些贵族化的大学，不仅接受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中的精英，而且那昂贵的学费也使一般家庭的孩子望而却步。当圣韵第一次知道这所学校时，他就非常喜欢，因为他觉得这所学校代表了一种双重身份——精英以及有钱人。

刚踏进寝室的门，小城就说，“哟，你可来了，喏，这是三班的班长送你的。”同寝室的小城说着递给他一个袋子。圣韵打开后发现是费列罗巧克力。睡在圣韵上铺的小韩咕哝道：“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好事都让你占尽了，你都有了个天仙一样的女朋友了，拜托你少向女生胡乱散发荷尔蒙，否则早晚成为大伙的公敌。”圣韵心里虽然觉得这个家伙又可怜又搞笑，但抬起头来时仍是那笑眯眯的脸，“你要吃就拿去吃好了，胡说八道什么呀。”说着他把这个心形盒子抛给那个已经因为食物过剩而不断发胖的小韩。看到小韩那张五官都挤在一起的脸，微笑着的圣韵在想自己确实有点胡乱散发荷尔蒙的味道……

“唉，早点睡，早点睡，明天要早起哪，真没意思，又快考试了。”小城一边说一边准备往床上爬。这句话突然让圣韵想到其实今天是雯卿的生日。完全忘记这件事的圣韵起初有些不安，但想到今天才为雯卿买的衣服以后，便想到也算对得起她吧……

周四早上雯卿打电话说做了圣韵喜欢吃的曲奇饼来看圣韵。他们约好

的地方是 NARCISSUS。NARCISSUS 是学校周围最受欢迎的酒吧。这家店的入口虽然狭窄内部却是很宽敞的 L 型,特意拉开距离摆放的古典的桌椅,连墙上挂钟的装饰框也是幽暗的赭石色,仿佛把人带回几十年前的旧时光的店堂中,并且总是以时令鲜花做装饰。十二月的 NARCISSUS 里摆出了大量的水仙,有不少已经含苞欲放。圣韵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依旧要了一杯 Bloody Mary。……他一进酒吧就糟糕地发现吴凌也在里面,她确实是现在自己最在意的姑娘,在几乎是茶色的发系里,吴凌那头如同越南女人一般乌油油的黑发显得特别醒目。而这类头发若是太长就如同是义冢里爬出来的鬼,因此她留着的那一头短发不但不孩子气反而显得异常轻俏。吴凌看起来像是一个混血儿,因为她很白并且眼睛是绿色的,鼻子又很高,五官仿佛是瓷娃娃一般。后来才知道,她只是带着绿色的隐形眼镜而已,不过圣韵觉得她是目前见过的唯一可以和雯卿相比的女孩子。如果雯卿是一朵温和含蓄的樱花,那吴凌就是一朵红艳的大丽花。但是在圣韵看来雯卿是有些土又有些俗的甚至还不够聪明,这一直是圣韵对她还不够满意的地方,但吴凌就不同,她知道怎样使自己迷人并且圣韵知道她有足够的智力。想到是不是应该上去打一声招呼的圣韵还是穿过人群慢慢走近她,中途就看到圣韵的吴凌一脸不悦地撇过头去。

“好久不见了,你好么?”

“我前几天又见到你喔。”圣韵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好像和你的女朋友在一起,而且你女朋友还时髦到令人忍不住觉得今年的流行色真的好特别啊。”听出吴凌的语中带刺,圣韵涨红了脸低下头,吴凌还故意仰望着圣韵说,“没想到你会喜欢那一类的。”雯卿第一次在别人嘴里被贬得一文不值,圣韵也是第一次觉得找雯卿做女朋友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想到那个被吴凌这样嘲笑的雯卿马上就要过来,圣韵就浑身不自在起来。

“圣韵……”突然听到雯卿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心里暗暗地在叫着糟糕的时候,却听到一阵男生的口



哨声。回过头去,才发觉雯卿今天打扮得特别美,不仅穿着那天他为她买的衣服,脸上还淡淡化了一层妆,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突然出现的美女身上,平常总是会选吧台附近座位的圣韵,今天特地选了一个中间的桌子。

一坐下来,雯卿就不安地看自己,“好奇怪喔,为什么大家都盯着我……”

“因为你今天好美。”圣韵故意凑近雯卿的耳朵对她说话。那种独占了美女的优越感充满着他,他感觉得到,从雯卿和自己在一起开始,吴凌的视线就盯住两人不放。圣韵一边装作在照顾雯卿一边用眼角余光仔细观察吴凌。吴凌的视线始终停在雯卿身上,那愤怒的眼神看得出几分“嫉妒”。他与吴凌认识那么久,他怎么不知道吴凌是个怎样的人呢,她一直和长相才能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其实就卡在主动权这个词上,在恋爱中谁掌握这主动权可不是一件小事,她一直以自己的容貌为资本,她要圣韵求她……

“啊,圣韵,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味的曲奇。”当圣韵在雯卿的耳边轻轻要求她喂他的时候,起先雯卿略微慌乱地东张西望着,最后还是拗不过圣韵,把一块曲奇饼放进了他的嘴里,就在同时,圣韵看到吴凌站了起

来,气呼呼地走出了 NARCISSUS。那一瞬间,圣韵知道自己赢了。三天后,吴凌向圣韵表白,而圣韵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事后,吴凌一直向圣韵询问那个女孩是谁,圣韵当然没有告诉她雯卿是他的女朋友,他只对她说是朋友。想到纸总是包不住火,他又补充了一句,他的同学老是误会雯卿是自己的女朋友,而他们实际上只是很好的朋友。吴凌虽然脾气坏了一些但圣韵觉得,雯卿在许多方面确实都不如她。吴凌不仅是真正的富家女,而且还多才多艺。小城和小韩又开始咕呱,为什么桃花总是伴随着林圣韵这家伙,而他也觉得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还是应该和雯卿早早说分手。

正在这时他收到雯卿的一个短消息:“我买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子,想和你再去听上一次。”圣韵看着这个短信以后除了麻烦以外什么也没有觉得,他迅速删掉了这条短信并且把雯卿的电话号码也一同删除了。

正在这时又有一个陌生的号码窜进了他的手机里:“能交一个朋友么?”他马上回道:“可以亚。:)”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不由自主地再次爬上了他的脸……

他的表情：

绯村与剑心

□别西卜



“距今约40（案：D版，140之误）年以前，西洋船到日本后开始的‘幕末’动荡期，在京都…有一位人称‘刽子手拔刀斋’的志士…他在战乱中带着杀人无数的血刀开创了‘明治’这个新世纪…后来他随着动乱的结束而销声匿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成为传说中‘最强’的人…而这个浪漫故事，就由…明治十一年，东京的平民区开始……”

在一个被完全的空白背景所凸显出的爆炸形对话框（“刽子手拔刀斋！”）下面，我们的男主角开始他的出场了。和月伸宏给的分镜很传统：头部特写（回头），然后远景（背面。他前面的依次是薰和道场。），然后眼部特写（旁边的薰英姿勃发地持刀相向：“受死吧！”），然后是一场会被多年后的剑心温文地微笑着回忆的闹剧。（我想象多年以后的他，那在阿薰的回忆中几乎一直以“在下”自称的浪客坐在深广的屋檐下嘴角上扬的弧度，他的头上会摇着亲手挂上去的风铃。）

在明治十一年那些时候，剑心的脸部肌肉远比很久以前和很久以后活跃。他的眼睛可以“哎哟”一声变成圆心处粘块黑子的太阳的形状，或者眼角带点红晕地简化成加粗的半圆，

又或是卷成三圈以上的蚊香圈圈。他的嘴所能拉开的距离更是可以轻易地占去脸部三分之一的长度。相比他战斗时的冷静，根本就像是在耍宝。

在（稍稍正统些的）动漫中，除了那些以并且只以傻为最终性格塑造目标的角色之外，我从不相信某某人的傻样儿。尤其是主角的。特别是男主角的。而且，他不仅仅是剑心，他是绯村剑心。“绯村”系连着“拔刀斋”，而“拔刀斋”的影子便是“刽子手”。

绯村剑心很可能本性明朗，很可能本性不是眼睛尖利和尖硬得像匕首——这时候他眉眼的线条既刚且直，眼球硬生生地压着眼眶——而是温和得近乎散漫。关于这点，和月伸宏的一张彩稿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张水彩风格很重的半身像，发色中淡橙色被充分地晕染开，眉眼间很自然地舒展，而且给他着的是被水晕开的蓝色而不是厚重的红色的闲衣（和月的其它彩稿色彩都很浓重，加上那质直的线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版画。或许那是最适合这段由幕末脱生而出的“日本迷走”的历史时代氛围的）。这一个他水色淋漓，让人想到他终究是被终日吟咏着“春观夜樱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哪有酒不好喝”的比古

清十郎教养了五年的弟子剑心（说到比古清十郎，他远远地离开空气中都仿佛有版画线条的京都和幕末，虽然那逍遥而且风雅的隐逸生活颇为可羡，但在他那仍然以非武士不得持刀来标举荣耀的武士道的时代，他是逃避了由传统观念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绯村剑心确实可能本性就如此。但我们看到的那个经常被欺负到近乎变形的剑心是透过阿薰等人的眼睛看到的、明治十一年以后的剑心。常为我们称许的“包容的阿薰”最令人心安的就是不计较剑心的过去。然而从坚持称他为“绯村”的那些人眼中的残像以及剑心本人无法丢弃的记忆来看，剑心哪能这么轻易就能“忘形”？

“我出身贫农家庭，食不果腹。失去父母兄弟，历尽坎坷……十岁开始，每天苦练‘飞天御剑流’武功，后来当上长州藩的幕后刽子手。过去的日子，莫说跟别人谈天，连对人微笑也从未试过”，“我深信‘飞天御剑流’定可达成我的理想……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我拼命地厮杀，可是，时局并不因此改变，到头来只是不停地杀人而已……任凭‘飞天御剑流’如何卓越不凡，我的剑法怎样登峰造极，单凭一己

之力是没法改变时局的。更何况要背负所有人的幸福,谈何容易……”

即使绯村剑心内心清纯而且一贯抱志守一因而其本质难以受到沾染,即使阿巴给他的影响大得异乎寻常,那不到一年的相处改变了他的思想和生活轨迹,但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怎么可能不受到影响。剑子手做了一年,桂小五郎评价他“内心丝毫未变,依然纯洁无瑕”,同时也说他“性情也变了”。到阿巴死后,得到绯村“至新时代来临以前都会继续挥剑”的回答的桂小五郎不得不承认:“(高杉)晋作的忧虑终成事实——‘那个年轻人的一生惨被糟蹋’……”

绯村剑心的性情未必从此以后都会阴沉得不可救药。只因为背负了过去就没有办法向前看的人才是蠢得不可救药。但是,经受过别人难以想象的大风大浪的人,即使有自觉“珍惜眼前的生活就是要融入当前的快乐中”,那也是站在“有过去”的立场之上说的。说“要抛弃过去”,那是以“有过去”为前提的。说“要跨出新的一步”,也是如此。没有“有”,怎么“抛弃”。没有“旧的”,哪有“新的”。况且,剑心从没想要抛弃过去。自从他随着动乱结束销声匿迹之后,他一直在一边赎罪一边创造和维护别人的微小幸福,借以消解以前“剑子手拔刀斋”的性情。只不过,这样的他,还是为过去而活的“绯村”。

十年以后,阿薰遇到了一个在不拔剑的时候便有点呆傻的浪客,她让这个虽然以“哎哟”为口头禅但关键时刻也算相当可靠的浪客留下来,从此开始了她和他的不能说是太平的生活。而对于知道他的前因往事的我们来说,比起那个家伙如何如何的了不起,他那个经常晕乎乎地顶着个肿包晃着个蚊香眼的傻样子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和他绯村的经历、性情、能力完完全全冲突的花样儿。怎么可能。简直是在拿自己开玩笑、搞笑给别人看!并且仿佛乐在其中。我简直想大喊:“他是故意的!!!”他应当是特意做出来的!

但是这样也不错。幕末以后的“绯村”是微笑不起来了的。那时候的他早就失去了自己的幸福,也从来就没有过他师傅比古清十郎那种“哪有酒不

好喝”的平和的心境。但是他至少学会了“拿自己开玩笑、搞笑给别人看”。他绯村通过他的神经,控制他的(面部)肌肉,牵动他分别位于那十字伤疤上下的眼角和嘴角,并且发出“哎哟”?或者类似的声音。不知道距那个幕末多久呢,他在浪客生涯中学会了用带点小小苦恼的眼神看向别人,或者在脑袋上挂一滴大大的汗。是从什么时候想到这个主意的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的呢,这当中他摇着头笑自己有多少次呢,反复练习到最后,到遇到阿薰的时候,到他在《浪客剑心》里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居然已经可以在装傻模式和战斗模式之间切换自如了!辛苦了。

主要是给自己看的吧。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给别人看的,……为了帮和月伸宏逗乐……呃,还是说,应该反过来说呢……呃。

他做给自己看。在这成套成套的类似仪式的小把戏里,他一点一点地消解着以前作为剑子手拔刀斋的性情。作为成果,他新认识的阿薰他们理直气壮地对别人说,“我们所认识的剑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作为成果,他创造出了新的自己,“剑心”。

“这个浪漫故事,就由…明治十一年,东京的平民区开始……”

“剑心”是属于明治十一年以后的浪漫故事的,是属于阿薰的、弥彦的、左之助的,也是绯村心太他自己的。他不仅在创造和维护别人的微小幸福,同时也在创造和维护自己的微小幸

福。这种心境和是否挥刀无关。既然已经从剑子手的心境中解脱出来,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杀人,那就放心地让他战斗去吧。“身为剑客,自然是在维护心中理想、保护身边的人的战斗中最能显现出他的力与美来!”(不过我觉得,和月伸宏给剑心安排这么多场的战斗,大多是为了叫出他以前的老熟人,好引出剑心的过去。男儿的志与气么,……当然也是要表现的)虽然说,蹲在洗衣盆前举着衣领自豪地说“看,多洁白”的居家好男人的剑心也很吸引人。

身高 1.58m 的剑心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浪客剑心》连载以来一直在漫迷心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他的迷们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喜欢上他的理由嘛,各大动漫论坛上也算是众口纷纭啦。不过我开始接触这部漫画的时候,还不知道先听听风评就是了。那时候的我既不是动不动就星星眼的小孩子,也还没知道商务印书馆有套日本丛书。四拼一的本子一页页地看下去,我一直在想,“剑子手拔刀斋”和“浪客剑心”,那个据说最初和最后都叫做“心太”的小矮子,一路走来,脸上究竟换了多少种表情?明治二年到明治十一年之间,狼仍是狼,而绯村,那个一直都很善良并且过分相信理想因此才会伤了自己的剑客,为什么会开始学习起装傻的?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时代,说不得。于是我只好喜欢起他来。



4S倍速学习法

正式向全国推广

高级讲师、知名教育工作者张超俊老师说：《4S倍速学习法》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记忆能力、分析理解能力，从学习方法、英语、作文、快速阅读与记忆四方面入手，改变传统学习观念。它是初、高中学生短期提高成绩的有力武器。

4S倍速学习法的培训成果

数以万计的同学通过学习，顺利进入重点大学或重点高中，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来自于普通学校或成绩一般的学生，也有一部分是往届的落榜生。结果表明，4S倍速学习法能短期改善记忆、提高写作技巧和分析、解高难度题目的能力，迅速找到学习的乐趣，树立信心，特别是在英语、语文、历史、政治等科目上，有明显提高。

4S倍速学习法的原理

它能激发人脑内神经细胞的动态循环，提升大脑记忆逻辑链的工作效率，有效改善大脑对信息的记忆控制，刺激脑海马体和内侧的工作频率，激活脑波中 α 、 β 、 θ 波的互动程序，促进脑海马体达到记忆识别的高度反应，从而达到记忆的最佳效果。

真金来自实践：郭莹 西安外国语学院

我刚进入高三时，成绩很一般，特别是英语、政治，该记的东西老是记不住，偶然的一天，见到《4S倍速学习法》的介绍，汇款后没多久就收到了书，短短十天的学习，我的记忆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记政治、历史、古诗词和英语单词成为一件很简单、很愉快的事，在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时间，我利用4S倍速学习方法，记住海量信息，进入全年级前十位，取得了高考的胜利。

刘芳 西安外国语学院

我学《4S倍速学习法》后，第一感觉是学习轻松了，以前经常犯粗心的毛病现在没有了，语文、英语的阅读理解我能得全分，古诗词的背诵，以前读十遍甚至更多也难记住，而现在只需读两三遍了，深深地感到好的学习方法对我们学生太重要了，现在我把《4S倍速学习法》留给我的弟弟学习，他也感觉不错。

《4S倍速学习法》的妙处就在于，尽管学习任务非常繁重，但运用《4S倍速学习法》学起来却很轻松，游刃有余，我“一摸”时是全校80名，“二摸”提高到30名，到最后高考是全校第3名，只比全校最高分少5分，这是《4S倍速学习法》的功效，我感谢《4S倍速学习法》。

张建平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4S倍速学习法》全套教材四册，售价98元，含邮费。

以上教材全国各地无售，需者请通过邮局按以下地址汇款，请勿信中介寄现金，请勿设密码。
汇款后十五至二十天收到，未收到请来函来电查询

邮购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106号院1-1-3 邮编：710002 收款人：王仕清老师

咨询热线：029-87289345 87289342 87272217 87272232

查询热线：029-87256678 87288916 87288939 监督投诉电话：029-85079881

二月倾心 拇指传情

掌上灵通在本刊11月刊登的有奖
下载令人热血沸腾的大奖揭晓啦

中奖者手机号码: 136****7127
奖品为价值1200元的MPIO MP3

钻石项链

- 好礼一:** 凡使用本页面任何彩信产品, 均可获赠价值10元缤纷无限的“彩图天天秀”免费三天!
- 好礼二:** 凡使用本页面任何彩信产品消费5元及以上者, 均有机会获得价值88元白金“千变项链”一条 (共送出5000条)。
- 好礼三:** 凡使用本页面任何彩信产品消费10元及以上者, 均有机会获得价值5000元的钻石项链(共送出3条)。

活动截止日期: 2005.4.30

时尚英文名

你知道你英文名的真正含义吗?
起英文名大有讲究!

发短信 RM 英文名

(例: RMROSE)

到 20007369 (移动)
90007369 (联通)

就能马上知道自己英文名的起源、
含义和相关的贴心建议哦!

0.5-1元/条, 1-5条

天使的祝福

节日到, 送祝福, 可是有心却无语!

发短信 UJ

到 20007369 (移动)
90007369 (联通)

绝妙的祝福语, 天使马上帮你搞定!

0.5-1元/条, 1-5条

爱情漂流瓶

幸运瓶—漂出祝福, 漂出礼物,
还能漂出有缘人! 还不赶快来漂一下!

发短信 XN

到 20007369 (移动)
90007369 (联通)

6元/月

情人速配测试

他(她)真的会爱我一万年吗??

发送 M 姓名+空格+姓名

(例: M 贾宝玉 林黛玉)

到 20007369

看看他(她)的心里到底藏着谁!

还送你甜蜜情侣照哦!

(仅限中国移动彩信手机用户)

极品美女

肤如凝脂, 只一眼
就怦然心动

发送 MM

到 20007369

看美女养养眼!

2元/4条
(仅限中国移动彩信手机用户)

完全音乐手册

不看不知道! 一看放不下!
如此精彩的音乐速递你岂能错过!

发送 L 到 20007369

完全音乐手册为你网罗最新的铃声、
最热的碟片, 最劲爆的排行榜!

(仅限中国移动彩信手机用户) 12元/月

单音铃声下载

具体机型请浏览: www.linktone.com

机型代码 2 阿尔卡特OT5xx系列 3 三星/三星E彩/首信/海尔
5 飞利浦 6 诺基亚/迪比特 8 西门子 9 摩托罗拉
7 阿尔卡特/爱立信/联想/波导/TCL/熊猫/康佳/支持EMS功能的各款手机

下载方法: 发送 机型代码 加 铃声代码

2元/首

以诺基亚手机为例 编辑短信 发送到 成功下载
写短信 61851 20007369 收到铃声
移动用户 联通用户, 不包括CDMA手机 "男人海洋"

和弦铃声下载

彩信下载方法: 发送 1 加 铃声代码 到 20007369

2元/首

移动彩信手机用户 编辑短信 发送到 成功下载
写短信 11851 20007369 收到铃声
移动用户 联通用户, 不包括CDMA手机 "男人海洋"

WAP下载方法: 发送 4 加 铃声代码 到 20007369

2元/首

适用范围: 中国移动支持GPRS或WAP功能彩屏手机用户(支持各类手机品牌)
移动彩信手机用户 编辑短信 发送到 成功下载
写短信 41851 20007369 收到铃声
移动用户 联通用户, 不包括CDMA手机 "男人海洋"

移动用户只要发送 BJ 到 2000 (2元/周),
即可无限量下载掌上灵通所有铃声! (彩信除外)

试听
中国移动手机用户拨打 125908966
加 铃声代码 即可试听歌曲。例如: 中国
移动手机用户拨打 1259089661851
就可以试听“男人海洋”。
还可以将此歌点送给亲朋好友哦, 对方接听免信息费。

星座好运铃

1851 牧羊座
1878 金牛座
1879 双子座
1830 巨蟹座
1882 狮子座
1865 处女座
1783 天秤座
1358 天蝎座
1883 射手座
1054 魔羯座
1778 水瓶座
1741 双鱼座

男生

AQUARIUS

PISCES

女生

1874 牧羊座
1899 金牛座
1890 双子座
1841 巨蟹座
1849 狮子座
1859 处女座
1821 天秤座
1171 天蝎座
1847 射手座
1068 魔羯座
1218 水瓶座
1177 双鱼座

新歌上榜

1851 男人海洋 周传雄
1882 丁香花 唐磊
1767 白月光 张信哲
1865 烟花火 陈坤
1829 我的爱 孙燕姿
1847 奔 孙燕姿
1848 我也很想他 孙燕姿
1768 宁夏 梁静茹
1769 燕尾蝶 梁静茹
1448 遗失的美好 梁静茹
1884 Mama Mama 蔡依林
1890 欧若拉 蔡依林
1892 娃娃 蔡依林
1852 寓言 蔡依林
1849 招牌动作 蔡依林
1899 渐渐 蔡依林
1898 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
1893 玉兰油广告歌 王心凌
1825 妮妮广告歌 王心凌
1832 老鼠爱大米 王心凌
1858 两只蝴蝶 王心凌
1894 《天下无贼》 王心凌
1883 《功夫》 王心凌
1774 求职成功铃
1832 求婚成功铃
1840 招财进宝铃
1838 永保平安铃
1823 恋爱成功铃

女歌手

1121 遇见 孙燕姿
1398 勇气 梁静茹
1828 听说 刘若英
1104 后来 刘若英
1060 爱情36计 蔡依林
1058 Love Love Love 蔡依林
1380 千千阙歌 陈慧娴
1444 星语心愿 张柏芝
1451 眉飞色舞 郑秀文
1854 火 张惠妹
1385 甜蜜蜜 邓丽君
1386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

男歌手

1602 冲动的惩罚 刀郎
1603 情人 刀郎
1741 2002年的第一场雪 刀郎
1698 七里香 周杰伦
1030 东风破 周杰伦
1704 我的地盘 周杰伦
1876 孤单北半球 欧得洋
1826 快乐崇拜 潘玮柏
1314 爱上未来的你 潘玮柏
1373 记事本 周传雄
1608 江南 林俊杰
1267 十年 陈奕迅
1736 栀子花开 何炅
1649 用心听 侯强
1877 Waiting For You 胡彦斌
1199 光辉岁月 Beyond
1286 海浪 黄品源
1287 小薇 黄品源
1822 没有人会像我一样 龙宽九段
1742 脱掉 杜德伟

无敌青春组合

1841 候鸟 S.H.E
1873 金钟罩铁布衫 S.H.E
1874 痛快 S.H.E
1875 我爱你 S.H.E
1866 保持微笑 S.H.E
1869 大女人主义 S.H.E
1871 斗牛士之歌 S.H.E
1872 对号入座 S.H.E
1165 Super Star S.H.E
1171 波斯猫 S.H.E
1163 IOIO S.H.E
1177 他还是不懂 S.H.E
1775 我要飞 S.H.E
1230 你的微笑 S.H.E
1231 我们的爱 S.H.E
1696 Fly Away S.H.E
1695 Lydia S.H.E
1187 下一站天后 S.H.E
1711 刚刚好 花儿乐队
1740 我是你的罗密欧 花儿乐队

八音盒

1499 I Believe
1833 财神到
1466 暗香
1486 上海滩
1217 梁祝
1478 《仙剑奇侠传》蝶恋
1479 《仙境传说》Love Forever
1682 《灌篮高手》-只想凝视你
1497 《地道战》-鬼子进村

和弦专区

6036 SuperStar + 波斯猫 + IOIO
6071 十年 + 江南 + 冲动的惩罚
6072 我们的爱 + 你的微笑 + Lydia
6096 冲动的惩罚 + 情人 + 2002的第一场雪
9998 婴儿笑声
9974 大话西游 (贱人版)
9966 野蛮女友来电话

彩信图片下载

例: 中国移动彩信手机用户发送短信 14223 到 20007369 价格: 2元/条
即可下载图片: “情人节快乐”
更多图片请到: <http://mms.linktone.com>

<p>甜蜜蜜</p> <p>14223</p> <p>14228</p> <p>14229</p> <p>14232</p> <p>14227</p> <p>14220</p> <p>14226</p> <p>14222</p>	<p>明星</p> <p>14364</p> <p>14372</p> <p>14383</p> <p>14439</p> <p>14396</p> <p>14419</p> <p>14374</p> <p>14377</p>	<p>其他</p> <p>14205</p> <p>14216</p> <p>14202</p> <p>14203</p> <p>14207</p> <p>14224</p> <p>14009</p> <p>14035</p> <p>14055</p> <p>14069</p> <p>14075</p> <p>14145</p>
---	--	--

掌上灵通

客服电话: 95105500

网址: www.linktone.com

上海联蓝计算机有限公司

神州行用户由于运营商原因无法使用彩信业务

· 网络小说 ·



雨峰/著
定价：18.00元

这是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所写的关于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讲的是“我”和舍友太高、三精、杀菌皂在大学期间发生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作者用流畅的笔墨，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Yuniko/著
定价：13.80元

从他有记忆以来，她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因为她曾经受过伤害，所以他对待小妹妹，总是多了些呵护。见她渐渐长大，见她不改对他的依恋，发现这个小妹妹开始有了许多的追求者，他的心……



布丁/著
定价：16.00元

本书将布丁大受好评的短篇作品结集成书。《不要叫我周杰伦》让读者捧腹翻滚，《一个字的情书》让大家看见深情的爱恋。读者最爱的布丁作品，一次收录，让你一次看到过瘾，笑中带泪，绝无冷场！

· 精灵三部曲 ·



定价：19.00元/本

2000年法国奇幻文学大奖得奖作品：托尔金风格的英雄冒险史诗：美丽、优雅的精灵，伟大的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神秘的大法师梅林，《精灵三部曲》带你漫游奇妙的世界，与传说中的人物面对面。

邮购地址：北京市89-077信箱
邮政编码：100089（免收邮资）
联系电话：010-88552828-308
联系人：高菲

· 兰格世界童话经典全集 ·

《兰格世界童话经典全集》由著名人类学家兰格花费25年时间采集和编辑，是媲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的世界童话经典。500篇采撷自世界各国的童话，是最完整的世界童话史缩影。一百年来一直是欧美世界家喻户晓的床边童话故事集，陪伴无数儿童一起成长，畅销数千万册。书中附有著名插画家福特的铜版画近千幅。



定价：15.00元/本

WYFPG

THE NEW EPAGE ERA